狂顛錄

舒新城著

中華書局印行



敍

這冊所收是我近十七年來雜文的選集；所以名爲狂顧錄的原因，第一篇已經說及，這裏不再說了。

當寫狂顧錄的時候，曾將日常所感，擬就許多題目，打算繼續寫下去，等到相當時期，集爲一個冊子。可是只寫了四篇，便因他種工作而停止，此後雖偶有寫作，但都是以「應人」爲主，說不到何種固定的目的；而十餘年來，遷徙無定，已發表的文章，亦未能存留，原擬的題目，更不知去向了。

近兩年來，楫君爲中華書局主持民國以來雜誌報紙編目事，於故紙堆中，陸續發現我民八以後所發表而未曾收入他集之文章數十篇，一一代爲錄存；又以其中尙有可以存留以見當時之生活痕跡者，力促集成一冊，以覘進步。我感其厚意，乃就錄存之稿去其內容過於膚淺、技巧過於拙劣者，尙餘若干篇，益以未發表之雜感及書信各若干篇——雜感之後二篇未發表，書信謹致黎汪二函，及論留學問題發表過——而成

此集。更就各文之性質分爲雜感、紀遊、談影、剩簡、雜文五類，以便讀者。

此集所選，大概關於個人生活之表白：有寫於民國九年者，有最近寫作者，時間相距如此之久，在內容以至於寫作技巧上當然不能一致。不過此集的目的，有如書名所示，只在「娛心」故只求大體過得去而已，不敢視爲精心之作，更不敢以寫作範本自視，尚望讀者教正。



舒新城 二十五年七月上海

狂顧錄目次

談影

剩簡

雜文


隨


感

狂顧錄

長瀨湍流，
泝江潭兮；
狂顧南行，
聊以娛心兮。
——楚辭哀郢

古人說：「言者心之聲，」我們說話不過是用口舌把心中所積的東西發舒出來。別的動物的心中是否如人一樣而有所積，我不得而知；他人是否也如我一樣而有所積，并且要把所積的說出來，我也不得而知。我所知道的，凡屬人類都好說話，蘇秦、張儀、孟軻等等之爲說士，固屬人所盡知；就是魯濱孫在荒島中過孤獨的生活，也要用水滲入墨水中寫日記，并且要找一個禮拜五和他說話。話既是人人好說的，但又極不易說；號稱說士的蘇張固然沒有良好的結果，就是近時的黃遠庸譚嗣同輩，也因說話而遭殺身之禍。話既這樣難說，所以古來許多聖賢都兢兢致意於「愼言，」就是常人也有



「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之誡。可是人類有了說話的本能，無論怎樣，總不能禁住不說，而且愈禁愈要說，並且所說的反足以傳之未來，使人詠嘆。屈原的離騷就是一證。我要說話，並不是因爲有人禁住不許說，只是要說便說，當然不敢希冀如屈子之能傳久遠；也不是預定什麽目的，什麽計劃，只是有話便說，不希冀如譚劉陽之創立學說。你若問我爲什麽要說，而且要說給大家聽？我最簡單的答復更是「要說便說，有說便說」八個字；你若再問我何以「要說便說，有說便說，」我最多只能把篇首那四句話答你；再問，我便無話可說了。

周作人在自已的園地中引福諸特爾的話說：「這些都是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已的園地。」他並申明他自已的園地是文藝，而說「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小半由於沒有這樣的才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他是有園地的人，所以他能於定了去就之後而有這樣的申明。我呢，根本上就沒有園地，當然說不到去自已耕種。只因我有說話的本能，明知道不能作園丁，但看見別人的花園裏很茂盛，就不免有「見獵心喜」的情緒，有時也

要於靜聽百鳥唱和，靜觀百花爭妍之餘，跟着老圃學習學習勞動。老圃種植雖然也爲自娛，但究竟職業的成分居多；我們這些偶然學習的人，不過如春鳥夏蟲抒其所要發的聲音而已。因爲我說話在於自己「娛心，」所以便叫做「狂顧。」

人情

我這裏所說的人情，不是天理人情的人情，是咱們故鄉過年過節或親戚家裏有什麼人有什麼事故——不論是生日喜慶或喪葬——送禮物叫做送人情的人情。我對「人情」兩字有一種很強的印象：就是當十二三歲時，母親要替我向某大家——其實不過是溫鄉紳而已——求婚，祖父阻止說：『「不要向大家訂婚，你們要記得「穿衣吃飯易了，人情門戶難當」的古話。』我當時並不曾見過那大家的小姐，只聽得隣居的阿三說她很美，後來這門親事不成功，我總有點悵然這兩句話。可是後來聽得她所嫁的丈夫，竟因年節的禮物不及他的連襟而不敢造丈人之門，又深佩老人家的見識到底不錯。

不知什麼原故，人情兩字在我的生活中發生很大的影響。無論何時只要遇着有人送禮物的時候，總注意研究送者與受者的心理；自己因爲怕麻煩、難計較、總是盡力避免這些應酬；就是赴宴宴客最普通的事情，也幾乎減至於零。但因人情——這裏是天理人情的人情——之故，終於不能等於零。在這幾等於零的「禮尙往來」中，已足以領略特別的滋味，或者還可以傳世，也許可以稱爲無價之寶。姑且獻一二件出來吧！

每次看得別人送禮物時候的計較心，便生疑問：禮物既是賣來送的，贈送者當然有全權購置，又何必算來算去；若怕被贈者嫌少不收，簡直不送就是。我們故鄉並有句俗話：「人情急如火，送不送由我。」可見「人情」不是債務，不送也不會有人來索的。然而理論終是理論，實際問題發生了，終於不能應用這理論去解決。

我們是遠離鄉井的，自然沒有什麼近親遠戚：每逢年節或家人誕日，高興怎樣便怎樣；而且因爲素不重視之故，有時並且連日期都忘去，自然不會招引許多客人而有所謂酬酢。但在一個地方住久了，認識的朋友漸多，自然免不了彼此往來，「人情」問題，也漸漸發生。別人如果送了我們什麼禮物，我們既非長親，當然不能乾受，必得有所

回報；雖然回報時也說不必計較，但總免不了計較。有趣而苦痛的故事也在這計較中一天一天地發生了。

某家與我們並無關係，生活習慣更與我們相反：我們不敬鬼神，他們却看得很重要；我們不忌年節，他們却很忌諱；只因住在隣近的地方，不免間有往來。他們有位老太太偶然送我們一樣菜：這菜本是我們不喜歡的，本來不肯收，但是她絕不依，終於收下了。過不了幾天就是這位老太太的六十大慶，有許多男女老少來她家拜壽，我們本想裝着不知道，無奈她老人家反送些東西來。這眞是我們頂難的問題：既不知道要送什麼才算合「禮，」手邊又沒有錢；幾次想實行「不理主義，」但終於辦不到。費了我們幾點鐘的時間，才想出從女工手中借幾毛錢買一盤壽麵，一盤壽桃——實在是桃子形的饅頭——送她。當時我們也曾想到這些東西，她家已經滿坑滿谷，又何必再添，而且預料她一定要把這些麵煮熟、饅頭蒸熱，送回來給我們呢！我們要吃何不自已弄來吃！而況我們並不歡喜這些東西吃？但是不問我們的理由怎樣充足，精神上的怎樣不安，經濟怎樣困難，壽麵壽桃還是送了。

某君夫婦與我們接鄰而居，也可以說是朋友，可是我們的生活習慣却大不相同；他們好「人情，」我們不歡喜。我們的生日瞞過他們，但公共的年節是瞞不過的。他們端午送禮，我們起初不受，弄到幾乎要絕交，終於受下而不回：意思是要他們感着「往而不來非禮也，」下次不再送；那知他們中秋送，過年又送；我們雖然不願意，但總不能不還他們一點。我們想不着什麼好東西，也沒有錢買好東西，更不敢白收他們的東西，不得已叫女傭偷偷去看他們家裏送來的禮物是些什麼，記下名稱告知我們，便從中揀着去買幾樣。買來了，送去了，我們自以爲把難題答過了，心裏輕鬆一下；孰料由女傭口中傳來某老太爺某太太批評我們不識好歹不識人情世故的話，又使我們的精神由不安而苦痛了。

由此我們懂得兩個字：餽贈者，利益的交換也。

某君與其夫人是我們的朋友，而且他人常稱我們爲好朋友。好朋友面前當然是不要拘形跡的。不過這只是在旁人看來是如此，我們幾個人的人生觀大概是像地球的南北兩極，只因爲常被他們稱爲好朋友，大家都不願意說不是好朋友；雖然我們不

見面時都要彼此批評各人的是非，乃至於鄙恨忿詈；但見面總要設法說幾句可以表示好朋友的話，「人情」更特別留意要送。我們大概因爲曾經吃過他們的東西，雖然我們以後離開了，彼此的思想一天一天地各走一端，感情一天一天地惡劣，但吃東西的時候，却確認爲還可以做朋友，在「人情」上應當乘機還他們一頓。果然他們來了，我們於極不願意之中，强開笑顏備些可口的菜蔬請他們，他們也似很歡愉地答應按時前來。我們正預備他們來要說什麽話，而想不出好話來講的時候，他們來了，彼此自然都有點慚然，好像彼此之間，隔着一件什麽東西似的。所以我們連他們來得太早的事情——大概離吃飯還隔一天——也忘記了。最後他們笑着開口了，說很感謝我們的厚意，因爲某處有要事，忽然得着急電，就要乘火車前去。我們雖然覺得電報來得太湊巧，但總算盡了應盡的「人情。」果然，第二天我們又在街上遇着，雖然不曾說話，但我們已早知他們要說的是又得一個急電不去了。

於是我們又學得一件事：人情——合送禮物的「人情」與天理人情的人情——是使人作僞的。

然而不作僞又怎能生存呢?

情之所鍾

「情之所鍾」四個字普通是用於表示兩性間的感情的，我這裏却推廣其意，而用於一切事物上：凡屬人或物、動的或靜的，只要我們專心注意着，我都叫做「情之所鍾。」用心理學的名詞來說，也可以叫做「注意集中。」我不用後者而用前者也沒有什麼重大的理由，不過我覺得前者比後者好。因爲無論什麼事，只要注意集於其上，都有感情在背後支配着：假如你是一個好讀書而惡吸烟的人，遇着好書或別人讀書你固然因爲愛他而注意，就是烟與吸烟者，你也將因爲惡他而注意。這好惡，心理學稱爲感情；我以「情之所鍾」代注意集中，最少在我自己是以爲通的。

我們生下地原來只有一條赤裸裸的身體，與自然界人事界什麼東西都無特別的因緣，爲什麼到後來情便有所鍾？這問題自然很大，而答案也許極不一樣：宗教家說是上帝安排的，生物家說是遺傳支配的，社會學家說是環境逼成的，教育家說是教育

養成的，其他大概還可以有許多許多的答案。我平常想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很多，但始終是徘徊歧路、找不着一個滿意的答案；現在還是一樣地不進步。我所能說的是自然界人事界的事情太多，我們不能一一接觸之，更不能一一研究之，偶然遇着與我們性格或習慣有關係的人或物便偶然引起了注意，并按着心理學者所謂效果律而發生好或惡的感情，漸漸成爲習慣，好惡的程度也漸漸加深，最深的便是兩性間的情之所鍾，連鍾情所由發生的基本——生命——也可以犧牲。

兩性間因相愛之故而犧牲生命，自然是情之所鍾的最高度，而古來所謂忠臣義士因愛君愛國之故而犧牲生命也比比皆是。等而下之，守財虜爲財死，好名者爲名亡，又何嘗不是情有所鍾。

由此我們知道任何人都不能不鍾情，而且必不可不鍾情。販夫走卒在文人學者看來，自然以爲他們的頭腦很簡單，沒有什麼專鍾的東西；其實他們對於所好的用情時，比所謂文人學者還來得率眞，來的熱烈。他們能把吃飯的、嫁妻的錢拿去當賭資，文人學者恐怕只能作得見獵心喜，望望然去之而已；他們可以殉情，（最近北京晨報就

載有此事）文人學者的生命，一定要留着吟風詠月。（近來實未聽得中國知識階級有日本有島武郎，百里博士那樣死法的。）我當然不是在這裏提倡文人學者都去賭博、去情死，——但文人學者眞有那樣熱烈的感情，就禁止也禁止不住——只是說鍾情是人生的事實，什麽人都有鍾情。

鍾情在我看來，並不是一件壞事；而且在我看來，每人都當情有所鍾。我的理由是：人的生命既是這樣短，自然界人事界的現象又是這樣多，實際上我們當然不能一切愛之，只有擇一二自以爲愛的愛着。不論是人或物或事，只要是我們內心所愛的，便把全生命交給他，把靈魂陶醉於他的懷中。倘若你能夠這樣辦，你的精神便有所寄託；你有你特別的樂園，獨占的王國；一切的悠悠之口不問他怎樣，都不能侵入你的寶座；一切的威權不問他有多大的力量，都不能拘束你的自由；一切的物質誘惑不問他怎樣能使你享樂，都不能搖動你的心志；至於無干的是非之門，你當然不要而且也無時間鑽進去。你只在你的樂園裏過幸福的生活，誰也要羨慕你佩服你，但是誰也不能辦到你一樣——因爲他眞羨慕你而想學你，他也將如你一樣而有他獨有的樂園。這樣，你

想人可以不必鍾情嗎?至於你問什麼事什麼人是值得鍾情的?這全靠你自己的選擇,我可不能代答;我所能講的,只求你自己未鍾情以前願鍾情,正鍾情時感愉快,既鍾情後不懊悔。

我們自然希望無論什麼人對於鍾情者既經鍾情以後,便生死以之,終身不變,但實際上發生變化也沒有什麼要緊,只要你在未變化前願變化,當變化時感愉快,既變化後不懊悔就得了。若果你不願意變化,當然是你的自由。若你問有什麼方法能繼續保持着不變化,我說只要你自己「不願;」然而你眞問這話時,你的感情已變化了。

凡你所鍾情的,你自然看得寶貝似的,有時乃至於比自己的生命還要緊;可是別人都很淡然或漠視。他們所以不如你那樣重視,大概由於不瞭解你所鍾愛的好處,或因爲雖知道好處而看得太平常:例如你是一位做父親或母親的美術家而兼著作家,你的畫具、作品、兒女,自然都是你所鍾愛的,但你的僕人對於畫具就淡然視之,以爲那些紅紅綠綠的東西也不過只有那些好處,甚至因爲怕弄髒衣服而把牠們丟棄了;你的作品成功你自然視爲拱璧,心滿意足,假若你投稿到發行者或編輯者那裏去,他若

不是久聞你的大名，或你的文章有特殊的吸引力，便將擱置一旁，甚或看也不看就向字紙簍中一塞；因爲他看過的作品太多了，他看你費盡心力視如拱璧的作品，也如教師或醫生看你的兒童一樣，只把他當作若干分中之一分：夭折、不成材又算什麼！

倘若你也覺得別人對於你所鍾情者漠視，而感着不快或苦痛或願犧牲生命相護，那麼，我望你對於別人鍾情的人或物，也一樣效孔老先生的恕道而重視之。

我們都希望自已的兒女成材，但若別人的兒女都不成材，我們自已的兒女也將受累而不能成材、乃至於不能長成。所以我很望人人有兒女，更希望大家互相扶助，使一切的兒女都能長大而成材。

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南京

說什麼

京報副刊定雙十節發行增刊，記者孫伏園先生希望有些朋友說話，話是人人會說的，可是說什麼，却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姑無論當今之世，很容易因說話而發生

問題，就是稍遠的黃遠庸、譚嗣同，更遠的韓愈、屈原之因說話而被驅逐或殺戮的事實，也足以昭炯戒而警來茲。渺予小子，追念前軫，已不寒而慄！說什麼，豈敢！

然而話是人人當說的，而且人人能說，我雖然不是公冶長，說我知道鳥說什麼，可是我屋前的楊柳，每當朝暾將昇，晚霞未盡的時候，總有許多叫不出名目的鳥，集合在上面，互相唱和；有什麼聲音，就發什麼聲音；就是我家的鷄和鴿，也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由幾個所謂領袖者叫號領導，尋食歸塒；若說牠們不是說話，又何能互相唱和，聞聲聚集呢？禽類且如此，何況萬物之靈的人！

人何以會說話，歷史湮渺，我們無從考查；就是兒時說話的歷程，現在也記不清楚。幸虧我作了父親，有機會和小孩作伴：小孩生下地就要哭，哭雖然不能說就是說話，然而表示意思則一。後來漸漸大了，雖然不能發出成人那樣很複雜的聲音，表示他的意思，可是他總是一天不歇地發出我們覺得無意義而有趣的聲音；什麼說得，什麼說不得，他固不知；要他不說，他更不願。這樣的黃金時代，爲期不到幾年，便爲我們成人所謂道德、禮教所摧毀。

兒童的思想自然很簡單，生活也許很單調；可是他的自由是無限的；一切所謂禮教、道德的束縛，他是不管的；雖然說話說不出什麼大道理，但他却要說什麼便說什麼。成人的複雜經驗，豐富生活，自然不是兒童所能經歷；可是成人的種種束縛，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像。就是最平常的說話的事情，兒童的自由也不是成人所能享受：譬如某人是你所崇拜的，你要說幾句話讚美的，又怕他的敵人加你以某某黨徒的罪名；某事是你所贊成的，你要說句話提倡牠，又怕反對此事的人說你有作用；某人本是你所深惡，或畏其勢而不敢攖其鋒；某人本是你所痛恨，或利其金而不敢發其覆；其他如心裏管他或她而口裏說不管他或她，心裏想要而口裏說不要的事情，還不知多少。同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的故事更比比皆是：無論你說什麼，只要別人聽得不高興，你便可有膺學者、名流、帝國主義的走狗、資本家的奴隸、紳士、買辦、……反動派等等的機會。你要說話，自然有苦痛够你受。

說話既有這許多困難，說什麼又有許多苦痛，自然以效金人之緘口爲最好。但是人是說話的動物，既不能不說話（本能作用），又不得不說話（社會環境驅迫）；我

們究竟怎樣自處：順着矛盾的人性，過着「緘口」的生活嗎？恐怕是我們所不能幹的；死去嗎？更非「識者」所取。我想你或者還記得兒時說話的自由，也曾看得禽獸長鳴的自得；你如也曾羨慕過，我便勸你——我當然也要躬行的——先學禽獸：

有什麼說什麼！ 再學兒童：

要說什麼便說什麼； 更學忠恕立身的孔老先生：

自己儘量說什麼，同時也讓別人儘量說什麼！

十四年十月一日南京

苦悶的來襲

人生是苦還是樂？恐怕沒有人能够有明確的答復。

我，一向是抱樂觀主義的，對於世上的一切，總是感着有趣；就是當生命危在旦夕的時候，也不感覺什麼可悲，反而泰然自得地想着許多關於死時以及死後的種種問題。——這些，我都有事實作證明。

可是現在不然了！到上海以來，幾乎無日不在苦悶中過生活。有時爲着辦得一件很如意的事情、或者遇着一位很可談論的朋友，也未嘗不有一瞬的快樂，但是這快樂常常祇有這一瞬。接踵而來的總是苦悶，而且久久不去：每每延長到若干日，甚至繼續着若干夜，都爲牠所纏繞而不得安眠。

這苦悶的來源，我想是與上海有很大的關係的。

上海是東亞的大商埠，牠有天然的黃浦江環抱着，有人工的建設可以傲視一切：就物質的條件講，牠雖不能與紐約倫敦相比，但在中國可以當得着唯我獨尊了。所以內地富翁要到上海來享福，亡命的政客，下台的軍閥，要以上海爲逋逃藪，而農村破產後的貧民，也想像着這天堂的上海，不惜離鄉棄井，羣集着這十里洋場，以冀發掘一些金飯碗。平心靜氣地講，在這古老破碎的中國，爲生活便利計，上海總不能不算是首選的地方。

可是這首選的地方絕不是爲中國的老百姓設的，更不是內地的老百姓所能享受。這事實，我想除了所謂「高等華人」誰也不會否認的。

上海的物質建設，自然是可與歐美文明國家媲美！只可惜，這種建設不是由於國人的自力；但在另一方面，却又完全是我們炎帝子孫的汗與血所造成。以自己血汗所造成的黃金世界，而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不能享受，講起來會令人慚愧不已。住在這裏的，能不起不安之感嗎！

丟開大問題不談，略講上海的生活罷！

上海是洋場，一切都洋化，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在精神的設施上則絕對不洋化。倘若在外國，有了三百萬居民的都市，至少總得有一個市立的大圖書館，若干公開的小圖書館。但是上海，除了東方圖書館的書籍稍稍可供一般人的閱覽外，便找不着一個像樣的圖書館，更找不着一個專門圖書館。倘若要在上海來研究什麼學問或者什麼專門問題，除了自備書籍外，差不多是不容易有辦法的。

講到自備參考書籍，在上海又有一個最困難的問題。就是「書的住所。」假如你不是專講版本的人而有相當的錢去買書，同時你又有歷史癖而願搜集近代的出版物，只要你肯努力，不到三年功夫，包管你爲着書的住所的苦惱，會放棄你的學問研究，

改變你的學術趣味！這在內地農村的朋友們是不會明白的，我且再多說句罷！

譬如我，在上海的收入，除去必不可少的房租（普通總是佔一個人的收入三分之一）衣、食、以及交通、教育、酬應等費而外，每月剩餘的錢就有限得很。在這有限的剩餘中，又往往爲着意外而支出一大部分，能用到書籍方面者，實在是少數的少數。但因爲對於近代史料之搜集成了癖性，而一般人對於近三四十年的刊物又不重視，所以不足以言「版本」的近代刊物，是極不值錢的東西，每月有了十元二十元去購買，便可以得着好幾十甚至好幾百本。倘若要藏報紙，一年用上四十元訂存三份報，至少也得一間小房間去容納牠們。而上海的房屋，普通說來，設備稍微像樣，地點較爲僻靜，二上二下的，房租至少七十元，連捐稅等開銷要九十元以上。但是二上二下的衖堂房屋，只有深十三四呎，寬十一二呎的客堂一間，樓面一間，及同寬而深二十呎上下的廂房及樓面各一間，又同寬而深八九呎的後廂及樓面各一間。此外就是廚房及所謂亭子間，只好供燒飯及女工之用。這樣的六間房屋，除去客堂臥室及小孩臥室外，剩下來可以供書住的，至多也不過前後廂房而已。這兩間屋子，照例是光線不足，不宜於作書室。

姑且丟下光綫不談，就拿容積來講，也實在容不了三五年的一份完全的申報，十份完全的雜誌；倘若再有些古今中外的新舊書籍，更會使你無法安插；若果爲着研究一個問題，要翻閱數十百種參考書報，那安放這些東西的大桌更無法容納。可是九十元一月的房租又有多少人能負擔！所以我在南京杭州積存了十餘年的報紙，搬到上海，因爲不能給牠們的住所，只有棄之。現在新書日添，那些雜誌也時時有步牠們的後塵之危；而平日的一點搜集趣味，研究慾望，也只好强爲抑制！

這些報紙雜誌本來是値不了多少的，可是我的精神常常寄托於牠們之上，牠們已經成爲「我」的一部份。從「我」的本身，抽去牠有關連之一部分，自然要感着不愉快；有時遇着某一問題，明明知道牠們能供給我的參考資料，但入室一看，牠們因無容身之地而不知去向；有時偶然發見牠們尚未完全被遺棄，但爲着無法展開而不敢啓視。這時失望與憤恨之感，雖然並呈，苦惱萬分！然而無力供給牠們的住所，以致牠們的效用，無法取得，只有望着牠們嘆息而已。

人類是理智與感情並茂的，所以生活應該多方面的。處理日常的事務，固然要運

用理智，但是休閑的時候，則不能不讓感情發抒，以調節生活，恢復疲勞。在上海，發抒感情的娛樂場所自然很多，但是要求與我的性情相近而又惠而不費的，要算是朋友的清談。倘若每幾日或者每週能在工餘之暇聚集幾位朋友，上下古今地自由談談，不獨俗慮可以消釋，精神可以暢達，也許能夠於無意之中，解決一件人生問題，作成一件於國家社會有益的事情。可是在上海，只有許多認識的人，不易得眞正的朋友，就是有朋友，也不容易聚在一起暢談。這是說：爲着事務或者應酬的關係，有許多可以老死不相往來的人，也可以於事務室或者交際場中拜識拜識，寫起信來，也可以稱呼仁兄仁弟；可是除了事務與應酬之外，便很難有見面的機會，就是見面，也只是談談天氣好不好或者報紙上的消息如何而已。所以這些人雖然可以認識得很多、或者認識得很久，但可以終身不發生友誼關係，也就是終身不能成爲朋友。——偶然也有「一見如故」的初識而慢慢地成爲莫逆之交的，那是少數中之最少數。

新知既然這樣不易得，那麼舊交怎樣？在上海，我的舊交本來就不多，而爲着生活的壓迫，各人有各人的職務、更各人有各人的固定住所；爲了職務的忙碌與住所的遠

離，平日就很難有見面的機會，更難有聚談的時間。而使我最感苦悶的，是平日本可以往來、可以聚談的朋友，爲着彼此的職務、或者地位、或者其他的種種關係，而不能往來、不敢聚談。結果，是「相識滿天下，知心無一人；」在感情上則相識之人愈多，孤獨之感愈盛。

記得十年前俄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說：上海是一塊沙漠地，只令人增寂寞之感。今日，我深切地體驗着這句話的意味！

到上海以後，我所感到的是朋友一天一天地逼得減少，學問一天一天逼得放棄，這在我實是難以忍受的苦痛；然而生活的鞭子，無情地鞭策着，事業的幌子，搖曳地欺騙着，致使我痛恨這沙漠的上海，而又不能決然立卽離開這沙漠的上海！

不能離開上海，必得過矛盾的生活，苦悶也必得來襲；生活不能改善，苦悶算是咎由自取，於人何尤！

二十年三月十日上海

中年之感

在故鄉有句很流行的成語：

「人到中年萬事休。」

這句話在少年自然不會明白的！

民國二十年冬初，因爲先父重病，回到故鄉走了一躺，遇着總角之交的幾位朋友，從他們的生活習慣中，深切地體驗着這句話的意義，同時也明白牠所以流行的原因。

這「萬事休」的事例，我曾在故鄉的故人中寫得很明白（見故鄉頁九九）。在當時，我只覺得這位中年的「故人」老得太快，而推論他如此「早老」的原因，是由於抱孫太早，壽命難長。

現在，我對於他的感想與推論，仍然沒有變更。但是最近讀了夏丏尊先生的中年人的寂寞（見平屋雜文）以後，卻引起我另一方面的中年之感。

我今年四十三歲，可稱中年，但至少非等十年不能抱孫，所以在排場上我不能效

那位「故人」什麽事都推到兒媳身上；又因爲「頑軀尚健，」也不大有夏先生那樣眼睛昏花、記憶力減退、意興闌珊的現象。可是我常常有一種不如青年之感，就是：

「顧慮太多。」

以往事來說吧：

二十六七年以前，我在故鄉的縣立高小唸書，因爲平日看過幾本鼓吹革命的書籍如猛回頭、黃帝魂之類，而倡言革命，以至於開除學籍。以十幾歲的少年，對於革命的理論與方法既無研究，而又不明白世界大勢，不知道組織羣衆，竟憑一時的感情，鼓動同學罷課以爲革命的唯一手段；現在想來固然覺得幼稚可笑，然而那種勇往直前不顧利害的精神，却絕非現在所能有。在現在，就是遇着這種機會，除了革命的本身問題以外，恐怕還有顧慮到人事上的關係，而絕不敢冒然爲之。

十七八年前，我任中國公學中學部主任；因爲改革學制與改革教學方法之故，引起了絕大的風潮。在當時，我只知道什麽事都該合理，對於當時的環境與學校的歷史以及人事的複雜關係，完全置之不問；所以敢於辭退前任聘定的教員，另聘理想的教

師，敢於不問部章擅將四年制改爲五年制，敢於不顧學生能力，實行道爾頓制。在現在，我縱有我自認爲最合理的主張，然而顧慮到環境與人事之後，必定不敢妄動。

十二三年前，我在成都高師，爲着不滿意學校當局的行爲與設施，敢於當衆攻擊，以至引起反感，而幾於喪生。在現在，我對於他們的行動與設施，縱不認爲理所當然，亦將隱忍不發；對於戀愛，縱不顧慮自己，也將因顧慮他人而壓抑自己的感情。

在現在，我感到顧慮太多了，幾乎時時都在顧慮中過生活。

因爲職務的關係，交遊的範圍較廣，顧慮也就因之而特別加多。譬如宴客或赴宴，這總算是日常生活中的最平常的事情了，然而除了最少數的例外，宴客時支配一張請客單，便得顧慮到許多方面：最少的限度，要把被請者各個人的思想、知識、政見、態度考量一番，擇其大體相同者集在一起，以免不歡而散；赴宴時也得先將在座者的種種考量一番，準備談話的資料。又如朋友的往來，也是平常中之最平常的事情了，但是因爲種種的顧慮，不願見的人須得不時周旋，願意見願意談的人，反而不能往來。夏先生因舊友日散而感到寂寞，我則因顧慮太多而疏遠舊交、阻擋新知，由寂寞而陷於悲哀

了！至於坐到辦公室過蔡孑民先生所謂三不願——見不願見的客，看不願看的信，說不願說的話——的生活，那算是命裏注定，不必提及了！

再就私生活講，現在也覺得顧慮日多：

記得二十年前，初出學校，在長沙的某中學教書，每月僅有二十五元票洋（當時約值現洋五元）的薪金，而且要常常欠薪，可是無論何時拿到薪水，必得想法用去，家庭的七件，固然不問，欠薪時應怎樣過活，也不過問；只於錢到手時用個痛快。至於職業的永久與否，生活的安定與否，那更是不在話下了。現在，雖然有了較安定的職業，較固定的收入，然而拿到了錢，除去先行支配必需用度以外，稍餘幾文，亦時時顧慮到意外的用途——如疾病等——而不敢痛快地立時用完。就是準備着用去若干，到支出時，還得考慮着是否可以節省的問題。

這種多方顧慮的生活，二十年十年以前，固然不能理解，就是五年前，恐怕也不容易實現。然而現在不獨實現了，而且似已安之若素；這其間當有可以說明的原因在。

一個人到了中年，在家庭中成爲主要的生產者，有了室家子女之累，經濟上的負

擔固然加重了許多，而對於室家子女之一切責任，也自願多多加在身上；倘若有一種事業的目標，對於事業的成敗也看得很重要。於是這個人的生活，屬於他的「小我」者很少，屬於與他有關之「大我」者很多。大我的範圍愈大，其間相互的關係愈複雜，而夾在這複雜關係之中的小我，便愈不能自由；於是他的一言一動，都得顧慮到各方面，而不敢為所欲為，不能為所欲為。加以到了中年，「生之衝動」的力量，也不像青年時代的那樣強大，冒險性也日漸減退，對於不習慣不合理的事象，縱有不滿之感，也少有力量去改革牠、拔除牠。

這是客觀的條件限制着我這中年人「顧慮。」

在主觀方面也有種種原因：

因為職務的關係，對於社會各方面的知識，對於人事上各方面的經驗，也隨着年齡而增加。青年時期所認為最不合理的事，也常常從「人生」從「社會」中得着一種「本是如此，」或「應當原諒」的解釋。例如某人對於「人」無故加以侮辱，或對於「事」無故放棄責任，我的情感雖然對於他萬分不滿，但是我的理智常常引導我

研求他所以如此如彼的原因，而我的知識必定第一告訴我從「隔膜」與「利己」的人性上去看破一切，第二告訴我從「社會環境」與「個人生活習慣」上去推論其「事有必至，」第三告訴我從「對方的錯誤」上推論其「理有固然。」再加客觀上的顧慮條件，於是什麼不合理的事情，縱不因種種顧慮而變爲合理，至少亦將原來的感情隱忍下去，而換成另一種「人己兩利」的處理方法了！

在私生活方面也每每有這種情形。譬如說：看得某種娛樂而心動，可是要實行參加時，那些國難、民困、以及失業的問題又會無端而至，使我推想着種種「不應該」而中止；又如對於事業的主張，少年時期，只問主張之合理與否，實行此主張之客觀條件，固然不重視，不能實行主張而去職時之個人生活亦不計較；現在則不獨重視客觀的條件，且時時準備着立即去職的個人生活。

這種多方顧慮的生活，雖然不見得適合「人到中年萬事休」的那句成語，但是勇往直前的精神，爲着「顧慮」而萎縮了！朝氣勃勃的行動，爲着「顧慮」而孱弱了！這「顧慮，」在老成人看來，或者要說是進步，是成功之本；我則除去庸碌的苦悶外，感

覺不着什麼。所以我想將那句成語改一個字。就是

「人到中年萬事庸。」

加一句解釋，就是中年人只能幹平庸的事，或者以平庸見長。

可是在這「非常時期，」國家社會所需要的不是庸人！

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上海


纪


述

西湖紀遊

一　西湖我的姊姊

西湖，我的姊姊！你是神怪的處女，我要永久伴着了你！

西湖，我的姊姊！我們都是自然的嬰兒，同睡在自然的懷裏。

西湖，我的姊姊！我願化作遊魚，在你心裏遊戲！

西湖，我的姊姊！你是偉大的詩人，沉默中，給了我許多詩意。

西湖，我的姊姊！你是個快樂的人兒，爲什麼詩人見了你便要流淚？

上面是漪湖女士頌讚西湖的一首新詩。倘若你不曾到過西湖而有姊姊，你會因你姊姊的溫存體貼想像到西湖的嬌柔可愛；倘若你無姊姊而到過西湖，你便會因西湖的可愛而想到姊姊的必要；倘若你有姊姊而又到過西湖，你更會能證明西湖確是我們的自然的姊姊。

這位姊姊，確是一位神怪的處女，偉大的詩人，她謫居在人間的混濁的世界中不

知若干年，一切的醜惡都圍繞着她，甚至於向她進攻，然而她的聖潔仍然如故；她曾把她的聖潔供詩人歌咏，供庸人踐踏，然而她本着她的偉大的胸襟、親愛的精神，對於我們仍然一視同仁。倘若人間果眞有這樣的姊姊，我想誰也都願投在她的懷裏，而忘去」慈母的撫育，妻子的恩情。

二 到西湖去

這位自然的姊姊，在中國確實是一位可愛的愛神，唐宋而後，歷代的名士美人、英雄豪傑、「生養死葬」於她的懷中者不知若干；近十幾年來，雖然因時勢的變遷，而染着一點歐化，然而她的本質還是繼承着中國數千年遺傳下來的元素，仍然不曾改變分毫。所以中國的詞人騷客要尋求詩料，善男信女要朝拜菩薩，固然要去拜訪這位姊姊；就是外國的學者遊客也因要領略東方的精神文明而去拜訪這位姊姊；至於佳人才子政客偉人之以她爲銷金窟、遊戲場而去拜訪她的更不待說。所以「到西湖去」在中國——最少是江南各省——差不多若干年來、就是民間很普通的一種口號。

我非江南人，然而西湖的可愛與當去，在十幾二十年前便已深深地印入腦筋之

中。

二十年前，我的私塾先生胡香泉師是崇拜蘇氏父子而且醉心西湖的；所以「天欲雪時雲滿湖，樓台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的西湖天國，當我幼年的時候，便已盤踞在我的心裏，而常常隨着胡先生「雖無雙翼翔天空，也曾夢遊到西湖」的長吟而夢遊西湖了。

離開私塾以後，常常爲學校的功課忙，很少有那長吟短詠的閑情，夢裏的西湖也漸漸消沉了。誰料民國初元進了高等師範又着遇一位老師把我的西湖夢提起。這位老師是清末有名的經學家吳獬。當時我們都是些自命爲科學大家、英國文學大家的青年，根本上不需要什麼國文；可是我們的校長，竟因爲他是有名的學者而特別延請來指導我們的國文。他的岳陽土話本不易懂，加以年老牙落，說話不關風，講起書來更使我們莫名其妙。然而很奇怪！每逢講蘇子贍白樂天的詩歌，他總要提起精神滔滔不絕地讚美其西湖，我們也無頭無腦地聽得津津有味！他因爲足跡幾遍天下，獨未至西湖，視爲畢生遺憾，而有意無意之間囑我們必到西湖一遊。於是我的西湖夢，又不時在

腦海中浮現。

自民國十年遷居江蘇而後，便常常偷閑遊西湖，「到西湖去，」在我不僅是一種口號，而且多次實行了。

三　投到情人的懷裏去罷

西湖雖然遊過多次，然而我所知道的不過是她的裝飾罷！她的心靈，我知道是內蘊在最深的靈府裏，但是，忙於生活的我，何處能得充分的時間與充分的金錢去體驗她的內蘊。所以每次遊西湖總是充滿了愉快的希望而去，贏得滿腹的惆悵而歸。當我念到得不償失的時候每至忿而誓不再遊西湖；可是，一有機會，便又徜徉於六橋三竺之間了。這樣富有吸引力的西湖，豈僅是可愛的姊姊，而竟是聖潔的情人！

投到情人的懷裏去罷！

我的生活本是水上的浮萍隨風飄蕩的，所以從來不曾想在何處作久居之計。可是七年前的南京，她那城鄉兼備的風味，她那純樸勞儉的習俗，她那東南淵藪的學府，她那低廉安適的生活……誰也都會讚美。就是我這四海爲家、無處是家的人也擇定

了南京作爲十年暫居之所。然而時勢的變遷，有時甚至於比我們想像的變遷還快。自從南京改爲首都以後，一切都有長進，而最長進的是房租與女工！未作首都以前，我們每月費十餘元的房租，已可得一座很寬敞的平房，現在則一百元有時還找不着；女工呢？工資由每月二元加到五元且不說，你去雇人時，媒行（上海稱薦頭行，杭州稱中人行）老板蹙着眉頭說十幾日或者一個月無人上門，那眞是無法可設。至於其他的一切，其長進的速度，雖然不至照房租般十倍地增加，但是平均算來，也在兩三倍以上。我們這些靠筆耕爲生的人的收入當然不能跟着牠們長進，甚至於每每因爲首都所附帶的種種消費（例如會朋友）而將工作的時間佔去，收入反而大大地減少。

在這種種壓迫的生活之下，若不能爲國宣勞，佔着政府的一把交椅而得點額外的收入，只有「逃之夭夭」之一法了。

所以自南京改爲首都而後，肩膊上的負擔好似千鈞重一般，而有意無意之間，常常懷着「遷地爲良」的念頭了。

但是，人終究是惰性的動物！

十六年三月以來，雖然常常懷着「遷地爲良」的志願，但是終於不曾遷動一紙一筆；雖然於不勝壓迫的時候憤然說立即搬家，然而在十七年九月以前，仍然還是安居在黃泥岡何家花園一動也不動；而且在十七年初聽得拆屋修路的消息，口裏雖說希望他們把我們的寓所拆去以便搬家，心裏却時時刻刻希望牠「萬壽無疆。」誰料弄假成眞，八月初果眞得到房東轉來公安局的通告，我們的寓所，果眞要在一個月內拆去了。

寓所要被拆，只好搬家；但是搬到何處去呢？

我們早已知道南京不是我們所能居；但是終爲惰性所驅，而空費許多氣力看過幾所我們所不敢問津的房屋。最後眼見到拆毀的日期一天逼近一天，於是決定搬出南京。

爲着書籍的累贅，同人的牽制，不得不作大規模的搬遷；但是究竟搬到何處去呢？實是我們十餘人累次商量而不能解決的問題。最後，只得由我親自去上海、去蘇州、去南通，結果一處都不相宜。經過種種曲折，卒決定投往情人的懷裏。

我們最初亦曾想到這位可愛的姊姊與聖潔的情人，只爲路途太遠，運費太大，所以不敢輕於嘗試。等到無可如何的時候，也只好忍着現在物質上的苦痛，浩浩蕩蕩地，奔向她的懷中，以求精神未來的安慰。

這是我們現在得日親這位西子香澤的由來。

四 到杭州

我們是由南京直達杭州的。雖然到杭州已在夜間十二時以後，但有朦朧的月色、鬱飄的秋風，伴着我們長征；我們又十餘人佔據一節車廂，無拘無束的自由談話：所以也不會感着旅途的寂寞。

我們在城站旅館草草住過一夜，第二天清早便搬到寓所去。我們久居在行人如蟻、風沙蔽日、汽車滿街、黃白滿巷的南京，忽然來到這微塵不揚（適夜間下雨）、門整戶潔的杭州，不知不覺之間，感着了無限的爽適。就是七十五歲的劉老太太、不及十歲的湘、淞，也說杭州可愛，而表示無限的歡愉。

我們的寓所是上海式的洋房，地面自然不及我們南京舊寓的寬敞，但是除了我

們所住的一排房屋而外，前有菜園，後有桑林，右有寬大的校場，雖然左面近大街，然而有此三面的調劑，也覺得高出上海的鴿子籠一籌。而前樓斜對着高聳的保俶塔，時常給我們以振作的暗示，使我們坦然地努力向人生的旅途前進。至於湖上的雲煙變化，更可由她反映出來，使我們不在湖濱而能領略西子化裝的神妙。所以到此而後，大家都有「出幽遷喬」之感，而將故人的南京忘去了。

五 湖上中秋

我們是中秋前三日到杭州，爲着行李的收拾，竟無暇拜望西湖。中秋的一天，我們照例得休息的，很早吃完晚飯，大小六人攜着手走向湖濱公園，預備賞月。

湖濱公園是以沿湖之濱寬約五丈長約一里的地方爲基址。背倚市場，面對湖水，於綠蔭夾道中，設置座椅若干，便利遊人坐憩靜賞水光山色。所以遊客居民常集於此，以爲休憩消閑之所。

湖濱公園很可愛：因爲她面對青山綠水，可以滌蕩你的塵垢；有倦燕歸巢般地遊船往來湖上，可以引起你的遐思。遊人雖然有時也很擁擠，然而有水光山色吸引你的

注意力，絕不會使你覺得他們喧擾；雖然靠近市塵，但綠蔭蔽日，茵陳舖地，絕不會使你感覺是置身市塵中。倘若你有素心人同在，對坐椅上或席踞石上，談你們談不盡的情話，那些往來如織的遊人，也絕不會走近你們或特別注視你們而擾亂你們的天國；若果談得倦了，要喝茶吃點，不幾步便可以得着很合適的地方。若果你是關心社會問題的人，你儘可以終日坐在那裏，留心各色各種的人的言語行動，慢慢地歸納起來，做成一部大的社會學。若果你是「身在江湖，心在朝廷」的人，你也可於靜觀萬物之餘，於下午二三時向賣報童子，買一兩份上海當日的報紙看看，使你對於你祖國故鄉的情形不至因遠遊而隔膜。倘若你眞要拜倒西子裙下，整日整夜坐在那裏，也決無其他公園有所謂開門關門時間的麻煩，更決無什麽人來干涉你；而且你餓了或是渴了，只要不是時疫盛行、或者你的消化力很强，儘有許多可口的點心與水果由小販手中源源供給你；而且朝霞暮雲，淡煙微雨的變化無窮，只要你有時間在那裏卜晝卜夜，也決不會使你感到倦怠的。

湖濱公園是這樣媚醉人意的處所，無怪乎拜訪她的無時或絕。

我每次遊西湖，都得在湖濱公園盤桓幾時，然而從沒看過湖上的中秋。

今日我們到湖濱，太陽還羞答答地隱藏在寶石山後面，他的霞光正在與吳山頂上的月霞爭輝，把湖上的綠水，映成如火一般地赤血；而沿岸的燈光，也如螢火般跟着天上的星光映在水中隨波蕩漾。我們自以爲去得很早，但是先我們而去的男女老少已不知有若干；我們沿湖徘徊很久，始在三碼頭的旁邊得着一個坐位。

我們坐下，便有舟子來兜船，謂中秋月宜在湖中看，且謂取值甚廉，蕩至十二時，只要六角。瑞以小孩們衣服單薄恐經不起湖上涼風，乃止而靜觀吳山月升。

月將升時，吳山之巔宛如晚霞，忽而青光一道散射在山巔的房屋草木之上，隱約映出城隍廟的雄偉，紫陽山的高聳。起初牠們的倒影尙與寶石山的平分湖水，後來、太陽漸沉，寶石山漸縮，卒至吳山伸首到寶石山下；而遊船往來其中，儼如織女投梭，將月光所映出的銀絲，一根根挑動，使我們旁觀者目炫心惑。那位嬌弱的月姊姊也就在我們炫惑之中，完全露出她的色相了。

月升以後，遊人更多，不獨座椅石欖上滿坐是人，就是草地與假山上也到處有人

滿之患；西湖中的遊船，更如春汎的遊魚，啣尾並翅而行，圍環着三潭印月與湖心亭徘徊容與。

我們沉醉在西子的懷裏，默然不語。就是小孩們也眼睜睜看着月光船影，枯坐不動，一變平日嬉笑的常態。雖然遊人常從我們的面前經過，但是始終不曾擾亂我們的注意力，就是欸乃聲聲，蟋蟀唧唧，也一點點一絲絲印入我們的腦中。

我們看見許多高人雅士，帶同嬌妻愛子，攜着樽酒月餅，從我們旁邊的碼頭上雇舟夜遊。他們有些將船放乎中流，任其所之，惟在其上開樽玩月；有些匆匆忙忙，驅舟子迴繞三潭印月而返；有些不問所向，惟聽舟子容與；有些蹲踞舟中，引吭高唱，笑傲湖山。而簫聲琴聲歌聲更與欸乃聲水波聲如斷如續地在相唱和，使我們累年的濁思，一一爲這聲聲洗滌淨盡。回想我們去年在烽火的南京過中秋，眞有天堂地獄之別。我們樂不思返，而最小的湖兒却被這月色水光陶醉過甚而入睡鄉了。

我們再慢慢地步向公衆運動場繞仁和路、龍翔橋而返，已是十時一刻了。

這一次的中秋，我們不曾飛觴醉月，也不曾蕩舟湖心，只看看他人怎樣在湖上暢

遊，好像是太辜負了。然而除去在吳淞觀海的一個中秋外，十餘年來，實以此次爲最樂。

六 奇想

因爲寓所離湖濱近，夜飯之後每每散步到湖濱公園去。湖濱最可人：無論朝暮晴雨，都有她足以使人神往的地方，所以我常去不厭，而且每次總在那裏靜坐數十分鐘，以至數小時。

每逢坐定之後，心神便會完全交給水光山色，什麼事都不罣念，腦中的思潮也任牠自由起伏，決不加以覊勒。平常想些什麼，也無所憶。惟有一次忽發奇想，而使我自己發笑：牠底遺跡也因而常存在於我的心意之中了。

我正在坐看保俶塔後晚霞變化的時候，忽然聽得湖濱「撲東」一聲，接着便寂然無聞。我當時並不起身去看個究竟，只想像是有人投湖死了。

由這「投湖」的一念，想出許多事來。

我以爲生與死是必然的因果，誰也不能逃脫。生之權不操之本身，死總可以自由處理。不想死的時候，當然可以不死，若果有人願意死，我總覺得是他的主權，誰也不當

去阻撓他。所以我雖不提倡自殺，但我決不反對自殺。

我在報上常常看得許多關於自殺的消息，這些消息之最足以刺激我的自然是自殺者的身世及其自殺的原因，而自殺的方法也常引起我的注意。

在上海，黃浦江上植立了社會局勸止自殺的牌坊，在南京，燕子磯頭也刊上「死不得」的石碑；我的朋友也有死在燕子磯上的。不過我以爲那些地方都太乾燥而汚濁了，就是能死，也死得不甚美。

我想，有人願意死，尤其有人願效日本人之「心中」者，最好是以西湖爲死所。死在西湖，死後的一切，死者也自然與死在他處一樣地不能知道，不過在未死前的幾多時乃至於一刹那，總可以靜對碧綠的湖水，把心中的積垢滌去大部分乃至於全部分，而安然自在地死去：不會如投黃浦者之嫌江水汚濁，跳燕子磯者之顧慮到粉身碎骨。

然而，就我所知，似乎從來沒有人投西湖自殺的，尤其不聞有自殺於西湖的「心中。」

我起而追求此中原因，忽然爲晚霞所誘，而站在那裏出神，連什麼都忘掉了；不獨

無死的念頭，連生的追求也停止了。於是我始感着自然的偉大；什麽生與死，在我們視爲一種最重大的問題，在自然看來，是値不得一個點頭的微笑。

我於是發現我的奇想爲多事。

七 廣化寺裏

到了杭州許久，從沒通知一個友人：這並無什麽意見，只是覺得不必多事而已。但是住在廣化寺的孫偃工夫婦，我們却早想到不可不去一看。

我們去的那天是星期日。驟然相見之下，彼此對於兩方所有的大羣人口都有點出乎意料之外的驚喜：我們有四個小孩是他們所知道的，然而決不料同時能去看他們；而他們除了原來的兩夫婦外，有堂妹、有堂弟、有堂姪、並都有老父，除去偃工的書記童女士以外，人口的總數比我們還多。

因爲許久不見，大家都想久談一會，偃工夫人，並要請我們吃午飯。可是她之曲背如故，不能自由動作如故，不能操持家務如故；而偃工之大腹便便、怡然自得的神態則較前更爲過之。

我們一面說着過去現在未來的事情，一面看他們男女老少合作燒飯，孩子們則排着隊時而跳往樓上，時而跳向樓下。假工的生活本來是很隨便的；書棹上的凌亂本足與聞一多和我的比賽，而室中其他的雜沓較我們尤過之。這次有四個孩子時來時去，打出打進，床上地下的紙片弄得如天女散花般地飛着，而洗來未久的白被單，都被他們踏上幾隻灰黑的足印。孫夫人看得他們叫阿彌陀佛，他們也說阿彌陀佛。倒是兩位老者看得他們有趣，吃飯的時候，還特別揀幾件好菜給他們以為獎勵。

他們的飯眞不容易得吃！第一是材料不够吃，第二是鍋子和灶頭不够大，第三是碗筷不够用，第四是椅櫈不够坐。他們想了許多的方法和和尚及同住的通融，到了下午二時，總算得飯吃了。可是結果還使兩位廚子講究衛生，不敢吃飽。

我們看見他們所住的房間的侷促而價昂，很感着不便。問他們何以要住在這裏而不住在城裏，他們說市內的空氣既不好，一切又須自備，這裏有現成的用具而且灰塵多（樓上樓下三間均臨馬路，公共汽車往來不絕）可以將灰當霧，坐在樓上飽看霧裏湖山。這種奇妙的答案，恐怕不是一般人所能瞭解，但是我能明白，而且深深地明

白是他們「浮生」的人生觀所應有的結論。

八 玉泉觀魚

飯後，大家走往清漣寺，寺內之玉泉觀魚，爲西湖有名的勝蹟，遠道遊客大概都要去看看的。

何以叫玉泉？據杭州府志說：「靈悟大師說法於此，龍君來聽，爲之撫掌泉出，遂鑿爲池，方廣畝許，清徹見底，旱潦不盈竭，流出山外，灌田千頃。」由此看來，龍君撫掌能出泉，其神通固然廣大，而靈悟大師能使龍君來聽講，其神通尤大。實則清漣寺背倚桃源嶺，山中泉水集而成池，不過因寺與蓄魚而出名而已。

但是這樣的神話，這樣的設置，我都不反對：因爲牠最少能使我們想像出更神於龍君的奇蹟以慰安自己，同時也能使我們見若干所不常見的魚。

魚得水自然是很樂的，有泉水想當更樂；廡上題着魚樂國的扁額，不獨表示魚樂，而且表示牠們是別有天地。小孩們看見那些紅、黑、花、白、長盈數尺的種種魚在池中優遊自得，也感着無限的愉快，而向母親要錢去買僧人們製就的魚餌投向池中。這些魚，

也好像我們湖南辰州靑龍灘上的烏鴉一般，都是專門吃白食的，專門等着人去供養；牠們眞太舒服！牠們在動物中的地位很低，然而自稱爲萬物之靈的人們却要爲牠們效馳驅，想來眞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孩子們看得牠們吃得很舒服而互相討論牠們的生活問題。他們最初都覺這些魚比他們舒服，最後湘不同意；她的理由是牠們雖然可以不勞而食，但是池太小，無論何時都不能出這方池一步，假如孩子們犯了過爲教師或母親關在特定的房間一般，實在太不自由了。淞贊成之，惟寧獨持異議；他以爲這些魚若果也和別的魚一樣在湖裏海裏優遊自得，我們那能看得着！更那能有這樣的快樂！

孩子們的議論都有道理。但是，孩子們，我願意你們都記着自由的寶貴與這些魚的不幸；同時，我更願意你們都記着自由與依賴是相衝突的，要用自己的力量去求得自由。

九　西湖博覽會

我們是九月二十四日到杭州的，不久便有西湖博覽會的消息從許多人的口中

傳出來，到了十月下半月杭州的報紙便公佈了關於此事的消息了。

博覽會是我們常在報紙雜誌看見的新聞，但眞正的博覽會，我們却從未見過；雖說不久也在上海看過國貨展覽會，然而不是博覽會，尤其不是西湖的博覽會。

西湖，在我們看來，已經是可愛的姊姊，聖潔的情人；博覽會，我們也想到是一種最可人意的玩意兒，（這玩意兒三個字，係表示我們愛好達極點的情調，並不含有不敬之意；特先聲明，）將西湖與博覽會連在一起；而又在杭州、在我們還到杭州以後的時間開會，我們聽得這消息便日日禱告牠實現；及在報上看得這樣的新聞，更是手舞足蹈地喜不自勝了。

我們這次到西湖已在深秋，湖上的水、湖濱的樹、湖外的山，雖然也照常在那裏波蕩着、搖曳着、聳立着歡迎我們，但是總不免有幾分凋殘的現象；而孤山的梅林，白堤蘇堤的道路也因爲年年攀折、年年摧殘而現出畸零老病的神態；尤其是裏湖的道路，數十年來還是頑石當道，崎嶇不平。倘若有博覽會，我想西湖的一切都會爲之一變：最少幾條馬路，幾處名勝總會打扮得如花枝招展的，少女一般，使遊客陶醉在牠們的懷裏。

秋的西湖，在我們看來，已經算是親愛的姊姊，聖潔的情人了；倘使這位姊姊與情人於春風習習，百花醉人的時候，又穿上最新的時裝，冉冉融融地在我們面前迤邐展轉；你想我們的心神將陶醉得成什麼似的！

所以我們自看得西湖博覽會的新聞而後，便無時不在期望牠速速降臨。

十 職業的遊西湖。

這個題目太特別了，難道遊西湖也可以成為「職業」嗎？但是，我有一種解說。所謂職業，在我看來，只是「自食其力」而已；倘若我遊西湖，不是以消遣為目的，而是自食其力的一種工作，當然也可稱為職業的。

無論什麼事情，只要是職業的，總要受多少限制，不能如非職業者之自由自在。但是遊西湖而成為職業的，反可以因其限制而得着自由遊覽者所不能得的好處。譬如說：靈峰寺的梅花，西溪的蘆花，花塢的竹徑，五雲山的陡峻，都有其異於湖中、湖濱各地的特點，但是自由遊覽者，很少能完全遊到，縱能遊到，也少有對於牠們的種種特點為詳審的考察而沁徹其風味的。即如我，號稱遊過西湖者，總有七八次，然而遊蹤所至，總

是不出湖中、湖濱的幾處地方。雖然從西湖指南的書籍中知道有所謂雲栖、九溪等等幽邃的地方，但始終不曾去過；就是湖中、湖濱的幾處勝景，也是乘興之所至隨便流覽，更每每把牠們的好處忽略過去，而反將糟粕當精華。所以西湖的外形，雖然不時可以浮現腦中，但問到她的精英竟在何處，我仍是茫然不知所對。

但是這一次受了西湖博覽會的恩賜，竟使我自食其力地詳詳細細將湖山遊遍了。

十一月初，陸費伯鴻君從上海到杭州，籌劃中華書局參與博覽會的事情，便道過訪。這位先生的腸胃最妙，每次喝到西湖的水，一定要「拉稀，」他到我寓所的時候，正是他旁皇無所適從的時候。我們家裏無特別的設置，只好將馬先生移到我的暗室裏，請他權在暗室解決他的問題。他於是由暗室而聯想到我在上海同他購返光攝影器的事情，聯想到我們三月間同遊吳淞攝影的事情，更聯想到西湖博覽會的廣告問題。走出暗室之後，便大聲說：「我現在決定請你作一件事情，而且料定你是決不遲疑而極高興會答應的。」問其所以，則說要請我攝一本西湖風景集。

攝影自然是我所高興的，但是我攝出來的照片是否合於出版家的需要還是一個問題。我們談了許久之後，在美與眞的方面很難得有兩全的辦法，結果只得照他的意見先攝一冊眞的西湖，再照我的意見，更攝一集美的西湖：前者權視爲我的職業，後者則爲我的作品。爲着朋友的情誼，攝影的興趣，終於只得這樣辦理了。

自此而後，每有暇日，必得出去拜訪湖山，更必得有計劃地將所謂名勝古蹟的地方一一拜訪到。於是遠在西湖數十里外的雲栖、小和山、遊人所不到的雲居山、蝙蝠洞等等地方，都成了我的故交而一次二次以至多次拜訪過，西子的香澤也由觀察而體驗着；這篇西湖紀遊的楔子，也更因此而產生了。

十八年三月一日杭州

蘇錫之行

一 「明日到蘇州去。」

「明日到蘇州去，」是上海時事新報五月二十七日第一張新聞的大字標題。

蘇州是地上的天堂，每當春和日暖，尤其是所謂外國淸明節——春假——的時候，蟄居上海的人們大概都想乘着休沐之暇去向姑蘇城畔，領略那虎丘風光，鄧尉勝蹟。就是我，也曾於去年那時，率領一羣孩子們，來回在火車上站立了六個鐘頭，專誠去拜謁這人間的天堂。

今年的蘇州雖然在三月四日以前，不時遭着日本飛機的威脅。但城內的雙塔以及城外的種種仍然如故。不過春假的時候，京滬路的一部分被日軍佔據，雖然還有蘇滬水道及京杭國道可通，但是除去事務上有必要的人們以外，所謂遊客是絕無僅有的了。

五月五日，中日的上海協定，竟得於全國國民椎心飲泣的時候正式簽字，駐在上海三閱月餘的日本陸軍也爲着他們國內及我國東北的種種問題而切實撤退。間斷幾個月的京滬車，也居然於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通車了。

車通了，好像人身久被壓抑的血脈，驟然流通一般，周身的一切都會感得很舒適。雖然蘇州的春，已爲戰爭之神所吞噬，但田野的新秧，道旁的綠草，還仍舊不畏驕陽，在

那裏含笑迎人。倘若不是自命爲「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或者是饔飧不給的劫後餘生，大概都很想走上這人間的天堂：一面憑弔沿途的戰場，一面舒散胸中的鬱氣。

然而「明日到蘇州去」的目的，卻不是爲此，是去弔國殤的！是去參加五月二十八日全國爲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在蘇州五卅公園開追悼會的盛會的！

二　京滬車上。

八十年來，我國以內政不修，國力薄弱，所有的外交，固無不失敗，所有的外戰，更無不爲城下之盟。此次上海事變，日本本其預定政策，挾其全國兵力以圖控制我上海，迫我再作城下之盟。雖然三十四日血戰的結果，犧牲數萬的生命，十餘萬萬財產，只換得一紙有害於我的上海停戰協定；然而因爲有了十九路軍和第五軍的誓死抵抗，國際的觀感爲之一變，所謂「和平地帶」可以不設，救國的集會結社可以存在：四千餘健兒的血肉，總算是略有代價。我們民衆雖不能一一努力於竟死者未竟之志，都去效死疆場，但對於他們的哀悼的情感，終思有以表現之。於是到蘇州去參加這莊嚴偉大的追悼會，是我們民衆中間所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必然要求了！

我本早打算去參與適二十六日下午第一百五十六旅隨營義勇軍組織科長盛成有電相邀，更絕無躊躕；於二十七日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由上海啓行。

知道每日只有兩次上行車，知道此去參加追悼會的人定會特別多，早一時餘便同楫君去北站。遠從海寧路上望見那骷髏似的灰燼敗垣，所有戰爭時候的種種慘象，都一一湧現於腦海之中：但爲着要急於上車廂也就無暇去追憶往事，更無暇去詳細考察各種建築物被燬的情形而直趨月台中。

擁擠自然是我們想像得到的；但在未上車以前以爲離開車的時間這樣早，頭二等車中得不着一席地，三等車裏總可以佔據一個座位。不料跟着脚夫走遍了所有的車廂，不獨無處可坐，卽立也無地可立。正在無可如何的時候，適逢旁邊的廁所開了門，我們也不管什麽衞生不衞生，將幾件隨身的東西放進去，權且立下，冀圖徐尋去處。不料後來的人潮一般地湧進，就是這一隙地也擠得水洩不通。等到車開時，連車頂上都是人。這情形，在十六年五月國民革命軍初進南京的時候，我也曾經親歷過一次。但是旅客的心情似乎兩樣：就我回憶所及，那一次，旅客似乎除了嗟嘆的聲音而外，很少別

的表情；此次則車外的雨聲，加厚了車內沉痛的空氣，而與奮的嘆息聲中，更夾着無限的凄涼。這自然是悼惜國殤，同時也是痛恨自己：因爲「愛國有心，救國無方，」是我們老百姓的共同心理，眼看到四千餘健兒死於沙場，終難救得起國家的危亡，捫心自問；誰都會內疚自己平日無準備，不盡責任啊！

到蘇州已是黃昏時候。那車外的雨聲，更如流水般地潺潺作響。偶想到戰爭的時候，每至殺人盈野，血流成河；倘若我們赴會的人，都於此時盡情一哭，淚水的聲音也許可與雨聲相應。然而除了各人面貌上「重有憂」的表情而外，走出車廂的時候，仍如平日一般，匆匆地各奔前程。

蘇州的一切，都可以說「別來無恙！」不過道旁多了些十九路軍的兵士來往，牆壁上多了些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與其他關於國難的標語而已！

此次的盛會，是爲追悼淞滬抗日陣亡將士，同時也是國民發抒鬱積之氣的場所。中華民國二十年來，幾於無年不戰，無月不戰，所謂追悼陣亡將士大會，也不知開了多少次。但是那些戰爭，於國家、於國民何干？不僅無干而已，且將國家的元氣爲慢性的剝

衰，國民的生計作綦烈的摧殘。這次的戰爭，雖然也如其他戰爭一樣地消耗物力，死傷人民，然而意義兩樣：是我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頁，是我們老百姓甘願損失而無怨言的；不獨甘受損失無怨言，且以不得損失爲可悲。「老百姓」的種種鬱積的情緒，既不能發抒於「抵抗」之時，則只有向已死的將士同聲一哭。所以除去各機關的所謂代表而外，民衆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所有蘇州的旅館都於上午卽告客滿。我們幸而於蘇州飯店中得着一間他人所不要的大而無當的房間，解決了住的問題。

三 「那堪卒讀後出師」

我們住定，晚餐之後，本想到城裏五卅公園去看看追悼會的佈置；祇因爲下雨不止，電尋盛君不得，便將輓聯遣人送去。在平時，我們定會乘燈光燦爛的時候走向閶門的大街，賞玩賞玩那寂靜街市的雨中夜景，聽聽那旅館簷下的吳儂軟語；今夜從窗上看見那淞滬抗日陣亡將士的電光牌樓，三十四日間的槍砲聲音，四千餘人的模糊血肉，百萬民衆的劫後慘狀，十數萬萬的損失數字，都一一湧現於腦海之中，此時的心緒不知是悲是憤，是苦是恨；只黯然無語地凝視電光，——初尙辨認其爲有組織的電燈，

後則只感到牠是一團紅光，儼然如閘北焚燒時的火焰。我們的心的全部已全給淒涼之感所籠罩，再無暇想及街市的夜景了。最後因爲敵不住涼風的侵襲，始收拾就寢。

第二日早六時卽起，早點之後，已是八時，我們雇車直趨追悼會。沿途都有兵士站崗，但街中的行人則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將近會場時，更有童子軍及警察照料。照籌備會規定，與會者均須先期至車站問詢處或籌備處簽到領證，方得通過。但因民衆臨時參加或不及報到者甚多，籌備處又在離會場三百步的地方設臨時報到處。我們因爲昨日匆匆，未曾按照規定的手續辦理，但向執事者說明後，便立補證章，使我們於十時得瞻望那莊嚴偉大的會場。

遠在數百步外，我們便看到會場周圍屏風似的輓聯，因風振盪，有如銀波；中間一座靑綠高台，聳入雲霄；所有隙地均站滿是人。我們從大門由招待員引入祭台左前方的來賓席；四望全場廣達千數畝，而與祭者竟擁擠得水洩不通。我們本想走到周圍去看看輓聯，但竟爲人衆所阻，無法移動。對於台下的陳設，台旁的聯語，以及祭奠時的種種動作，只好請自用的小電影機代爲記憶；攜歸映諸孩子們，使他們於讀書之餘，知道——

一關於國難的具體事實。

我們於會場中看到盛君，並見到其他的朋友。

我們談到許多人的輓聯的沉痛語，而尤同情於蔡廷楷軍長「讀後出師表，感懷精銳半銷磨」的兩句話。下午購閱上海時事新報，見到蔡軍長親書「那堪卒讀後出師」的一幅銅圖，更使我生無窮之感！

諸葛先生的出師表，大概是中國所謂讀書人的家常讀物，後出師表中所表現的孤忠亮節，更是任何讀者所不能無動於中的。諸葛在當時明知「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不足以勝魏；然而爲着「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忠憤，終於不願坐以待亡，不計成敗利鈍，毅然「奉先帝之遺意，」負討賊之大任，以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當時所處的情形，正和我們淞滬抗日的將士們所處的情形相似。後出師表中所寫的具體事實，雖然因爲時代的關係，不盡與現代的一一吻合，然而他的六不解也正是抗日將士們所遇着的。蔡軍長是身歷其境的人，所以獨能想及諸葛的後出師表，我想蔡軍長親手寫那「那堪卒讀後出師」七個字的時候，必是萬感交集，淚眼昏

花，其悲憤哀慟之情，恐比他在主祭台上放聲大哭時尤有過之！

鞠躬盡瘁的諸葛先生，不能挽救蜀漢的危亡，只賸下了出師表尤其是後出師表供我們悼嘆。現在淞滬抗日將士們三十四日的血戰，給國家提高國格不少，我們除了這次的所謂追悼會而外，聽說已死的將士們所遺留的孤兒寡婦，竟至求生不得，而東北的土地，且因上海的停戰協定而更被蹂躪，這就是政府及人民所謂救國自救之道啊！

「那堪卒讀後出師！」豈獨是蔡軍長的血淚語，凡屬中華民國的有心者，都當同聲一哭！

四　義勇軍

二十八日的下午六時，我們應盛君及江蘇省立教育學院院長高踐四君之約去無錫。車上的擁擠，自然無異於昨日，不過我們站在二等車廂的過道上，似乎比昨日舒適一點。

二十九日的上午七時，我們正在無錫飯店盥洗的時候，盛君來了；坐談不到幾句，

教育學院的朋友們也來了，而且見着幾年不見的趙君步霞，幾年不通消息的老友劉君虛舟。盛君是來請我們去參觀第一五六旅隨營義勇軍的，趙君等則要我們當晚參加該院梁漱溟君的教育討論會，並要我於翌日向他們的學生們講演，而且約定和梁君等在黿頭渚午餐。我說：「一切遵辦，但免講演。」

劉君笑，趙君更笑；盛君則不笑而催促我們從速喫早點。我們喫完，他更匆忙地爲我們攜行李送上他們屆定的汽車上，且鄭重地說：「明日再說！」

十餘分鐘，我們到惠山。

無錫的朋友多說惠山是死人區域，意思是指全山的主要建築物都是少人住居的祠堂和寺觀。現在除了八百多義勇軍而外，還有第一五六旅的旅部：這死人的區域，已充滿了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而成爲中華民國國魂的暫時寄托所了！

盛君首先帶着我們參觀旅部，復同旅部副官長丘君——盛君本約定翁旅長今日午前和我們在旅部晤談，適因要事早車去常州，托由丘君照料——來領我們參觀義勇軍的全部，且介紹大隊長夏君戴君楊君與我們談話。

我們從夏戴楊諸君的談話中，知道義勇軍的份子雖然有男的、有女的——共二十餘人——有大學的學生，有退伍的軍人，有海外的留學生，有鄉下的老百姓，有都市的工人店員，有鄉村的小學教師；他們的省籍，有來自黃河流域的，有來自長江流域的，更有來自珠江流域和關外的，然而他們的目的是一致的，就是「效死疆場。」

他們都是自動集合的，所有集合以前的種種用費也是自動籌措的。他們爲着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爲着要尋求足以領導他們切實去「效死疆場」的軍事領袖，所以特意投到十九路軍下面第一五六旅翁照垣旅長的麾下。他們初入伍時，每日受着十二三小時的基本操練；幾星期以後，於術科的訓練而外，還得上幾小時的學科講堂。他們的講堂，固然不如現在豪華大學的教室，有安適的椅椅可以在那裏蹺着脚、靠着背地享福，就是和鄉下簡陋的小學的教室相比，也不能及：因爲他們只要有立足之地，便可集合聽講；他們的筆記本便是講桌，他們的兩足便是坐椅——有時甚至於在露天中日曬雨淋地聽講。

他們存着「效死疆場」的宏願而投軍，所以軍隊中種種規律的、刻苦的生活，自

然是安之若素。在一般人的想像中，以爲他們的艱苦生活也不過和其他雇傭的兵士一般；可是事實上，他們所受的待遇，比一般的士兵們還要苦：因爲士兵的月餉至少有十二元，官長則按其階第而增加。他們是額外的軍隊，入伍者的個人旣無如許資力，國家亦無特別給養，惟有靠第一五六旅及其他各旅團中同志們的捐助。所以在職務上，雖亦按照現行軍制而有種種階第，而待遇上則一律每月支伙食費大洋六元。他們的服裝等，則由翁旅長等個人購贈。

他們絕不以這種物質的艱苦爲意，他們所苦的只是不能效死疆場，遂他們「效死疆場」的始願。

然而他們固有驚人的戰蹟。丘副官長說：

「當三月一日我軍撤退的時候，我旅與譚啓秀司令堅守吳淞，以義勇軍受訓練未久，令其固守寶山後防。當以運輸困難，軍械缺乏，只得毛瑟五十枝交其四百餘人應用。三日本旅衛上海民衆請求，向後方撤退時，他們竟能人自爲戰，在寶山城外塘壩上擊退數千敵人——他們只犧牲四人——使本旅得以安然而退：他們的功績很爲不

小，所以本旅旅長呈請上峯予以特別獎勵！」

他又說：

「他們此次的志願固然與一般士兵相同，但他們的教育卻高出一般士兵很多，所以他們只要訓練兩三個月便可以上戰場。可見士兵教育程度的高低，關係於軍事勝敗者甚大！」

在談話中，我們並問及十九路軍赴閩剿匪的事情，他說：一切惟政府的命令是聽；更謂在最近的將來，便當離錫去閩。我們又談及義勇軍處置的問題，他謂他們的能力雖好，但現行軍制並無此項組織，而且給養也非易事，結果恐終非遣散不可。

我們同丘副官長談話的地方，是在旅部的客室中。旅部就設在一個祠堂裏，翁旅長和副官長均住在樓上；他們臥室和辦公室只佔了長約丈五寬約一丈的一間房子，除了兩張行軍牀以外，只有一張大辦公桌，桌上放置一架電話、一些文牘；這間房子的隔壁，就是一間兩面有窗的大客室，一張大茶檯的四周放了幾張小方櫈，備作來賓之用，還有一張方桌上面安置些關於軍用的書籍；而民國六年參謀本部實際測量的上

海寶山武進等縣的詳細地圖，則懸於辦公室隔壁的板壁上。

旅部的設備，在我們看來，自然是很簡單，但據丘副官說：這種天堂似的生活，不是他們軍人所常能享受，也不是他們所想望。他們在淞滬的戰事期中，不獨是得不着適當的住所，兩三日不得一飽，十日半月不得安眠，以至生命不能保存，也是極平常的事情。就是平時，一旦受命駐紮何處，也只要能安插得下去，便算了事，說不到選擇，更說不到安適了。

我們從旅部走出，由丘盛諸君率領參觀義勇軍的第一第二第三大隊。他們有的在上操，有的在讀書，有的在從事其他的工作，但整齊清潔則全軍一致；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做什麼事，也無論是個人或團體，遇着我們必口呼「敬禮，」立正致敬！

我們在「敬禮」的聲聲中，走遍他們的駐紮所。他們到夜間都是席地而寢，各人所有的寢具，只是一張很薄的軍毯，晚上拿來將身體裹着，白天則折疊得成一個方枕，連同其他必需的用具，如碗筷等放在寢地。便有命令時，立即將牠們攜來出發！

參觀完畢，再經旅部的門口，丘君告辭，幾位隊長還曾與我們作簡單的談話，他們

最後說過這樣幾句話：

「我們唯一的目的是『效死疆場，』所以曾有誓言『以撲滅蹂躪我祖國之敵人，以收復我東北之失地，恢復我光華燦爛之祖國』為已任；我們的槍口只有向外，絕不參加任何內戰。

「我們這次不能死於淞滬的戰場，我們極想實踐我們第二句誓言，從速到東北參加入東北義勇軍的隊伍裏共同殺賊。只是我們的能力有限，經費無着，結果恐終不免於解散！

「我們的命運若果終於走上解散的道路，也只有聽之；好在世界的大戰在即，救國的機會很多。我們果真能始終不渝，總可有效死之日……」

我聽完，正欲尋覓一句安慰或鼓勵他們的話都不可得的時候，車夫忽來催促上車，我們只得握手而別！

在上車以及在遊梅園和黿頭渚的路上，我若有所失地極感不安，昨日上海時事新報晚版談話——題為夜深人靜時——的末尾兩句話，總時時刻刻映現於我的心

眼之中，這便是：

「長期抵抗是協定，欺罔人天有祭文！」

我對義勇軍還有何說，對爲國捐軀的將士們更有何說！

這天的下午，我們曾如約去教育學院參加了討論會，第二日的下午，我也曾在那裏講演過。但是那些最不必說的碎瑣事，更不必細說了！

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上海

談影

我的攝影經驗

——攝影初步序——

多少年來就想作這樣一本書，但却不料現在果然有這樣一本書與讀者相見！

二十年前，我在小學讀書，有一次舉行畢業禮，學校請縣城裏的照相館來攝影，我看那位攝影師在黑布帳裏面鑽來鑽去，最後說聲「照了，請不要動！」便將手在前面的鏡子上一揚，立即放下；又鑽在黑帳裏，過一會又照樣說聲「照了，請不要動！」照樣將手在前面的鏡子上一揚，立即放下；更說聲「好了，」我們便各自散去。到第三日我們全校的老師學生都一個個站在一張紙上，堂長（那時不稱校長）和知縣大人很恭敬地坐在正中，老師們坐在旁邊，同學們作幾排站在後面，都還規規矩矩；惟有同班的黃老大正在那裏笑，我自己則若有所思。當時我們擠着去看，更把各人的形狀記在心裏，當作談話的資料；但是對於好好一個人，怎樣會攝到紙上，却不甚了了。

我對於這件事最感興趣，曾問過許多的高級同學，他們都不能答復我；後來問及

教格致（即現在自然科之一部）的老師，他雖然答復我了，但是他所說的，我仍是不甚了了。

不過我曾想到，這種秘密，我一定要拆穿牠。

可是不久我因努力革命（？）而學籍被開除，中學也沒有進過，這種秘密，終於不曾在學校裏拆穿。

後來進了高等師範，雖然別部的理化科有攝影的課程，但是我們英語部的學生不能學；而且我那時發了幾年的古書與音樂迷，課外的時間完全消滅在圖書館裏搬古董，與音樂室裏玩樂器，對於這秘密也無暇而不想去拆穿牠。

民國六年畢業後的兩年間，又忽發圍棋迷，下了講壇便入棋場，丁丁然黑白子下，什麼事都忘去了，更不曾想到攝影。

八年上半年，服務於長沙福湘女校，同事中有位美國的 Miss Strong，她很知道攝影，我看見她與攝影機出入與俱的神情，久藏在潛意識中的攝影慾，又忽然抬起頭來。不過在長沙購不到攝影機，只借得她的東西攝過兩張，雖然洗出來是一塌糊塗，但我

的攝影工作，却以那時爲始。

九年暑假至上海，曾費五元購得一具三吋的白朗尼鏡箱，滿擬帶到長沙去大顯身手，誰料在路上便爲人共產去了，終於只落得那攝過的三張一定是成功的幻想。

十年秋，任職於吳淞中國公學，又購一具白朗尼三吋鏡箱，只有一次同陳兼善君去寶山縣城攝完一捲底片得兩張有影的而又失去。

十二年春，任職於東大附中及南京一中，當時因爲道爾頓制哄動全國，常常被人邀去講演，而每到一處，總對於其地之人情風景，戀戀不捨，於是決然購一具四吋的柯達正光鏡，誰料有一次到上海講演又失去。適邀請者送我一筆旅費，便又立即購一具三吋的柯達正光鏡。此鏡伴我最久，曾同我回故鄉，遊四川；不過自十七年春購得一具蔡司的返光鏡而後，不幸而落在冷宮裏了。

我對於遊戲的門路玩過很多，除了樂器圍棋以外，當十二三歲時，並曾有一個時期專門寫字繪畫，而且用口寫字，寫得很有可觀；可是無論那一種，都不曾繼續二三年，都是厭故喜新隨玩隨棄，所以懂得的門路雖也不少，但是無一技之長。惟有對於攝影

的耐心特別大，無論用具幾次失去，終於不曾灰心，而且繼續着將近十年來的剩餘時間，完全用在此上，我自己亦很奇怪。

我學習攝影，除了消遣而外，並無任何目的，更不想作攝影家；所以始終不曾參拜師傅，完全是用試誤法自己試出來的。

因爲完全用的是試誤法，所以也得着許多有趣而特別的經驗：記得十二年春在南京初次購得四吋柯達正光鏡的時候，無時不攜着牠在台城清涼山一帶攝影，有一次竟至忘記去上課，假也不請，害得許多學生在教室裏等得發火向教務處質問，而弄得教務處的先生們情急智生說我有重大毛病（平常我總不缺席的），實則我那時正在徜徉乎山野之間，玩着自己所高興的玩意兒。

當時自己不知道冲晒，裝上一捲底片之後，必得設法立即攝完，攝完之後，必得親自送到照相館去，鄭重地囑托他們立即冲出，並約定時間去看底片，而當底片送到照相館尚未洗出的那段時間，精神至爲不安，心懷忐忑，儼有婦人臨盆，舉子望榜的神態。可是取得的結果，不是出距，便是感光不適當，每捲底片之中有一二張有影子的，已是

心滿意足；倘有三四張有影，而又得照相館的夥計說幾句招攬生意的誇獎話，更是高興萬分，在這種忐忑與高興的波動之中，已不知爲柯達矮克發兩公司消費了多少材料。

十三年暑假，因爲要回故鄉去省親，並準備下半年去成都高師任職，所以春間便自己從事沖晒：初購市上配成的藥料，後因所費比照相館代沖晒的還加許多倍，改購原料，自己配合。一直到七月初離開南京以前，都是每星期攝兩捲底片，自己沖晒，而在此時期中所鬧的笑話，也是多得不可勝紀。

最初不知各藥配合的方法，每將亞硫酸鈉與炭酸鈉同時入水，致結成晶塊，而用棍棒費很長的時去搗碎；更妙的是看不出底片影像的適當徵象，常常看見片上有點黑影，便拿出直接放在定影水中，轉了幾下便又拿出：於是不論怎樣攝得好的底片，都成爲灰白的花塊了。後來費了許多材料，底片漸漸能現出透明的陰影了，又因晒像不得法而常常發生灰黃斑點與氣泡。至於露光與污濁衣服的事情，那更是家常便飯，說不勝說。

經過幾個月練習之後，自以爲有把握了，誰知暑假返家所攝的照片，幾於完全不可用：第一是鏡箱漏光，不知修理；第二是不知夏日顯影的方法，膠片常被溶化；第三是在夏日爲長途的旅行，將攝過的底片久藏不顯影，致全部發生沙眼。所以回到南京之後，便又從新研究。

當購第一個鏡箱時，即購得兩種最簡單的攝影書，後來更曾將中文攝影書完全購來；但是因爲編者或譯者自己對於此道不甚有經驗，或者其經驗不是我們非職業的攝影者所需要，所以結果對於我的技術的增進很少有助益。但因興趣的鼓舞，從未灰心，於失敗之餘，更一面用試誤法試驗，一面購讀外國書籍，在四川十個月，攝過數百張，一切冲晒修整，均不假手於人，雖然構圖的種種方面，還脫不了照相館式，但在攝影的技術上，却可以當得起「入門」兩個字。

十四年夏脫離了教師生活，靜居南京，從事著述，寓所有一定，設備頗較容易，而工作時間無嚴格的限制，更可自由研究。於是在技術上由普通冲晒而修改、而調色、而放大、而用天然色底片。在理論上由普通理化常識進而研究攝影化學與構圖原理。數年

來所有的剩餘時間，幾完全用之於此，而所備的種種用具，差不多也可以開一個小小照相館了。

攝影從表面看來，本是一種最簡單的技術，但是要學得精通，在我以爲是可以費去畢生精力的。十餘年來，我因一無師承，所走的曲道太多，所以到現在還只能勉强應用攝影材料，尚不足以言「優爲，」更不足以言「精通。」但是四年前，我曾將最淺薄的經驗在成都指導過幾個學生，他們所費的無謂金錢，已比我初學時省去若干倍。他們曾勸我寫成書冊，以爲一般初學攝影者之指導，我也覺得我的攝影經驗，於初學者不無裨益，而曾一次執筆。後因課務忙碌，未及一章而止。十四年後，更因朋友間常以攝影方法相詢而常思續成之，但始終無整段的時間去執筆。十七年春，徐悲鴻君任職於南京中央大學，常與宗白華君過從，我欲學畫而詢悲鴻以畫之方法，悲鴻欲攝影而轉詢我之攝影法，我屢答當爲他及許多初學攝影之朋友寫攝影初步一書，然而也只是口頭說說而已；不僅不曾動筆，連在成都所寫之一段，也早已不知去向。

十七年秋，遷居杭州，陸費伯鴻君請爲中華書局攝西湖風景，我之攝影乃由消遣

而成爲暫時的職業，出入於白日暗室的時間更多，因所攝各片之取捨，我們常有不同的見解；我曾宣稱當撰美術攝影一部以說明我之主張。伯鴻說：「見卯而求時夜，毋乃太早，最好請先從卯說起罷。」我說：「好！准一個月內寫一本攝影初步，讓你先知道卯是什麼，然後再說時夜罷！」乃乘陰曆年假之暇，以二十日之力寫成之。此書多年想作不成，而今竟於最短時期成之，實伯鴻之賜也。

此書對於初步攝影之技術，一本作者經驗，詳爲論列，讀者能照着一步一步地作去，當可以避去許多不必走的寃枉路，省去可以不必費的寃枉錢；而成功的時日，最少也可比我快數倍以至數十倍。此書雖屬粗淺，但對於初學攝影者，尚敢自信其有相當的助益。

在攝影的理論方面，除構圖上略述及美的原理，曝光上略述光的原則外，關於其他理化方面及較高深的美學原理，則留待美術攝影中再論。因爲攝影上之初步理化，現在的高級小學生俱略知之，專門理論則非初學攝影者所需要；而曝光與構圖爲攝影成功的基本要素，非有相當知識不可。故一反一般攝影書籍之編制而詳此略彼。讀

者讀後，當知是否適合需要也。

我相信攝影是值得費長時間研究的，照已往的情形與現在的興趣，我對於攝影當不至一時中止。我希望能繼續努力，繼續有相當的結果供讀者之參考；更希望讀者糾正紕繆，並以其在技術上或理論上之創獲賜教，使此書隨時增訂，以成完璧，實所至幸！

又本書封面圖，一樂不可支的小朋友，是友人山東崔唯吾張志安夫婦的女兒玖，而且是崔君初學攝影的成績，顏色為張鵬霄女士所設。讀者看得將不獨因玖之笑而笑，對於攝影亦會因崔君成功的容易而增加許多勇氣。又正文中的例片，間有採自柯達月刊及英國攝影年鑑（一九二九），所用中西文參考書亦達數十種，不復一一識別，特在此一併申明，兼致謝忱。

十八年五月杭州

一 導言

在研究作品之前有三事須先申述

第一，攝影術之傳入中國雖已有年，但照片之被視爲藝術品，爲時甚暫。業餘攝影家集社研究美術攝影，尤是近數年間事；故攝影之藝術的發展，在中國絕不能與他種藝術相提並論。

其次，此次加入西湖博覽會之攝影品雖有五百餘幀，然大部分係新聞性質之紀事片，或爲「抄舊」的古董片，與美術攝影無關。其餘美術作品雖亦有二百餘幀，作者數十人；但最大多數爲中國攝影學會會員，餘則爲常熟樂社，及最少數個人出品。北平之光社與上海之華社兩團體，在中國美術攝影上，頗爲努力，其成績亦頗得社會人士稱賞，而此次竟因種種原因，作品運到杭州，未曾加入陳列，致使民衆不得窺全國攝影名家作品。本會攝影陳列品不能表現全國美術攝影之成績，實屬憾事。

第三，此次攝影研究委員，原有專家擔任，後以他故，改由新城承之。新城雖亦嗜攝影，但對於美術攝影，素缺研究；平日且不敢自儕於作者之林，更何敢評論他人作品？此

次不過就個人欣賞所及，略加說明。惟因時間短促，所有作品均未曾拆下玻璃，直接審視；且因陳列橱之地位關係，光線明暗不勻，各片之色調上，未免發生影響，觀察既難期正確，說明自難免脫略。

以上三事，與研究上之各方面，在在有關，敬請注意！

二 攝影與藝術

美術照相四字，雖在中國流行已久，但是將攝影視爲藝術之一種，恐尙爲多數人所懷疑。因中國之攝影術，係由職業的照相館所輸入；當初之操此業者，祇恃師承之機械方法以糊口，初無所謂美，更無所謂藝術修養。所謂美術照相，亦不過用單色背景攝人象，或攝後敷以顏色，以求醒目耳。固不曾顧到美的要素！數十年來，相習成風，遂致攝影爲通人所不屑爲，更少有人重視其藝術上之價值。近年來，風尙漸變，始有學人視之爲藝術而從事於此，此實中國藝術界之新生機而深可慶欣者也。就本質言，攝影爲空間藝術之一。凡空間藝術之原則，攝影均可應用之。故在製作上、欣賞上、美術攝影均不可不遵守空間藝術之原則。

無論何種作品，其目的均在以製作者對於製作品之美感傳導於觀衆心意之中，而使之發生超利害的同感。照片是否可稱爲藝術品，即以其是否能達到此目的爲斷。此爲製作與欣賞照片之根本條件。

超利害的同感之發生，在欣賞時雖由直觀所驅使，但從美的原理上，亦可分析出所以產生同感的原因。此原因即普通美學中所謂黃金律；換言之：畫片之畫主與其陪襯之比例合於黃金律（即畫主與陪襯之比約等於五比三）而有調和之旨趣者，他人見之，亦起調和的感情，此爲支配畫形最簡要之原則。一張照片而能成其爲美術品，在形式上最低限度須合於此條件。再質言之：自然界人事界之一切現象，均可爲攝影之對象。祇要取光適當，無論何物攝來，均可維妙維肖；然而要稱爲美術攝影，必得本着美的靈感，對於各種現象，先加以精細的選擇；周密的佈置（線之配合），將作者的情感充實其中，然後用鏡頭攝取之，以方術顯現之，始可成爲美術品；絕非無選擇、無佈置、無情感之「寫眞」也。

三　形與光

空間藝術品成立之主要條件爲形象，但是形象非光無由表示；故畫片於構圖上之位置外，又須注意明暗與色素。一般繪畫上，以顏料表色素，以筆致示明暗。攝影作品之主要工具爲鏡頭，鏡頭對於一切現象，均爲無抉擇的攝收；若要在畫片上分主從，物體上分明暗，於構圖之外，最當注意光線之配合。因爲在攝影上無論爲單色、爲顏色，光均是畫片之生命。無論形之構造如何精妙，若無光表現之，形卽無所附麗。現在顏色攝影，尙未十分發達，作者應用甚鮮；在美術攝影上色素之地位，反不如光線之重要，所以美術攝影品之完成，光線之配合，實是最重要之條件。

光線應如何配合，不在本節範圍之內，玆就與美術攝影最有關係之硬軟深淺問題，略爲申說。

就單色攝影言，畫片上之黑白距離大者曰硬光，可使人興奮，但過硬則乾枯；距離小者曰軟光，能增加韻味，但過軟則混沌。畫片上黑之總量多者曰深光，趣味濃郁，但過深則臃腫；黑量少者曰淺光，趣味輕靈，但過淺則鬆懈。何者宜硬，何者宜軟，何者宜深，何者宜淺，雖無嚴格的規則，但要畫片成爲美術品，在採光時，不可不力求作者之意境與

事物之性質能藉光之調和錯綜而完全表現之。

四　清與糊

美術攝影之主要工具爲鏡頭，鏡頭之作用雖與人目相似，但究屬機械：若焦點對準，在焦點範圍以內之各種現象，無不纖毫畢露，清晰異常。但事物映入人目之現象，絕不能如是清楚；於是美術攝影中而有清與糊之問題。

照片之最清楚者，無如對準焦點後用最小光圈之所攝。然而除「抄舊」以外，美術攝影中絕不適用；因其與人目之視點相去甚遠（在美術攝影中，雖有底片力求絕清者，但放大時必加分光鏡以使其糊）。畫片上表現之形象若眞「秋毫可察，」反使人覺其零碎可厭而感疲勞。美術攝影之目的，在以作者之美感感染觀衆而使之發生同感，故不能容有絕清的境界。美術攝影中既不能有絕清之境界，則美術片之色調，當然以糊爲主。不過糊之程度須有斟酌；如作者所表示之意境與對象之性質是靈秀的、蒼老的、蕭疏的，當略偏於清。如爲樸茂的、濃重的、恐怖的，則宜略偏於糊。但糊亦有限度，最少須要景物之輪廓能明白表示；若糊至「黑漆一團，」則又出乎清與糊之範圍之

外矣。

五　技與藝

技藝兩字，平常用來，無甚分別；此處技指技能，藝指藝術。

美術品之製作，須技藝兼長，攝影亦然。技爲機械的方法，可由練習而得；藝爲作者的意境，全憑修養而來。倘使作者無美的素養，不論其技能如何超越，作品終不能稱爲美術品（照相館之作品往往如此）。所以美術攝影之照片，其表現作者之精神，亦如其他藝術品一般；不獨個人有個人之作風，各國亦有各國之作風。試取英美德日各國之攝影年鑑，互爲比較；再就作者之作品互爲比較，便可證明。所以美術攝影之作品，絕不是千篇一律之抄寫自然，各作者均有其獨具之特性潛藏其中。

美術攝影之成功與否，雖繫於作者之藝術修養，但無適當之技能以輔之，仍不能表現其修養。因爲鏡頭攝取物象總是逼眞，而眞與美常不一致，故作者常以人力補助之，以使其完美。在美術攝影上最普通之技能，如剪裁、放大、修改、拚合等，均爲作者所不可不備。倘使作者於此數者一無所知，只能將原片顯示於人，即使攝影無誤，亦難完美。

所以美術攝影不獨重藝術之修養，且兼重技能之訓練。

六　作品概觀

以上爲美術攝影最簡單之原則，現在再據以略述此次陳列品之概要。

此次攝影陳列品，除新聞性質之紀事片與抄舊之古董片外，餘可分爲兩類：第一類爲愛美家之作品，第二類爲照相館之出品；先述第二類。

此次照相館參加者甚少，祇杭州之二我軒、英華、安徽之雲芳三家。出品有風景、人像及美術照相。就技能上言，均無可議；在構圖上俱祇能稱爲紀事攝影的「寫眞，」而少能稱爲美術攝影的「寫意。」就其照片之性質言，本不可列於美術攝影之中，但因社會上一般人士之所謂美術攝影，其內容確與此等照片相應，故分類者爲之列入；但以陳列室地位之限制，陳列於外者甚少。

業餘攝影家之作品，共二百餘幅。作者除常熟樂社及少數個人外，幾全爲中國攝影學會會員。樂社地方較僻，設備自不及上海之便利；而會員人數較少，出品不多。各種作品除火災一片形光俱優外，其餘多帶紀事性質。其寒翠、飛鵝、玉蘭、菊影等片，構圖與

採光上似均有可商。中國攝影學會地處上海，諸事便利，故會員多出品。就團體言，此次陳列品，自無出其右者。總計陳列於外者一百八十四幅，未陳列者五十幅。就全體作品言，除少數未陳列之女子照片外，餘均有美術意味；構圖採光頗多合理。惟該會會員，平日頗多從事新聞攝影，對於藝術上之修養，或少充分時間；故有新聞攝影甚佳，而構圖不合黃金律者；但爲數甚少，與全體之成績無傷也。其他少數個人之出品，多爲照相館之攝影的傳統思想所支配，且多就原片逕來，可稱爲美術片者甚少。惟孫大德之湖光月色一片，構圖採光，俱無可議，可稱佳作。（惜未陳列，殊爲可惜。）

以上爲全部作品之鳥瞰情形。

七　特殊作品

在此次攝影陳列品之中，有不少特殊作品，擇要略述於後：

就照片之對象言，可分爲生物與無生物兩大類；生物攝影，重在表情，表情動作又重在被攝者之自主，故肖像難攝，兒童之肖像尤難攝。蕭承惠君之天眞，兒童之活潑天眞，活躍紙上；構圖亦甚合理，可稱此次人像攝影之冠。無生物攝影重在配合，主從陪襯，

雖可由作者自由擺佈；但作品之高下，全憑作者之意境與技能，如胡東來君之錢塘江畔，張之達君之新月、朝顏花，吳中行君之杏花春雨，陳傳霖君之搏是生命血戰功，孫大德君之湖光月色（未陳列，）郭捷孫君之壁影，不獨光與形俱臻上乘，修飾剪裁等之技巧，亦甚熟練（惟新月之月用筆過重，稍見做作）、且能表現中國文人畫之精神，均屬難得佳構。其他如周巡之靜對春水思若流，白首坎坷悲末路；陳傳霖君之綠蔭深處繫歸舟，生之意味；張之達君之落日歸牧、煙閒、菊花；吳中行君之落霞與孤鶩齊飛，（此幅形光俱佳，惟蘆與全幅之深淺稍欠調和。）二嬌；張安侯君之花影；趙澄君之細弱、多暮；聶光地君之雪後；邱念祀君之閒；王仲柏君之修竹隨雲冷、振翼理雪毛、鼓翅啼碧波；郭捷孫君之紅掌撥春波；方益厂君之美的鷄蛋；謝雲厂君之廚房一角；劉理琛君之落日春湖；林悅明君之浴罷；樂社之火災；在技與藝上，均各有其特點，俱屬不可多得之作。此外如二我軒、英華、雲芳之照片，有大至五尺以外者，亦屬煞費經營之出品，而難求之於一般照相館者。

八　結論

就中國美術攝影之全體言，本會此次攝影作品，雖不能在藝術上佔得其應有之地位，但以短促之歷史與一部分人士之作品，而能有此成績，亦爲事所難能；謹就研究所及，略述管見如左。

藝術對於人生之影響與其價值，當世賢哲類能言之；但他種藝術製作，均須有特殊天才與長時間之修養，獨攝影多藉機械之力，可以省時省事，故攝影有通俗藝術平民藝術之稱。在歐美日本無不一日千里、繼續前進，即以日本言，共一九二八年之攝影團體共五百零四，團員達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七人。（據朝日新聞社出版之日本寫眞年鑑）中國地大人多多，於日本者十餘倍，社會上因傳統思想之束縛，對於攝影素不以藝術相視，遂致數十年來，略無成績之可言。近數年雖有學人提倡美術攝影，但全國攝影團體與作家，均寥寥可數。兩三年來，北平上海等處，雖亦有攝影展覽會，但一般民衆，對於攝影之傳統思想，仍絲毫未受影響；蓋可由全國照相館之出品中見之也。

論攝影勢力之普遍，當然要推各地營業之照相館，但美術攝影之發展，吾輩決不能責之於照相館；蓋彼等以營業爲本位，營業須迎合顧客。社會上均需要「秋毫可察

」之淸影，彼等絕不能稍糊；社會上均需要「四平四正」之升官圖，彼等決不能顧到黃金律或表情；社會上均需要硬光淺光，彼等決不能用軟光深光。換言之，要謀中國美術攝影之發展，首當打破現社會對於攝影之傳統觀念；而此種觀念之打破，全恃業餘攝影家之攝影團體，隨時出其精美作品，將美的印象，普及於一般民衆心意之中，一般民衆之對於美之鑑賞力增加，從事於攝影之人必加多，良好作品更隨之加多，則現在所謂「美術攝影」之概念自然隨之改變，照相館式之作品，亦自然受淘汰，眞正之美術攝影，將無形逐漸發達；國人多一分藝術陶冶之機會，民族的精神亦多一分發揚。造端雖簡，將畢也鉅；熱心藝術者，於此實不可輕忽之。

本會此次集全國各種出品之精華於一處，惟獨於攝影作品未能普及，實屬遺憾。但藝術爲藝術家本身之事，爲藝術前途計，固不可標榜自欺，爲社會種下惡果；而萃策羣力之合作，尤爲發展藝術、改造社會之要圖。中國之美術攝影，旣尙在萌芽時代，深願全國攝影界，本合作之精神，袪標榜之流弊，切實爲藝術努力。

在辦法上，擬請本會於閉幕之後，將精美攝影作品留存，移交西湖博物院。同時並

擬請該院陸續徵求全國攝影界作品，訂購世界攝影名作，與已有者另闢專室，永久陳列，以引起國人對於攝影之興趣而增高其鑑賞照片之能力。果如此，不獨可彌本會此次之缺點，且大有造於美術攝影之前途，幸高明有以敎之！

十八年十月五日

與俞慶棠先生論攝影

你在攝影上欲以小徒弟自居，大老師尊我，實不敢當。不過我在業餘以攝影自娛，已十餘年；在失敗的經驗上，或不無老馬識途之處，姑略爲談談。

你從事攝影雖不及一年，但因所用之鏡箱爲新式Rolleflex，在「攝」得「影」像之技術上，已無大問題。不過「張張有影，」只是初步中之最初步；即使不立志爲藝術的攝影家，亦須進一步研究擇景、構圖、配光、剪裁諸方法。

一般攝影者——尤其是初學攝影者——以爲攝影之目的只在隨時隨地留着影像，所以無論看見什麼東西，只要光線允許，乃至於不十分允許，便抽出鏡頭，對準目

標，用手將啓閉機關一扳，卽算完事。實則這不獨浪費時間與金錢，而且無形之中養成一種貪多務得、漫無抉擇的壞習慣，若果照某派教育心理者的說法，習慣而有遷移性（Transference），也許攝影的末技，會影響到生活上之其他方面。

上面的話，自然講得過於玄虛；但實際上初習攝影，若果漫無抉擇，在成千成百的照片中得不着幾張「畫面。」等到你走過「張張有影」的階段之後，偶然翻閱着舊「作品」來看看，一面感着牠們太不够欣賞，一面便覺得浪費金錢與精力太多，而興致索然。不幸而「反動」性發，便會不再與照相機親近。許多人初習攝影非常努力，等到「張張有影」之後，竟至將照相機束之高閣者，其原因大概在此。

你如要問何以大家對於攝影往往走入「先勤後惰」或「先愛後棄」的道路中？我想你是教育家，一定會明白其中的奧妙的，——這只是人類本能中的好奇心與好美心在那裏作怪。

攝影雖然是一種很平常的理化作用，但因爲牠的把戲變得快，初學的人爲着好奇心的驅使，而要種種把戲從自己手中快快變出；所以得着鏡箱，就恨不得時時刻刻

攝取各種物體，所謂精力與金錢的浪費，自然是不在話下的；等到「扳」的本事學着了，變把戲的欲望滿足了，於是好美心擡着頭要向舊的作品算帳了！

美是什麼？自然是美學上的大問題。可是人類對於美與醜之判斷，也正如對於樂音與噪音的判斷一般，是具有先天性的。無論怎樣不懂音樂，但是聽得樂音，必感愉快；聽得噪音，必感焦燥。照片雖非圖畫，但為平面的。繪畫上構圖、佈景的種種原則，均能控制牠。倘若一張照片構圖合乎藝術上的黃金律，片中的主景與陪襯配合得宜，無論誰看了都會覺得調和有趣，自然而然地注意集中於片上。驟看固感愉快，久看亦不覺疲憊。若果一張照片中只有若干散漫的影像，無組織，無主從，甚至於應當多者反少，少者反多，看起來不僅注意不能集中，不快之感便會無形湧於心中，而不願久看下去。這種天賦的美的判斷力，是我們從事藝術的根苗。若果它不能滿足，不快之感便去後面作怪，而不許我們前進到藝術之宮。這點根苗，是感情的滋養料，是人生的至寶。我們從事業餘攝影的人，既不以此為生活的工具，更不以之為達任何目的的手段；唯一的要求，便在能滿足這一點欲望。所以攝影者「扳」的功夫學得了，便當求美。

廿三年十二月



遷居與南京生活

——致陸費伯鴻先生——

現在發生一個不大不小的問題。

南京爲着趕修馬路，以便迎櫬，要拆去民屋數千棟，弄得小百姓叫苦連天，想在報上早已閱及。昨日聽說市政府要將我們房屋拆去，這樣一來，我們絕不能在南京再住了：第一是人多屋少，這回拆屋下來，最少有三萬人無住所，我們當然無辦法；第二，萬一能找得房屋，但是價格是高不可攀，像我現在二十元的住所，至少非百元租不着，而且不能得這樣空曠幽靜的地方；第三，這裏生活程度增高無規則，常爲倍數的上升，而且以後的南京，是一個政治中心，政潮發生固是以影響及於我們小百姓，就不發生，也受不住謀事者與官兒們的糾纏。我自去年來，即決定遷居他處，爲的是書籍太多，在工作進行中不便遷移，故未實行；現在既爲事實所迫，不得不遷，打算等着市府通告一到，即率領「羣衆」逃之夭夭！逃往何處，到是一個問題：但我絕對不主張遷上海！蘇州與杭

州南通都可住，比較起來，蘇州生活較廉，民俗較厚，杭州太遠，南通交通不便，所以我想還蘇州。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用人

——復陸費伯鴻先生——

老實說：我倆實是最易共事的人。我素日服膺曾文正用長不用短之言，自信頗能容物，對於某君尤其客氣；在滬爲之墊款、代索旅費，到寧由廉銘代爲照料一切；就是他這樣莫名其土地堂而去，我也不怪他。因爲照精神解析法分析起來，他之貿然而去，實是由於他的潛意識的要求不遂而然。辭職云云，不過是理由化的工具而已。根本問題是因爲他費去本錢過多（讀書的時間與金錢），現在的地位，無論如何，在物質欲、支配欲上都不能達將本求利的目的，而又無他種可以達目的的捷徑，所以結果便起變態作用了！不過從此我們在用人上可以得着兩種教訓：一、替別人算本利，否則縱能勉强一時，潛意識抬起頭來，便會鬧得像某君的結果；二、用人應以攷試爲原則，舉薦爲例

外，否則薦者並無成心，而「提起此馬來頭大」的社會心理，常常足以影響被薦者的心情與態度。孔二先生說：「才難，」舒大先生說：「用才更難，」這次若不是我倆平日能互信，恐怕要鬧得滿城風雨，不可收拾了！

十七年八月廿四日

治事與應酬

——致陸費伯鴻先生——

奉上某君致我一函；雖無關重要，但由此可以看見別人對我之輿論。彼以爲我歷來對人太直爽，因期望我作某某，或至少作某某，故有此懇切之信，我感其用意良苦，而知我似淺，初擬復之，寫未三行，即因事擱下，乃請其面談。於謝其厚意之餘，告以三事，頃暇，茲寫告。

一、我不願作某某，因其碌碌惟知以圓滑處世；我不能作曾文正，因我不能學到他的涵養功夫。我自審我之地位，爲文化機關之伙計，我應當盡我之心力，謀事業之發展，直接爲社會至少作我認爲有益之事，間接以維持我個人之生計，我之見解容有錯誤，

我的生活態度是極鄭重的；我不願爲目的而不擇手段，也不願爲手段而放棄目的。我尤不願爲謀個人之便利，而以社會文化攸關之公司爲孤注。

一、在現在，我不獨不列應酬爲常課，且將盡力避無謂之酬應；我願將我有用之時間用之於事業及個人修養方面，不願其浪費於應酬之中，而且要勸別人也要效我所爲，如人皆曰可殺，亦只有聽之而已。

一、我在地位上不能與某比，在一切行爲上，我尤不願以某爲楷模。他所能之事，我固有不能者，即能之，我亦不願爲。人謂三代之下惟恐不好名，我謂現在之人應該努力求實，實至名歸之名，纔是眞的。時間無盡，人生幾何，爲一時之名望與地位，而犧牲眞我，我不爲也。某某兩君之稿，一因已收有他稿在先，我不願爲同學而使公司收廢稿，一因我認爲不能用，不願因朋友而遷就：絕無好惡於其間也！

公閱之將毋謂新城之戇不可及乎。然而我殊無法枉已以直人！不知公意云何！

二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附某君來書

公地位日高，聲望日著，恭惟者固多，在旁議論者或亦不少。議論而善，竊聞之往往代爲色喜；議論而不善，竊聞之往往爲之不平。吾人持躬涉世，固當求其在我，不必以人之毀譽爲轉移；竊有所聞，患得患失，不值一笑。惟恐立言不得體，一味緘默，未免自私自利，故不問言之當否，掬誠以聞。

一日與某閒談，某曰：「一般人論及某君，多翹大指稱之；論及公則不盡然，不特有微詞，且有色然而怒者，果何故與？」推原其故，或者不外下列數端：

(一)公之個性頗重，處用世之地位而有遯世之行爲，不列「拜訪」「宴客」「閒談」爲正課，雖應酬而非所願，人日言交際，不惜藉地位而招搖；公則側重事業，將個人之利害得失置之度外，與大頭先生水乳交融，固非偶然。惟居今之世，不列應酬爲正課而處高位，行將國人皆曰可殺，必欲得而甘心，不僅影響於事功方面而已。曾文正翁松禪均爲書生，其家書中於「拜訪」「宴會」等事不厭瑣細

言之，未始無故。公非超人，又非絕世獨立，近因責任心之專，豈特私人酬應不甚注意，即於相依為命之著作亦多擱置。獨行踽踽，視泛泛應酬為不必要。曾翁皆有書生本色者，猶與不相干之人虛與委蛇，惟恐有目無餘子之誚；公竟視為卑卑不足道，無怪一般人論及公多嘖有煩言也。

(一)某君之著作，其內容若何，明眼人自能言之；而黨國要人幾無一不有評語，且一一登為廣告，求之與？抑與之與？此種淺薄的標榜，在公不為也，非不能也。

(一)公以事業為重，自不應予取予求作濫好人，要求不遂者多，造作言語者亦必與之俱多。

(一)某君之能文與否我不之知，而出一新書，倘作一敍言，多為古典式的敍述；某君未嘗不知此為過去的文字，不宜於今之世，然必多方揣摩迎合過渡時代士大夫的心理。

(一)公宅心直率，處事亦直率。「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無怪乎國人皆曰可殺也。

以我所知。某某二君於公固不致有何微詞，公未來所，而所中收有二人之作品，公來則未之聞。在公固有整個的計劃，非薄於二人也，而二人思之，公未來如彼，既來如此，果能無動於中耶！我出此言，固非有所聞，不過以其情攷之，爲鄉愿猶難盡如人意，而況薄鄉愿而不爲乎！

大人物前，說些一肚皮不合時宜的小氣話，態度是迂闊的，動機是誠懇的，幸勿見罪。

移售舊藏近代刊物

——復陸費伯鴻先生——

關於舊藏雜誌教科書及教育史料等移售於公司事，初以感於庋藏不易，經公提及，即欣然贊成，遂於一月中專人整理目錄。及二月底，目錄理淸，交公閱後，再細閱一次，依戀之念陡起；一月以來，幾於無時不爲此事躊躇。我依戀牠們，有兩種重大的心情在背後支配着：第一，這七千餘冊破舊東西，是我民國八年後十餘年來一手一足搜集購

置而來，我重視牠們甚至於比我的生命還要緊。記得民國十六年國軍初入南京之時，流氓乘機打劫，民家之被殃及者不知凡幾。那時我任何家花園，園內有兩口池塘，一叢樹林，我怕被火燒，特把一些教育史料如欽定學堂章程之類用茅柴（南京燒的都是茅柴）遮蓋着，放在右邊一個大池子的角邊。過幾日刼風平靜，某軍大呼打倒國家主義的口號，而且由衞戍司令部訪查反動刊物，我乃於黑夜率妻將醒獅全份用布包藏於何氏宗祠的屋樑上。因爲不敢用燈（該祠卽在我之寓所旁邊，祠主卽房東，居祠左側）我藏好下來，失足踏入神龕內，足傷十餘日行動不便。及十七年淸共，嚮導又爲禁物，我又如法泡製藏於祠樑內。那時許多北方及上海等處的刊物（國聞週報其最著者）常被扣留，適有一舊同學在衞戍司令部任郵政檢查職務，我多方設法與之交涉，我的郵件始得放行（我現在還存一册「檢查訖」郵戳之國家主義教育學）（以上二十日寫）。此後遷杭州遷上海，無不特別將這些古董愼重安置。我所以如此之寶重牠們，並非僅因爲我費錢費時而已，實由於這些東西素不爲人所重視；我國之所謂教育家者，大概多只知道引用現成書籍，尤其只知道引用美國的書籍。以教育學府自

命之堂堂南北兩大學，其圖書館似亦不曾有一部完全的教育雜誌或教育世界，更看不見幾部變法時期的教科書。我費了若干年的精神，搜集得一點東西，倘再不珍重，若干年後，縱有識者知道搜求此類東西，亦無處可得矣。第二，因爲我有歷史癖；我雖非專治史學者，但於歷史、尤其於近代史最感興趣。我現在尙能廁於教育家之列，就是靠這一點癖性。此癖性發揮到搜集刊物，便發生了兩種作用：第一是學問的研究，我曾因此而編成三部較有價値之書（即教育史料、教育思想史、留學史，）倘若我無這些破舊東西，則我在學術上，至多也不過替別人作留聲機而已，固不能有現在的建白，更不能有將來的希冀。我常想，我一旦離開中華書局而專力從事於著作，有此破舊東西作基礎，尙可有爲；若將這些東西移售於公司，則我離開公司，便一無著作之工具，學問上之研究固談不到，即生活亦將因無工作而無辦法。所以我不願捨棄牠們。第二是自我的擴張：此話似奇突，但有至理存焉。因爲一個人尤其知識較高的人，除去物質上之生活、事業上之工作而外，他的精神必有一種特殊的寄託，其身心始能得適當之調劑，而工作之力量始能强大。我是感情與理智並强的人，我好音樂、美術、文學；同時又好事業，好

研究學問。近年來，感情上漸有歸宿，但日常事務之處理，尙不足以盡我的理智力，且亦感得太單調，所以非在學問上謀出路不可。當我理智需要發舒的時候，只有這些東西能維繫我。雖然幾年來我不曾利用牠們作得些什麼，然而每有問題發生，我於徘徊其中之時，尋得我所欲得之資料，其樂眞有不可言狀者。這些東西誠然消費我不少的金錢（房租一項，即已可觀），可是我絕不抱怨牠們。牠們與我有如此之關係，所以講到牠們之移轉，便依戀難捨。

以上是我不願將這些東西移售於公司之心情，也就是對你本月一日之信久不作復之原因。

前星期邰爽秋君約我去大夏參觀其所藏之書報，談及他的經歷，又使我感到另一方面。在中國現在的教育界中，對於史料之重視，恐怕只有他與我兩人。他從十六年由美歸國之後，即努力於搜集教育刊物，只因他注重行政方面，而且時間較遲，故所集幾全爲民國十年以後的東西，雖然數目亦有七八千冊，但大部分爲各省教育行政之刊物，十年以前之東西固甚少，清末之物更少，初期教科書及學部時代的東西則幾絕

無。然而他連年奔波，由上海而南京、再由南京而上海、復由上海而開封、又由開封而上海，幾次搬運，所費固不少，遺失亦有之。而家庭不諒，尙每與之鬧問題；學校不諒，每每視爲累贅。現在大夏（他現任教育學院院長）雖然給他一間房子安置，然而現在的學校，很難說上長治久安。一旦發生問題，他數年精血所集之東西，將至無人承受，無處安放。聽其犧牲，心有未甘，善爲保存，力有未逮，言念及此，實使人心驚。我現在的情形，雖與他稍異，但要永久保存，亦是一大難事。在現在，個人經濟固然不易擔負，就是經濟上無問題，倘若我的兒女不成材，或成材而用不着這些東西，嫌其累贅，以之當廢紙售出；或竟不售而付之一炬，則不只是我之損失而已，社會上亦一大損失也。爲此種種，遂又決計移售於公司，以謀永久保存。

至於售價，頗不易言；因爲這些東西都是零碎陸續搜集而來，當搜集時，原爲一時之興趣所驅使而然，價格之貴賤初未計及，現在查原價固無可查，就是要計損失亦無可計（因爲從未分別計算其房租幾何，管理人薪金幾何）。無價而贈予公司，我現在尙無此資格（公或有之，然尙未敢必）：因爲我現在尙恃月薪爲生活，離去現職，便須

以著述爲生活（去年兩遭大故，重病三人，所負實多，更不敢相贈也）。此七千餘册舊東西，乃爲我之基礎資本，我何敢言贈。至於市價，更無從說起，一憑公命可也。（以上二十一日寫）

此外還得申明兩事

一、搜集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爲我十餘年來工作之中心，初集出版後，於教育研究者頗多助益。我之初意，本要從史料而正史，十九年至滬而後，因事務之牽制，竟無暇執筆著史；但編輯史料之工作，仍繼續不斷。現擬在一二年內，將從前編餘之稿以及擬增之件重爲整理，增編續集。整理時所需之材料，當然要從舊藏之刊物中尋求，擬請公司准予採用（但只抄錄，絕不剪毀）。

一、將來我如離開中華書局，從事著述，而需用此類材料者，擬請公司准予借出。

到滬四年餘，私函之長者恐以此爲第一。在百忙中而作此長信，第一是我對於那些破舊東西，十餘年來相依爲命，今一旦出嫁（雖然現在是待嫁時，將來亦未見得不可以閨女看待），未免依戀難捨，遂不覺絮語連篇。第二是我之學問上之研究工夫，都

是從此中得來，其中經過，平日固不曾與人道及，即自己亦未曾細想及此：乘此機會將我之治學精神，及個人性情說出幾分，留與後人供參考，亦未始無益。所以竟尋出時間而寫此一大篇也。

二十三年三月廿二日

人生

——致陸費伯鴻先生——

人生是什麼？一般科學家大概能有相當的解答。人生爲什麼？則集古今大思想家大學問家的心思才力，却不能得着一個確切的答復；這並不是什麼人生太神秘，只是人的生原來是無目的：未生以前，誰也想不到是要生，既生以後，誰也知道一定會死。只因爲「人」這東西太無用，明白知道有生之時即待死之日，偏偏不願立即去死，還要拼命地掙扎去生。在這生與死的長歲月中，只好本着個人的遺傳、環境等等假造一個目的騙騙自己、消磨時間。歸根講來，所謂人生當然是空虛的。不論你在生前作了什麼煊赫一世的事業，「大限到來，」不過是黃土一堆，枯骨數把，爲地下增加若干物質的

資料而已！

人生既然是無目的之一種不得已的事實，實際上也是一種苦難。這苦難的渡過，誰也找不着一種普遍的辦法，而且也不容有一種普遍的辦法——因爲這樣未免太單調——只好憑各人的主觀自爲抉擇。我素來持這種見解，所以我在倫理學上相信利己說和自由意志論；對他人之一切行爲，只要是出其所自願的，不論是社會上所推重或鄙棄的，我都一樣尊重。我的見解也完全爲這種見解所支配：所以民國十年我在吳淞中國公學要改造中等教育，什麼艱險都不避；十四年我從成都出來，不願作教師，什麼誘惑都不受；現在遇着有十年患難生死交之戀愛問題，我的素性能許我放棄平日的見解而與世浮沉嗎？盛意惟有銘之心版而已！

二十年七月十二日

「知識卽權力」

——致陸費伯鴻先生——

昨晚歸後，睡在床上，充滿了一肚皮話要向你再說。到現在始能有三十分鐘的時

間許我說。

我曾再三說過我們從前都只有應付而無計劃，所以弄得太不科學，昨天我們說到立定計劃慢慢做去，果眞不忘記而能脚踏實地作去，自然要好得許多，然而我仔細想過，還不是根本的辦法。

從前的應付固然是臨時的辦法，現在之所謂計劃還是臨時的辦法。因爲我們第一不曾爲全盤的具體的籌算，第二沒有立定根本的原則去指導我們擬訂計劃，應付問題。從前的事事應付固然是亂得一團糟，現在的片斷的計劃，結果弄得不好，便會成了系統的一團糟。

我是相信「知識卽權力」的，所以我的求知慾特別强，同時我也是相信人是有無限自覺的創造性的，所以對於現實總是不滿足。從前我們論命運時，你以打牌爲例，謂本事好的得不着好牌，無論如何都不會贏，不過可以少輸一點。這句話的末段已給「知識卽權力」的一個證明，（倘若我們對於牌有全知、全能，當然會全贏。）而前半之得不着好牌，在我只視爲物質條件之不具備，這不具備，一般人以爲是偶然，實則若

把齊牌、擲骰的手續加以研究，便可以發見其中的必然。所以在我的知識上不許我相信有冥冥的主宰在暗中作怪，也不許我安於現實的故常。這是我所以時時要動作，要爲有計劃、有原則的動作之原因。

根據我的知識與信念，我總覺得你於運用你的應付常識以外還得進一步從科學知識中求得有原則的計劃。有了原則，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很容易，這在你並不難：因爲你的經驗與天才遠過於人，只要把注意力一改動，將全部的一切與世界的一切過細估量，釐定幾條方針切實作下去，其有造於社會國家，豈僅如你從前所說之良相而已哉。這只看你對於科學有無信心，對於科學的知識願否研究而定！

我近來一面不滿於現在，一面深感到知識太不敷用。這種種自然是公司給我對於社會的實際經驗所賜予的。可是酣夢中的狂人，一旦被人叫醒而找不着出路，則比夢中更苦。

我非弱者，當然要自求出路。然而在人海茫茫中而竟有一個知己的你，當然是不能不呼求將伯的！

大家早已散走，工人掃得滿屋皆灰，只得擱筆！

二十年五月十四日

治學

——復孫佷工先生——

來示對於官場氣息，慨乎言之！實則此爲中國知識分子之通病：幾曾見所謂教授先生，出課堂入研究室乎！作人自有準則，你有宏願努力學術，儘管向前作去，存着只問耕耘的精神，孜孜不已，雖未見得即能收穫於今日，安知不收穫於來日。人生幾何，吾輩已及中年，如能作得一件心安理得之事，留存人間，亦至足樂也！

我常謂眞正的學問或事業，都是與生活背道而馳的。雖不敢說爲生活之學問與事業全無是處，但其效能絕不能等於純爲學問事業之學問事業。吾輩是人，當然不能不顧生活；但如職業上有固定之收人，對於生活有計劃，能節儉，而量入爲出，則不必將職業上之剩餘時間，亟亟於換取生活之資；即可以此時間，從事於純粹之學問與事業。曠觀古今來大學問家、大事業家因此而成功者，不知凡幾。「舜人也，我亦人也，」我們

雖未見得能希及前賢，但爲求精神上之安舒計，亦何爲而不效顰乎！偶有所感，遂不覺其言之長，竊願與兄共勉之！

廿三年三月廿二日

論畫

——復林叔和女士——

畫圖自然要構圖合理，但用筆亦得特別注意。中國文人畫雖有極好作品，但多憑天才，不一定可爲模範。我以爲無論習何種畫派，均不可不從寫生入手：西洋畫固以寫生爲入手的唯一法門，中國的專家，亦何嘗不如此。寫生之主要目的，第一爲訓練正確的觀察力，第二在養成表現觀察所得的技能。所謂藝術，雖然不是現實的眞，而是理想的眞，可是理想的眞，絕不能離開現實的眞。不過現實的眞，有美有不美，作者運用個人的智慧與感情取美棄不美，再將由現實所得的美的各部分拼合而成爲理想的美。所以我們對於藝術的判斷，第一要問其是否眞，第二纔問其是否美。倘所表現者，爲自然界、人事界所不能有之物（如牛鬼蛇神之類），則美即無所附麗。要達「理想的眞」

之目的，在技術上自當從寫生入手。你從前不曾習此，現在再習仍無妨：蓋此為習畫之基本方法，無論如何，都不可省去。（此一步功夫，在西洋及日本係中學以下的事情，中國藝專畢業，尚未有此訓練，可嘆！）在修養上，除多讀名家作品及美學美術史等，應多遊歷名山大川，身入民間，與現實生活接觸。悲鴻之有今日，已經經過十八年苦工，你在校六年，結果如此，自然不是你所預期。然亡羊補牢，猶為未晚，倘望從正路上走去，前途自有光明也。

二十年二月九日

家庭問題

——復劉棠猷先生——

惠書及魚翅均收到。萬里外不忘故人，至感厚誼。日前萍青來，得悉日出而起，孜孜於政。牧民者猶且如此，足徵世界果已革命；返觀吾輩牧書者，猶待六七時方伸腰，眞有愧矣！

令弟範猷，此間之老夫子也。賦性本厚，而又受吳鳳蓀先生多年之陶冶，宜其不明

古聖人「食色性也」之遺敎。在弟看來，兄與範猷之生活習慣，一爲農業社會的、鄉村的，一爲工商社會的、都市的；此二者本天涯地角，兩不相涉而相聚一處，各出主張，自然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範猷欲以彼之思想繩兄固不可，兄聞其相繩而拂然，亦不必：蓋天稟既有差異，習慣不能強同，各行其是，相觀而善已足，固不必效現時革命家之實行統一意志也。而且所謂是非者，不過是就某一觀點而言，若能洞觀一切，是非兩字，便很難存在；何有於相繩！更何有於拂然！

家庭本是一個過渡時代的東西，不過在理想的社會尚未建立以前，爲人道計，爲社會計，對於子女之教育，不能不負責任。兄弟儘可自由發展個性，努力爲社會謀進步，以冀殊途同歸。絕不可因偶然之意見而情感日淡，更不可置家庭於不顧也！

十八年二月一日

留學

——復某君——

手書早到，因近來忙甚，故未卽覆。函中云云，係青年常態，鼓舞弟有此志願之原因有二：一爲知識慾，卽學有門徑，因比較而自覺不足；一爲支配慾，卽現在社會之留學生，常佔優越的地位（此爲社會風尙所構成之潛意識作祟，弟固不自知也）。

出國求學未嘗不可，但習社會科學而欲勉强出國則可不必：第一，社會科學除去方法外，時與地之影響甚大。弟參觀幾處學校，卽對於現任教育者發生種種不滿之感，但所知者，尙是皮相之皮相，以這點經驗爲出國的基礎，到德國當更茫然。第二，學問不盡是書本，讀書只是間接求得知識之一法，入學校讀書，所得多是死知識。要眞能爲中國社會服務，應力求明白中國情形，更不可不深入社會；只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與博聞深思的習慣，無處不是學問，無時不可長進學問……。學問與留學，並無必然的關係。第三，出國求學與在國內異；在國內以受教育爲主，出國當以研究學問爲主。弟受畢大學教育，在國內有相當的研究能力，有充分的自學能力，去德則文字隔閡，自學且不足，更說不到研究；而且對於德國的一切，事前無相當的認識，一步跨入該國之門，亦只是目眩耳迷耳。於時間金錢，固不經濟；因觀察不確，以黑爲白，亦是常事。第四，中國留學政

策之失敗，我在近代中國留學史中言之甚詳，現在不可再蹈覆轍，以受教育代替研究學術。在富有資產者，亦不當於畢業大學後即行出國，致迷於外國習尙，而使國家與個人同受損失。第五，弟謂自審學力不够，不足以教人，而願恃賣文出國求學。須知平日對於吸收與發表無相當之修養，一旦欲以文字爲生，殊非易易。第六，弟所習者爲教育，教育是應用科學之一種，無論學力如何，終得以應用爲歸宿；如欲求應用，明瞭中國實際社會情形、歷史背景，較專求書本知識尤爲重要。倘於中國情形茫然而去德讀書十年，雖然對於德國乃至世界情形所知甚多，但到中國應用起來，恐怕仍似請工商業最發達的美國鄉村敎育專家，來中國內地主持小農制度的鄉村私塾，其圓枘方鑿格格不入之情形，可以想見。

總之，留學是研究專門學術的一種方法，但不是人人所必需，亦不是初畢業之大學生所當用，更不是經濟不裕如弟者所宜强用急用。只要能保持着與時俱進的求知習慣，即在社會上服務，亦能時時增進學識。如服務若干年，對於留學國之語言文字有相當修養，國情有相當研究，經濟有相當準備，出國去研究某種專門學術，自然甚好，但

現在則以爲不必急急也。

十八年五月十五日

注音漢字限制數量問題

——致黎劭西汪怡厂先生——

伯鴻昨日返滬，銅模事彼在京曾與雷張接洽過。現正擬最快最簡之辦法。長方字樣本，因重新排印，須遲數日方能寄上。惟弟以爲字數應加選擇與限制，就弟所知，小學用字，不過三千，常用字千餘；中學用字亦祇四千，常用字二千餘。卽就著作界言，除去特殊科學名詞外，普通所用之字亦不過三四千（弟不過認得四千字，寫文章用不到三千字）。此項銅模，不論作何用途，弟亦以爲五千字已足。多少年來弟曾想過許多限字之方法：前年敝處介紹基本英語時，曾發憤一時，努力於基本國語之研究，後因事務過繁，祇草得原則若干條於新中華發表。及閱國語會之議案，又將該項原則與趙元任先生商，且促其從速進行。當時他亦頗興奮，但恐職務過忙，至今尙未見其有何發表。弟以爲現在卽就平教會研究所得之基礎（照弟辦法，他們的基本字表千三百二十字，尙

可減去百餘），從事於基本動作之分析（我國研究基本字者，概從統計入手，是一絕大錯誤），以厘訂基本國語之字數。照弟之理想，若師基本英語之意，基本字不要一千，即放大言之，平教會之通用字三千四百二十字，亦儘够用。弟以爲用五千字鑄銅模，尙是浪費。倘先生等於此時以注音漢字爲限制用字數目之方法，事至便而功至偉。倘即照平教會之通用字鑄銅模，則所費減去一半，教部負擔固減輕，做處工作可快，而其他商家亦可省去睡在鉛版架上之閑錢。於推行上，便利甚多。乞熟商之如何！弟因苦忙，遂至能言不能行。倘能有三年閑暇，必將用一千字仿歐人辦法，重寫中國名著，爲公等吶喊也。一笑！

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附基本國語研究發凡

兒時讀書，即感着同義字過多，難讀難用。十四五歲肄業縣立高小，曾因當時（清宣統二、三年）簡字說之激動而妄想創用省字，（略如注音符號，但無系統、無根據，全憑一時之幼稚的幻想，）以期以簡馭繁。此項企圖，當然是一時的幻想，

沒有什麼結果。但此後二十餘年，我對於舊日典麗高皇之美文，不肯用功夫，發表意見從來不用僻字怪字，却未嘗不與此種幻想有關係。民國六年後，從事教書，亦每想到中國文字之不易，而思在舊習慣中求簡易之道；故每遇他人研究應用字彙者，均加注意。十九年服務中華書局編輯所，爲小學教科書之用字問題，更常與同人談到字數限制問題。但以對於語言文字的學養太淺，以及時間的限制，不能有具體的工作。二十年讀奥格登之基本英語，頗有所感；因擬師其意而創基本國語。當時對此事頗爲興奮，曾擬用五年時間之大部精力於此，竭數日之力，擬定研究要則若干條，並曾約定劉濟棻君共同從事。不料後來我以職務上的牽制，無暇及此，劉君亦有其他職務而不能兼顧，於是此研究要則若干條，終於只是要則而已！

二月初，見北平世界日報國語週刊第一二二期載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常務委員會的議決案，其第十二案爲編製基本國語，由錢玄同先生提議，議決由趙元任先生研究編製。這件事之當作，大約是沒有疑問的；但是要作得

好，却不是短時間所能辦得到。我現在雖然無暇及此，但我那時起草這幾條要則却費了一些思慮；雖然未見得有很大的用處，但總可以供參考。所以我把牠公布，不獨希望趙先生、錢先生及國語會的諸位先生指教，還希望大家注意及此，共同努力於創製基本國語，爲中國民衆省時間、省精力。

以下是我去年春所寫的原稿：

甲 語言文字在應用上的趨勢

1. 語言文字都是傳達人類思想的工具，其質量常因時代及地方而異，但有若干基本動作，基本事物，是全人類所共有、所必需，把這些基本動作和基本事物，分析清楚，配以適當的語言文字，則人類生活中的必要意思，均可傳達。

2. 文字是從語言中產生的，因時代的關係，語言有變化，文字也因而起變化；如宋儒語錄及元曲中所用之語，在當時本爲很通行的口語，現在則因爲言語有變遷，致其遺留下來的詞句，亦不能爲一般人了解。

3. 現在因爲交通日便，人事日繁，語言逐漸趨於統一；因爲語言逐漸趨於統一

之故，凡古語、土話也逐漸棄去，而用字也日趨單純。

乙　基本國語建立的原則

1. 言語文字之日趨單純，為進化上的自然事實，即利用此事實，從：(a)人類基本動作；(b)人生必需事物；(c)公共風俗習慣；(d)現有之兒童、民衆刊物（包括字典詞典）及其他研究者所得之結果（如王文新、陳鶴琴、莊澤宣、孫伏園等人所做的字彙工作）中分析其必不可少的文字，而規定其用字之範圍。

2. 為求適應現在國人的生活計，對於字的選擇，力求與口語的習慣適合。只在語詞中作因勢利導之整理工作，不作人為的強制改造。

3. 因此選字時在消極方面：第一須刪去非現在口語中所通用之字，（如俺、儂等；）第二刪去專為文言所用之字，（如欣喜之欣，敬悉之悉；）第三將姓氏、地名、學名上專用之字另列附表，以備檢查；第四將有音無義之字，（如喔、吱等）代以注音符號。

4. 在積極方面：第一選擇同義之代用動字，（如曉、懂、知同義，只選擇其最通用

之一字；）第二就現在習慣中求同音之代用虛字，（如方纔之纔，現在國語中多用才，則纔字即可不用，而以才字代，因才之用處多；）第三多用複合字代專用詞，（如汐即以晚潮兩字代；）第四引伸各字之意義而使一字兼數字之用，（如吃字可引伸當喝茶、飲酒之喝字飲字用。）

5. 同意字在原則上可代用，但與習慣距離過遠者，雖其字之用處不甚廣，亦保留，（如造與作本同義，但造屋不能說作屋。）

注音漢字應用問題

——致黎劭西汪怡先生——

頃上一函，諒已達覽。關於注音漢字應用問題，公等在滬時，似曾提及此種銅模鑄就之後，將由部通令各書店採用，小學教科書，均須用此項銅模印刷。此議實行，在推行注音符號之功效，自屬甚大。惟漢字之認識是否因此而生影響，頗有研究之餘地。弟於此事雖無具體的例證，足資證明；但因平日頗嗜音樂，因歌曲之簡譜正譜問題，時時懷

疑及此：我國維新以來，學校卽以唱歌列爲正課，但三十餘年來，除敎會學校學生外，一般學校極少能應用正譜者。前年敎部雖有明令禁止採用簡譜，但事實上，歌曲之非附簡譜者，少人過問，而一般學校之採用正譜敎本者，仍多由敎師附注簡譜。當時以求簡之故，種下一種簡譜之因子，致數十年後不易改正。注音符號之與漢字，雖非簡譜正譜之比，但頗有相似之處：此實可攷慮之一問題。弟意以爲民衆學校書籍及初小一二年之敎科書用注音漢字印刷，自無問題，（弟並主張幼稚生及初小一年生讀物可一部分完全用注音符號，北平孔德幼稚生能以注音符號寫信是其明證；）三年以上，除生字外，似不必用注音漢字。此問題關係重大，不幸而重演簡譜正譜故事，損失甚大。可否請公等提議，請國語會委託國內優良小學若干（東西南北均要顧到）實地試驗，俟有結果，再以之爲根據而定法令如何！一得之見，未審有當否？

二十四年二月十九日

今後教育出路問題

——復古柏良先生——

關於中國教育出路問題，弟因年來與社會稍有多方面與實際的接觸，眞是所感萬端，一言難盡。中國新教育之失敗，誰也不能否認，但出路竟當如何，實是不易解決的問題。除去唯心的結論不說，從唯物的立場言，所謂教育，是一種消費的建設，必得有剩餘勞動及剩餘資本，方足以言教育。在現在，外而國際帝國主義壓迫，內而軍閥官僚剝削的中國，一般人民，救死且不暇，如何能有剩餘勞動與資本受這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之教育！歸根結果，不在消極方面聽其自然，便得從積極方面去革命。果如此，教育已超過其本身之範圍，而不是教育者所能負擔。即退一步，認定此種工作，應由教育者負責，則對於中國現社會的經濟，應如何推斷：除去現在通行之理論與方法不談，專從唯物去講，從斯達林之理論，抑從托洛斯基之理論，或另有其他之途徑？革命之方式，採意大利式？採蘇俄式？抑有他法？均爲現在的急切問題而不易解決者。

唯心唯物問題，弟昔亦曾有所遲疑。馬克斯而後，黑智爾的唯心辨證論固已逐漸喪其勢力。然而宇宙果眞有絕對唯物的事實否？謂社會上層文化之變動，由於生產技術之變動而來，謂社會觀念形態，足以支配個人，固屬不錯；可是生產技術與社會觀念形態之構成，却不能不追問到心。別的事實且不說，蘇俄執政者之刻苦自勵，與以馬列兩氏爲教主的精神，又豈僅僅是物的關係所能解釋；此亦可以思攷之問題也。

二十一年七月六日


祭文

三十年來舊夢的片斷

——教育叢稿代序——

人類因爲有自尊的感情，而且有戀舊的習慣，所以一個人的注意，常集中於自己所作的事情。在無窮的時間與無限的空間之中，個人所占的地位，實在還比不上滄海的一粟，然而在他自己看來，却可以充塞宇宙，綿延萬世。這自然是科學家所視爲不良的誇大狂，不當讓牠滋長蔓延。但在他一方面，自尊與戀舊也有其特有的功用：譬如意志敵不住環境的壓迫與誘惑的時候，自尊的感情却能增加抵抗力；而抑鬱無聊的時候，重溫舊夢，却也可以得着一些安慰。所以牠們雖不曾如天仙般地受人崇拜，但還能永存於人類生活之中。

我非超人，自然也具自尊的情感與戀舊的習慣。惟其自尊，所以有些不被人重視的意見，自己還以爲值得保留，冀萬一的實現於未來，所以印行此集。而每當夜闌人靜，回憶到這中無系統、不足重視的意見的時候，三十年來的舊夢也就常常片斷地再現

於腦中。夢本來就不完全是事實，也不完全不是事實，但夢者却曾親身經歷過，而且在夢時也曾當作事實，却是實在的。我此集既名教育叢稿，自然在教育上曾經做過一些夢。這些夢自然不過是夢，但說不定因爲我的說夢而驚醒了他人也未可知，所以也就不問一切姑爲說出。然而夢決不是無因的，要明現果，當求前因，所以夢因比夢更爲重要。因而我於未說教育夢以前，先說夢因。

多少年來卽說了一些關於教育的話，現在並集已發表各種關於教育文章的一部分而印成此集，不知者或以爲我曾在什麼地方專門研究過教育或者是家有淵源。實則完全與之相反：我家住湖南漵浦之鄉間，原極寒微，能認字寫信的，算以我父親爲始。我生來就無兄弟——只有一妹——因父母鍾愛之故，雖也讀了近二十年的書，但除於十年前在湖南高等師範正式讀過四年而外，其餘的時間大部分都消耗於私塾、法政講習所、自治研究所、單級師範，連正式的中等學校都沒有進過。我在十四歲時雖然也曾進過縣立高等小學，但因爲好讀安徽俗話報，黃帝魂等書，而熱心於所謂革命運動，竟於十六歲時因作代表而被學校開除。雖然第二年中華民國成立，我可以安心

讀書，但因爲婚姻問題，家庭竟不容我繼續求學。我到常德入第二師範的單級教員養成所，都是昔年故友黃復琨、胡惠人兩人的接濟，與爲地方小學教育盡瘁而死的夏耀先的伴送；又一年由長沙到武昌，則全靠幼小相處的彭當年照料資助。初到長沙進游學預備學校，其志未嘗不大，無如有限的家庭接濟既經斷絕，學生朋友的資助更難爲繼，雖則日夕夢遊歐美，但終於是夢而已，暑假時不得不棄之而去武昌求自生之路。那時曾考入武昌文華大學的補習部，滿望開學能入正科爲學校服務，半工半讀；乃因湖南二次獨立，我爲湖南人之故，竟蒙武昌軍政府賜教而僅以身免，逃回湖南。到長沙已是九月，於求學不能、回家不願的時候，忽然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招生，素以誠實自命的我，那時爲個人前途計，也不得不做一次僞，向族人舒建勛借得一張中學文憑報名投考。榜放，雖幸被錄取，然而告秘者則非設法將我擠去不可，幸而當時的學校主持人，竟爲我「錄取學生，當問程度、不當問資格」的理由折服，允我在校試讀；直到兩年終了，始由臨去之校長符定一允將舒建勛三字，改爲歷來不用之乳名舒新城三字——在小學時，學名舒維周。而在高師四年中，每年五十元以下之零用數——書籍、衣服、膳宿、

均由校供給——少數由老父及賣文供給外，全恃黃胡兩君，及在長沙而認識現已去世的至友謝鴻範的接濟。近十年來，我固曾做過些教育夢，然而幼小無父母之鍾愛，破例早送我讀書——我四歲啓蒙，爲我鄉所未有——中途無黃胡彭舒諶諸君扶植，湖南高師諸師友——那時借文憑考學校，同學也多認爲大逆不道——寬容，夢固做不成，此集更無由與讀者相見了。所以我第一感謝未離學校以前栽培扶植我的人們——諸人中尤當感謝母親：四歲入學是她的主張，因婚姻問題而使我自勵，是她的恩賜。

我雖然在私塾與學校讀了將近二十年的書，但沒有一個地方使我滿足！當時不獨不想作教育夢，而且更恨教育家，恨學校。我憎恨的惟一理由，是「教育家的言動是虛僞的，學校的方法是機械的、湮沒個性的，既不足以使人作人，也不足以滿足人的知識慾。」我因爲環境的勢力，經驗的教訓，入高師的第二年，校中有一極大的風潮，也未曾參與，而對於學校的設施，更曾隱忍了許多自以爲不當隱忍的事情。但因素性好發表之故，還於忍不住時向公衆作不甚清晰的演說，向報紙投不甚清通的文稿。師友之中，自然有些人以這些舉動是無傷大雅，但却也有許多以爲「不當；」而尤以民國四

年暑假我與幾位朋友在長沙創辦湘南民報以後的批評爲最烈。雖因學校將於辦完我們那一級之後要遷併武昌，而蒙師長寬容，未致開除，但所得的警告却不在少數。爲「固位」計，於是由一好動之英語部學生，而轉爲在圖書館搬舊籍的呆子。然而我憎恨學校及教育家的潛念，也日深一日。

我當時既憎恨教育家與學校，當然不一定期望於畢業後以教育爲職業——當時唯一的希望爲新聞記者，教育只視爲不得已的職業——故對於教育科目並不特別熱心。只因好作文章之故，常向各英文雜誌中求材料，偶然由主任教師美國人S. B. Harvey先生指出美國某教育雜誌之The Gary School System一篇文章給我看，讀後深感興趣，乃據以作成「格里學校制度」一文，投京師教育報。披露而外，並蒙贈雜誌若干期——大概是民國四五年的事，現在報與稿俱無存——於是以後於翻舊籍，讀漸青年之餘，也不時注意教育問題。然而愈注意，對於學校與教育家的懷疑愈深，而腦海中也便常有怎樣做率眞的教師與怎樣辦「全人」——個性與羣性適當發展——的學校的觀念所佔據。

我畢業的時期爲民國六年暑假。那年上半年，就在長沙兌澤中學教書，那時所教的雖不是我在高師所學的英文，而是平日自娛的音樂，但却有一種做率眞的教師的意念，故在學校的舉動，也有幾分異於其他教師的地方。從那年下年起，音樂而外，兼教一班高年級的英文，自以爲這是「本行，」當然不會有什麼問題。那知第二年的春季，我因臥病數日之故，竟由學生簽名拒我上課，並承校長委婉說了幾點鐘的閒話，始把那件事情告我。其實我每日的時間大部分消耗於讀書、下棋及與學生談話上面，自然不是一個適當的教員，我早就知道了。然而自此以後，却對於教育更有興趣，而「怎樣做率眞的教師，怎樣辦全人的學校」的思流在我腦中所佔的領域更大了。

於賦閒數月之餘，竟有湖南基督教會在長沙雅禮學校開夏令學校，因原定講師他去，由我舊日的教師 R. C. Roberts 請我代講教育學、心理學。撫拾陳言，本無新義，而且初次擔任教育科目，更談不到什麼經驗。不知聽者竟爲我的浮言所動，竟於下年由此而任長沙長老會所辦之福湘女學校的教育教師兼青年會社會服務部的主任；翌年專任該校的教務主任兼師範科教師。那時候很想把平日「率眞的教師，全人的學

校」的夢實現其大部分乃至於全部分；在個人的能力內也曾盡了一些力，結果終以我要辦的學校與他們的目的相背，而以「我對於教會學校的意見與希望」一文爲導火線，於民國八年的十月離校。此次所得者除增進我對於教育的信仰而外，加上了一個「如何打破教會學校而援助思想受桎梏的青年」的新問題。

我在福湘女學時，除了自己受美國同事的影響養成一種讀書的習慣，比較多讀幾部外國書而外，實無什麼建白，不知何以偏引起長沙教育界許多人的注意；未出該校前，固不時被人請去講演，出該校後，更有學校請我作教師。然因看不慣當時「政教合一」的現象——時張敬堯督湘，教育界的情形很特別——除與同學方擴軍楊國礎宋煥達等幾人辦湖南教育月刊而外，只閒居長沙，賣文自活。這是我專從事教育文字的始期，時爲民國九年的上年。近暑假時因友人之招到上海，未及兩月，張敬堯離湘，湖南第一師範由易培基長校，倡言革命，乃於秋間返湘爲該校教育專任教員一年，平日的好夢，在那裏曾實現了若干——最少「率眞的教師」夢，是實現了一部分的——到十年下年，因與吳淞中國公學主持人的堅約，乃來滬任該校中學部主任。未來以前，

曾有若干條件，很想把平日的夢都逐漸現爲事實，乃入校未及一月即被攻擊，學生教職員——舊的——的傳單而外，上海的報紙有三四家在那時幾無日無關於此事之消息，而著論搭擊；學生學業犧牲至六星期之久，退學者達數十人。此時我一面對於學校與教育家的懷疑增多，而因爲痛心於學生廢時失學之故，更信仰教育。後來風潮平息，我們復職，直至十一年下年之一年半，因爲同事的思想相通，意氣相投，共同努力改革，在教學、訓育各方面都曾有所改進而尤注意於「做率眞的教師。」我的好夢以在此時所實現者爲最大，亦以當時的希望爲最盛。「做率眞的教師，」其權操諸教師自己，我們同事之最多數都同具有此夢，自然可以互相努力向此路上走；而「辦全人學校」的方法上却不是我們的學力所能創造，適道爾頓制遠從英國轉入中國，其方法有一部分適合於我們發展學生個性的渴望，我們也就冒昧地採用了。渴望我們的舊夢逐漸由試驗而漸進於圓滿的境地。孰知好夢難長，又於十二年一月因不能解釋的誤會，與幾位朋友同離該校，而遷居南京。

到南京，以一部分時間在東大附中江蘇一中教書，餘則從事教育文字：因爲道爾

頓制之「新，」很引起國內教育界的注意；我也在這「新潮」之中，得着機會，不時在江浙皖鄂湘各省漫遊。於耳聞目見之餘，更懷疑於中國教育——不只是教育家與學校而已——到民國十三年下年，抱着考察的目的，受了成都高師之聘。歷盡了天險，得達「富庶小巴黎」的成都。到時雖然在梧桐落葉的時候，而溫暖如初春的氣候，純樸優逸的民俗，勤儉好學的學生，都足以弛解過慣江南生活的遠人的緊張精神。雖然居校稍久，有點感觸到精神食料的缺乏，物質設備的簡陋，但自以爲做「率眞的教師」的夢，大概是不會發生問題的；而且希望由成高學生間接推及西南的教育界。那知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竟蒙該校校長以犧牲兩女生爲手段，公函督署請兵逮捕、通緝我，親率教職員學生在全城搜索我。若非識與不識之青年數十人不顧一切，四處尋我，阻我歸校——其時正因事至友人家——新知李劼人冒萬險，嘗盡苦況，替我被拘於督署八日，林梓鑑全家的維護，陳岳安劉曉卿設盡計策使我脫險，二女生堅貞仗義，威武不屈，我的血早已染該校校長的請兵的公函了，還能在今日與諸君說夢！這一次因爲由我而被犧牲者多人，所得的印象，自然特別强，而懷疑現行教育制度與信仰教育勢

力——也可以說思想勢力——之念也更增。

我每經一次風波，對於教育的信仰更進一層，夢的範圍也擴充一步：以前只在狹義的學校教育內打圈子，以後或將擴充到廣義的教育、人生活動之全體那面去。這自然於我的天稟有多少關係，然而無兌澤中學、福湘女學、中國公學、成都高師的鞭策，我決不會今日向讀者說夢，並預備將來還要向讀者說夢了。所以第二我當特別感謝以上各校的人們——尤當感謝的是成都師範的校長：因爲由他我始得多知道一點人生之意義，多證實一點教育的力量。

我於民國六年暑假從湖南高師畢業之後，八年間經過八校——湖南兌澤中學、第一中學、福湘女學、第一師範，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東大附中，江蘇一中，成都高師——三省區——湖南、江蘇、四川——各校任事的時間最多只一年半，而任過事的八校之中除湖南一中、東大附中、江蘇一中爲兼職外，任專職之五校只有一個湖南一師容我好來好去，其餘四校都是「不克保持令譽而終。」我想：我不僅是一個不良的學生，並是一個不祥的教師。爲社會安寧計，爲明哲保身計，我均當於棄教師不爲之餘立即

停止說「教育話」，何敢再於此時向讀者說舊夢！

可是爲安寧嗎？什麼是安寧？爲保身嗎？保身何用？我自然不能說我的夢都能成事實，但爲個人、爲人羣計，却不當連夢都不做：因爲個人在全社會中雖然說不定不及滄海之一粟，但滄海無此似粟的細流，決不能成其爲滄海，而個人這如粟的細流，如不盡力奔躍，固有負自己，也因負自己之故使社會受影響，而有妨社會。倘若人人都效緘口的金人，將所有的思慮都蘊蓄於心中，致好友求欣賞的資料不得，仇敵尋攻擊的資料亦不得，不是最枯寂的事嗎？所以我本夙昔「率眞」的信念，將我三十年來關於教育的舊夢作大綱的敍述，安慰自己的感情而外，並望能引出眞正「率眞的教育家，辦些全人的學校。」

半年前並不想印此集，因在報紙雜誌極形缺乏的成都高師講教育方法一類科目，每每想引自己的意見不可得，偶然在兩位朋友處得其集稿，遂打動彙印的動機。當時原想將十年來關於教育的文章一一錄入，只爲素不存稿，無處彙集，只得將民國十年以後散見於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中等教育、新教育、教育與人生五種刊物而未經

編入其他書本的文章擇要重編;略分爲道爾頓制、中學教育問題、教育評論三大類,每類又附與其性質相近之文若干,以便讀者。謹在此誌謝代我彙集的兩位好友,並上述五種刊物的記者。

這册所集雖然說有許多是以我的舊夢爲出發點,然而不盡是夢的實現。讀者讀完此篇說夢文章再去讀正文,大概會失望的。果如是,我希望讀者告我,我並望讀者將此集看作「前夢。」「正夢」何時做,能否做,却有待於社會的鞭策!更有待於讀者的鞭策!

集中所有的文章都曾經發表過,因爲學力的關係,本已無甚精義;加上這篇自傳式的長序,或更使讀者生厭。然而讀者果欲讀此書,也許希望略知我這不學的歷史,故寫此篇介紹自己。倘若讀者爲我這不學的生活史觸發着而去研究實際教育的問題,那更是我所祈禱而且願執鞭相從的!

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南京

致青年書敍

——致讀者代敍——

讀者諸君：

這本小冊子是我立意獻給青年諸君的。我想本書的讀者，大概是青年罷！所以再趁此機會談談我對於青年所要談的話。

我在致中學生書說過：「我是寤寐追念青年而青年已棄我而去的一個人；」從這句話中，諸君最少當知道我現在已不是青年了。可是十幾年前，我也一樣地像諸君的年青，更一樣地被人稱爲青年。

時間的輪子一天一天地向前轉去，社會的文化，也跟着牠一天一天地向前推進；我青年的時代當然不及諸君現在的好，我青年時代的環境和生活恐怕也有許多不及諸君之處；可是，那青年的黃金時代，却無時不引起我深長的、甜蜜的回憶。

我常常自己問自己：「青年的生活何以時時要喚起我的回憶？」我必不假思索

地說:「因爲牠太可愛了。」倘若你們再問我何以「可愛?」我便不能立刻答復:因爲這祇是我的「靈感,」沒有適當的語言可以表現牠。這靈感、在諸君的現在,還不會得到;能得到這種靈感的人們,恐怕又會要以「長者」自居而不肯向諸君說話。可是我愛青年,尤其愛我青年時代的生活:我雖然不能有適當的文字,將我這靈感一一表現出來,雖然不能將我青年時代的經歷一一告訴諸君,然而至少我可把常常回憶的資料,歸納作幾條抽象的東西寫出來,一面藉以作我和諸君精神上交通的媒介,一面發抒我個人久積的情感。

人生的隔膜,我以爲是事實上無可免除的;但是,在程度上、却可以有很大的差異:就人類講,凡是文明程度越高的,機詐隨知識而發達,彼此相互間的隔膜也越大;就個人講,年齡越大的,社會上的經驗越多,對於人生的隔膜之感,也跟着加大。這是人間的共同缺點:在個人雖然有例外,在人類的全體則無法補救。所以隔膜之苦是人生的共相:「我」如此,「人」也如此,諸君現在雖或不如此,但有一日之必須如此,是可以斷定的。

諸君現在的生活，雖不曾完全埋沒在機詐的社會中，但現在社會上的種種事象，已有形無形地攪入你們的心影之中，而把你們兒時的天眞打破了。可是你們還有幾種未盡泯滅的特質，令人羨愛不已；牠們雖然不能把人生的隔膜完全消滅，但可以減去許多：這就是愉快的心緒、豪爽的氣概、勇敢的精神。

這三種特質是人間的至寶，是文化的源泉；個人的生存、社會的綿延，都賴牠們維繫。現在的諸君或者不知牠們之可貴：但是人間世驚天動地的大事情，不能動搖你們的樂天觀；出生入死的險問題，不能阻撓你們一往無前的眞精神；機詐萬端的惡社會，不能湮滅你們待人的赤忱。你們的世界是快樂的、率眞的、平和的，社會上一切的苦悶、陰詐、困窮，縱能偶然侵及你們，也絕不會使你們如實地感着。這樣的行爲與態度，自然也是「成人」所能有，但絕不是長於利害計較心的「長者」所能一一辦到。在諸君，不必藉特殊的修養與訓練，祇要順着你們的天稟走去，就會踏上這些路道：這豈不是黃金不易的寶貴時代嗎？

我感着人生隔膜之苦，便常想到這人間的至寶，更常回憶到這些至寶在我青年

時代所開的花，所結的果。我現在自然極力要永續地保持這些至寶，但同時更望諸君能寶貴牠們，善用牠們！——這是我久積於心的夙感，平時不曾說過，在本冊的各篇中也不曾說及的！

這冊所收集的六封書信，是我於民國十五年至二十年所寫的，除去致中學生書一篇外，都曾發表過，附錄一篇，原載在我的教育叢稿第一集中；因為所討論的問題全是關於青年的，而青年諸君又不一定需要購讀那書，故而轉錄於此。這些書信所討論的問題，大概可以分作治學、治事、戀愛三類。前兩類，一般所謂學者倘有時說及，第三類也許為着「尊嚴」的原故而少有人願說。在我，則很相信「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話，而以治學治事為謀飲食的工具，戀愛為解決男女問題的大道：所以一併說出。不過為着時間的限制，關於各方面——尤其是戀愛——的意見還不能儘量如實地發表。時間許我，也許再能寫一部人生論或戀愛論與諸君相見！

各篇所說，是見解也是經驗。這些見解和經驗是後時代的，同時也許是先時代的；許是於諸君有益的，也許是無益：這全憑諸君各人自己的立腳點去判斷。我祗知道寫

我所要寫的，說我所要說的；其他的一切，不但寫的時候不曾想到，現在也不曾顧到。不過我得申明的，這册各篇所說，都是些人生的枝節問題，並不是什麼社會改造、國家建設的根本大計。望諸君不要把枝節當作根本；更望諸君永續地保持那三件至寶，而努力於人生隔膜的減除與根本大計的建立。青年雖棄我而去，我却很願爲青年作執鞭的衞士：諸君想不我遐棄罷！敬祝諸君健康！

二十年二月十日上海

故鄉序

此書係由民國二十年十月我歸家省視父親的病於途中寫給在鎭江之友人揖君的書信整理而成：其中所述，除故鄉的景物而外，頗多關於家庭的瑣事，尤其是關於我父親的病狀和他的性情言行的記載。可是此書與讀者相見時，我父親的墓木已拱——他逝世已將一年了！

我自民國四年夏與友人在長沙創辦湖南民報以來，常常以文字爲資生之具，十

四年夏，脫離教書生活之後，則幾於無日不執筆爲文；但至十九年任職中華書局編輯所，每日所有的時間差不多盡爲事務所埋葬，平時除去隨手翻閱報紙雜誌而外，很少有暇讀整部的書，更少有暇執筆撰文。二十年十月十二日得家電謂父親臥病故鄉，匆匆於十三日由滬起行歸省。那時旣不詳知父親之病源病狀，中心忐忑，至爲不寧；而其時正當「九一八」事變之後，國聯無靈，對於國事亦復憂憤交集。歸程的十餘日中，精神鬱結異常，無術解除。乃於無可如何之中，時時致函榟君以自遣，因而對於途中的見聞以及當時的感觸敍述頗詳。十月二十四日抵家，父親的病已漸愈，在家僅住三日即起行返滬。返滬時係由安化之煙溪乘民船順資水至益陽，因水涸行緩，枯坐船中，更感無聊，又將在家中及途中的情形筆之於紙，以冀消磨時間。至滬而后，榟君將所有函稿歸還於我，復閱之餘，很覺其中所記，在個人頗有足資回憶之處，在社會問題或農村生活的研究上，或亦不無可供參考的地方；而幾年來艱於「執筆」的發表慾，也可藉此略得滿足。遂不計文字之工拙，於前年冬略爲整理由寶慶至溆浦之一部分記載交漸中華發表。

本書原係私人通信，執筆時本無何種有計劃的組織。但事實的自然連貫，則以我父親爲中心，故本書的內容也自然而然地以他爲主體。在當時，他對於想見孩子們的心是如何的熱烈；就是我，也切望其「陰壽」的話實現而冀其於身體復元之后，到上海來安居幾年：不料他於二十一年春，正、準備起行的時候，適逢上海「一二八」之變作，致使他欲行又止。此後他屢說東下，但因家事的種種牽制，終於不能起行，去年二月初，他以偶感風寒而臥病：起初以爲小恙不足慮，不肯以病的消息告我，及至三月二日上午九時臨危之際，遣人至縣城拍電，則我縣電局又於前年因故撤銷，直至三月十三日，我始得丁緒丞先生報告他病危及噩耗的兩封信；而我因公司趕編新教科書主持乏人，奔喪亦不可得，只遣妻賀菊瑞率長女澤湘還家料理葬事。

他們去後，我於處理職務之餘，在家庭中且須以一身兼作嚴父與慈母——照料在滬的五個孩子——事務之繁雜固不待言，而孩子們的天眞，更無處不增加我的悲慟：他們的年齡都在十一歲以下，當然不能體驗人間世的苦痛：他們不曾見過祖父，也無從領略祖父的慈惠；可是他們從相片和我們的語言中，知道那鬚髮盡白的祖父是

和靄可親的，是痛愛他們的。在他們的想像中，那和靄的祖父，終有一日會來到他們的面前，帶給他們以種種可愛的故鄉土產，他們也可於接受那些土產之中，領略他的厚愛。可是現在祖父逝世了，他們的希望都成泡影了；然而他們的「赤子之心」却不相信人間眞有死的事，而常常在我面前爭論着祖父一旦到滬將可得着些什麼東西的問題。此時，我既不願將人間之死的種種事象明告他們，以打破其美滿的幻夢；同時也不敢將我的悲慟在他們的面前表現，以擾亂其愉快的童心。只於他們睡眠之後，獨自翻閱當日有關於父親的記載，冀由文字喚起我更強烈的記憶，以期從回憶中重新回到我父親的慈懷，而藉以排遣我的悲慟。此時，我因父親之不易作而更感到我父親昔日處境之艱難。爲追憶我父親的音容計，我應當常常閱此。爲孩子們將來知道祖父計，也當將此冊長久保存。同時，我更想到：近數十年來，因西洋文明之輸入，中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發生劇烈的變動，在這劇變的社會中，父子之間，常以「時代」的關係，而發生種種問題。我父親能以農村社會的眞正農人，造就一個適應工商業社會生活的獨子，相處近四十年而無所謂「父與子」的時代衝突，且能時時引導我、鼓勵我盡力社會；

他那和善的性格，慈愛的熱情，勤儉的習慣，堅毅的精神，開展的思想，大有可足資我們這時代作父親的效法的地方：所以去年冬又將原稿重爲整理，加入照片以成此册。——爲讀者便利計，並將一月間之連續的事實，分爲三編：第一編歸程雜拾，記由南京至漵浦的旅程；第二編故鄉瑣記，記家庭及故鄉的情形；第三編資淵漫錄，記資水民船上與在長沙時的生活。

再此書所述，雖然是以我父親爲中心的家庭瑣細與當時耳聞目見的社會斷片，可是這中的瑣細與斷片，大概是現在中國農村家庭與農村社會的普遍現象，則此册或亦可視爲「現代中國」之部分的眞實史料。倘讀者能擴而充之，不專以「私記」視此册，而以之爲研究中國社會問題或農村問題之具體之旁徵，或以之爲從事文藝的現實材料，實爲我所深幸；若作父母兒女者，能由此而有所啓示，使這過渡時代的家庭中得減免一些「父與子」的衝突，則不獨爲我所企望，我父親在天之靈，當亦所樂聞也。幸讀者有以教之！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上海

蜀遊心影序

這本小冊子是從民國十三年秋至十四年春一些不關重要的家信中選出改編的。當寫信時，固不曾想到要印行；今日竟與讀者相見，是由幾種偶然的原因湊成的。

我因從事教育有年，平日所寫關於教育的書冊有好幾百萬言；但是，除了爲他人作留聲機器，實在太少有自己要說的話。這些書信，雖然不能盡把自己要說的話一概寫上，但已寫出來的尙不是違心之言。所以因妻之慫恿，便於十六年夏把牠選輯改編。

其次，蜀道難行，自昔已然；民國來，雖然重慶以下，直通航運，便利與速度均遠勝從前；然而重慶以上之難行，並不大異於往昔；其風俗人情之特別，有許多地方竟是我們常住在交通便利地方的人們所夢想不到的。這些，在個人，固是一些不易得的經驗，對於社會學家、文學家等或許尙能供其實際的參考。這些書信，雖然不成什麼體系，但所記的都是當日的實在情形。若有人於領略「川菜」之餘，想望飽嘗眞正四川風味而不可得的時候，讀此記載也未嘗不可權當臥遊。

第三，我從前的生活，都是圈定在教育的圈子裏的：教育家雖然也一樣是人，但因爲事事要顧到「爲人模範」對於人生的眞滋味也就嘗得有限。十三年秋去成都，雖然仍舊是做教員，而環境的變遷，長途的跋涉，很使我從孤獨的寂靜中領略了許多人生滋味，而走到了人生之門。在十四年的春間，成都高師師生的一部分假着所謂戀愛問題爲我造了一個絕大的危險，除了把友人李劼人牽連到受了一星期的縲絏之災，自己也幾乎喪了生命。而所得的教訓也就最大：我雖不敢說此時以前與此時以後的我，完全兩樣，但對於人生與社會的瞭解，却因此而進步得許多。也許我現在與未來的生活，有形無形都爲那次的事變所影響。此行與我個人既有這樣的關係，把已往的事件留存着作回憶的參考，亦未始不是有益的事情。

根據以上的三種原因，所以竟把這些不關重要的東西印行了。

現在還得補述一件事：

我在成都數月，往來的朋友很少；除劼人外，過從最密的，要算陳岳安。岳安的性情與人格在書中已略述過，讀者可以推知其行事之光明與待人之誠摯。但有一件慷慨

好義的事，當時囿於勢力，不敢申述。現在因爲出版的時間延擱，一切都成過去；而且他於十六年冬不幸在渝成途中覆舟而死，更不懼惡勢力的侵襲，故我可在此簡要說說：

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劼人因我被捕之時，我正從劼人家中避入他家（他們前後門相通），他並設宴款待。食未及半，忽聽得劼人家中人聲沸騰，他知道劼人必被捕（後來方知道這是他們預定的計劃：因爲劼人捕去雖不免受苦，但生命無危險，我不幸而落在他們手中，必死無疑）。而且知道一定要搜索他家，立即逼我易裝，由後門牆上跳入其鄰居楊家（亦劼人親戚）。等到騷擾過後，又於夜間接回他家。經過三日，外面風聲緊張，他家不能再居，更於深夜護送他處，不五日又改送他處；及劼人出獄，復共同設計護送我出城。自四月二十九日午後四時至五月十一日晨五時之十餘日間；無不竭其全力爲我謀安全：劼人家庭的安慰，各方消息的探聽，以及經濟供給，行裝整備，無不由他一人任之。當我住他家三日間，更每終夜不眠爲我防護。我深知道在當時的險惡情形之下，劼人與他缺少任何一人，我均不能倖免；劼人與我雖爲初識，然而同爲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平日精神上尙有交通；他則平日與我既無何種關係，而且他的

生活完全建築在經營書業上，更絕對無所求於我。他冒險爲此（當時若有人確知道他救護我，他必被捕，他的華陽書報流通處一定被封），完全爲行其心之所安。他這種熱腸俠骨，是我有生以來所未見。我當時對於他，除了自卑的感情外，連「感激」兩字都不敢說。然而他爲着惡勢力的逼迫，竟不能容許我在關於此事的任何文件上說及他的姓名。如今他死了，明知說出來他也無從知悉，且不知道是否他所願聞；然而五六年來，我無時不耿耿於此事，更無時不思一吐爲快。我之爲此，也只是行我心之所安絕不是爲表揚岳安而然，更不是爲報答岳安而然。岳安有知，想亦能諒我恕我也！

十八年九月一日誌於杭州

湖南教育月刊停刊宣言

本刊自去年十一月發行以來，到現在已出至第五期。爲什麼忽然要停刊？這中間的原因，不僅是本社同人要宣告國人，就是國人想也是急要知道的。本社同人，今以最眞摯的情感、最誠懇的態度，鄭重宣布如下：

我們未講本刊停刊的原因以前，有幾句話要聲明，使國人明白我們的地位，及創辦本刊的由來。我們都是湖南中等學校的教職員，服務於湖南教育界者，已非一日。歐戰而後，在我們看來，覺得我國的教育，非得改造不可；湖南的教育，尤有改造的必要。所以集合起來，發行本刊。原想本我們一得之愚，貢獻於全省教育界之前，冀於教育前途，有所裨益。是絕對的自主，決無絲毫作用於其間。這話既聲明了，現在再講我們要停刊的原因。

（甲）內部的原因

我們內部的原因有兩種：一、學識淺陋。我們所講的學識淺陋，並不是客氣話、門面語，實是內心的自覺。從出版至今，其中所發表的言論，我們自己發見的錯誤甚多。捫心自問，非得再切實研究幾年，不足以在社會上有所建白。與其以我們的昏昏，使人昏昏，不如停刊以免遺誤他人。二、行將星散。我們既是湖南中等學校的教職員，是恃勞工——教書辦學校——以爲生活的。現在湖南的教育怎樣，全國人都是知道的。既不能有我們勞工的地方——且不能有我們容身之所——自不能不向他處尋謀生路。入既

散了，本刊決難按期發行。與其敷衍延期，不如停刊，免勞讀者的懸望。

〔乙〕外部的原因

講到外部的原因，我們早已流涕，且不是幾句話所能講得盡。現在也把他分作兩種來說：一、湖南無教育可言。我們發行這月刊，是要研究湖南的教育問題；所以每期所講的，都偏重於湖南方面。現在湖南的教育，完全死絕——目前湖南也有少數的學校，掛牌開學，但與我們所講的教育無關。要研究問題，必要以事實為根據，現在湖南既無教育可言，講些空話，又有什麼用處？所以我們決計停刊。二、在積威之下不能盡所欲言。湖南政治的大概，國人想有所聞；湖南的出版法，局外人恐不知道，這中間的詳情，非數言能盡，也不是我們所要講的。簡單說：就是無論發行何種出版物，必要經政府的允許，所有稿件，都要檢查——沒立案及無社址的出版物，則派員在各印刷所檢稿。本月刊既無被政府允許的資格，只得私地發行，故出版半年，竟無社址。至印稿的困難，更所難言。因之每期所發表的言論，大半含糊不清。我們自已看得非常慚愧，讀者作何感想，更可推知。與其這樣吞吐囁嚅，講不澈底的話，不如停止。

總之我們發行這月刊，是內心的自主，停止這月刊，也是內心的自主，決沒帶有別種意味。本刊此時暫行停止，但我們抱着向上的宏願，無論何時何地，總是本着此志，切實努力；遇有適當的機會，便將再與國人相見。至承國內外諸同志所交換的報紙雜誌，並請卽日停止郵寄。

本刊停刊的原因講完了，我們還有希望國人的幾句話，也簡單附在下面：

一、我們以爲要解除我國政治的暴戾，必得權操諸我；必得民衆的大聯合，然後可收效果；僅僅請願，不是辦法。所以希望國人切實從根本的事實上努力。

二、湖南人——我們也在內——從前年來，所得的痛苦的經驗極多，此後要竭力求精神上的結合，共謀補救之道；再不要高談闊論，各立門戶。所以希望湖南人本着互助的精神，切實努力，永不要再發生互相傾軋的行爲。

民國九年三月

中華書局編輯所

圖書評論將於九月一日出版了，劉英士先生連來兩信，催我趕做一篇文章，約略報告中華書局編輯所的近況。這篇文章的執筆者，當然我最相宜，就是我自己，也很願意乘此機會，將我們的情形，告白朋友和社會。可是提起筆來却又感到沒有什麼可說。這不是我有什麼顧忌，不能說，或不肯說，只因爲：第一，我們的組織，在世界的出版業中是一個很畸形的；第二，中華書局的一切，都是不成文法的，很不容易找出一些系統的東西來。

中華書局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是一種私人的企業。從牠的本質講，一切進行，當然要以營業爲本位。照歐美各國及日本的習慣，只有出版部負出版上的責任，所以一切出版的方針與大計，均由出版部規定，編輯不過按照出版部所規定者爲事務上的努力而已。因此，他們無獨立的編輯所，除了整理校對的人員而外，更少常設的編輯員。中華書局雖然是一個近代式的企業，但是她的一切，都不能與現代其他國家同類的企業相比：從組織方面講，她雖然有出版部，但只是一個偏重事務的機關，關於出版方面的計劃等等，大半是編輯所和總經理主持。

中華書局編輯所現在共有同人一百零二人，但也說不出一種嚴格的組織。大體講來，全所的地位，是與總事務所、印刷所、發行所同等隸屬於總經理之下。全所設所長副所長各一人，辦理所中事務。現在組織：所長之下，設總編輯部，有文書事務人員掌理本所文書庶務（但無會計，因一切收支，概由總公司會計部辦理）。編輯方面，有教科圖書部、普通圖書部、辭典部。各部有主任及編輯，校對及學生。但全所的工作都是溝通的。各同事平常雖然有各人的經常職務，但遇緊要的事情，大家均幫同工作。為編輯上參考之便利，附設有圖書館，但館長由所長兼任，故只有幾位處理事務的人員。

中華書局在形式上與性質上，雖然是一個私人企業機關，但對於國家的教育和文化，同時也想顧到。因為要謀公司的生存，不能不注意於營業，同時覺着過於蝕本的東西，又非營業所宜。在這「左右為難」的境況中，我們只好兩面都「打折扣。」這就是說：凡屬與營業有重大利益，而與教育或文化有妨礙者，我們棄而不作；反之，某事與教育或文化有重大關係，而公司要受較大損失者，也只得棄之。換句話說：我們只求於營業之中，發展教育及文化，於發展教育文化之中，維持營業。因此，我們在營業上，無鶩

人之成績；在教育與文化上，也無特殊的貢獻，而成爲所謂中庸之道的「中」了。正因爲要做通這個「中」字，我們的出版計劃和編輯上的人選，就都感到異常的困難。

現在先講人選：我們要替教育與文化上做點事業，自然需要專門的知識，然而爲着經濟的限制，不能養活專門的學者；同時又不願自作聰明，强不知以爲知，因而也不能不要求相當的人材。老實說：我們用人的條件嚴於官廳及學校，我們的待遇，却不能超過官廳及學校。我們的同事，所以還能維繫，第一是靠着各人的志願與興趣；第二是靠着同事的感情：第三是靠着用人大公無私，進退黜陟，不講情面；第四是靠着生活比較的穩定。

我們從理論上知道凡屬眞正的事業，總需要熟練人員去處理，在事業上更感到熟練人員之必要。所以我們的同事，在未到公司以前，固然要經過很多的考驗——除去幹部的職員，差不多都是經過考試的；既經進公司經過相當試驗期以後，除另有高就、自動去職，或公司營業方針有變更外，中途是很不容易去職的。我們公司創立，不過二十一年，同事服務達十年以上的很多，並有將近二十年的。

這種長期的持續工作，於社會及個人，自然都是利多害少。但一個人要能十年如一日地忠於一種職業，在現在的社會中，却不是容易辦得到的。這不是說沒有毅力的個人，而是由於社會破壞這種毅力的機會太多，非有意志特別堅强的人，很難抵抗得住這種破壞的誘惑。第一、因爲我們編輯所中的同人，既無煊赫的權勢，足以誇耀鄉里，更無意外的收入，足以供給揮霍，而每日六小時的工作，却是不能欠缺的。在現在政治不上軌道的時候，每有能力遠不如我們而職位薪金遠在我們之上；這種「位尊多金」的誘惑，很足以動搖人心。第二，我們是以文字爲服務社會的工具，只要文章發表得多一點，社會上慕虛名的，每紛紛而至，逼得忙於應付，修養日減，一不留心，便會成爲「名人；」終因慾望提高，不能安於其事，或學力日退，而不能洽其事，結果不能不去而之他。第三，因爲社會上種種原因，新的人員，其能力與慾望，更難得適合我們的需要。所以現社會上「人找事事找人」的困難，固爲我們所深切感到，而如何保持現有同人，與如何使大家的學識技能與時俱進，不爲偶然的誘惑——這種事實，我們離所的同事中，很有許多是身歷其境的——或惰性所毀壞，更是我們所常感到而不能得着適

當辦法的困難。

講到出版計劃，我們也未嘗沒有；但理想與事實，不但不易相符，而且常常相去甚遠。因爲資本制度下面的生產，是無政府的；內而同業的競爭，外而社會的擾攘，都足以減少生產的效率，乃至於推翻全盤的計劃。中華書局在民國十六年以前，爲着這內外夾攻的原因，一再瀕於破產。近年來因爲當局者力圖審愼，經濟上稍有基礎，然而在出版方面，還不能有大的發展。其原因有如下述：

（一）一種企業的繁榮，他的後面必得有一種「社會需要」在那裏推動；而這種推動力的大小，又與社會經濟的榮枯成正比例。近年來因世界經濟崩潰之故，我國國民經濟衰落的進程，每每超乎我們的逆計之外。我們爲着公司生存與教育文化的前途計，很不願迎合社會的弱點，作投機事業。無論什麽出版物，必得愼重考慮——我們經過愼重考慮的工作，也有無裨實際的，這是我們的能力問題——所以一種系統的出版物，經過計劃、集稿、整理、排校、發行的種種手續，常需歷時數年。等到印行之後，社會的需要，固然有若干變動，成本反因世界的經濟關係而增高，而購買的能力，則日趨

日下，銷售數目不能達我們所預期者幾分之幾，更是常有之事。即如最近因爲商務印書館尚未復業，友朋中無不責望我們多負責任，但在我們今年度的營業統計上，則適得其反，以致更加緊縮。此無他，東三省的半壁已去，全國半年來的入超，多至四萬萬元，加以去年的水災，減少財產至一百餘萬萬，各地兵匪橫行，就是那不受水災的地方，亦不能安居樂業。一般人民最低的物質生活，尚且不能維持，全國的教員，幾無一處可以按時拿到全薪，除去萬不得已的教科書以外，有誰要購買這不急不需的書籍？這是我們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

（二）我國的社會經濟，還是農村本位，農村的人民，在日常生活上本不甚需要文字。大家只知道蘇俄及土耳其教育普及的成效甚大，而歸咎我國提倡民衆教育或義務教育者之不努力。實則他們的教育，是與社會政治各方面協調進行的，絕不是如我國教育者只在教育的圈子裏講教育！而現在印刷上的一切用品，最大部分都是來自外國；就是生產場的上海，生活程度也較內地者高過數倍。在高過生活能力負擔的情形之下，要大家去購買生活上所不必需要的書籍，這豈是常人所能辦，更豈是「蹇

飧不繼」的大多數農民所能辦！外國的出版物，其顧主爲廣大的羣衆，中國的出版物，除去中小教科書外，差不多就是著作者自己。社會經濟無進展，出版業是絕對無法爲大量生產的。這是我們不能發展的第二原因。

（三）民元以來，我國政治上系統紊亂，達於極點。十七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勵精圖治，但各地方仍不免自爲風氣；往往有一種書籍，經中央審定，復要經地方官廳審核，方許通行；甚至中央審定之書，地方不許發售；有甲地視爲佳籍者，乙地列在禁書之列；每年因此所受之損失，頗爲不少。至於各地之翻印僞製，又復層出不窮——我國尙談不到眞正的法治。因此所耗去的精力、光陰、及訴訟費用，其損失更不待言。這是我們不能發展之第三原因。

（四）歐美各國及日本的出版業都是分工的：文理工藝等等的專門且不說，甚至一個書店專營一二種雜誌的，所以他們的力量可以集中，出品可以求精。我國則不然，「萬能」的傳統觀念，驅策我們所謂「讀書人」什麼都得幹。所以組織一個書店，必得包羅萬象，方能算得個大公司。社會以此相希望，分局同人以此爲請求，就是幹部

人員明知道無法兼顧，也不得不稍稍點綴。因而力量分散，結果是什麼都有，什麼都不精。而公司旣疲於奔命，社會也終歸失望！這是我們不能發展的第四原因。

（五）出版業的發展固然要植根基於社會經濟及國家文化之上，而著作者優越的作品，也很有關係。從我們的經驗看來，無論是著作或編譯，學力與技能都同樣重要。而此二者，都需要長期的修養與訓練。照我國現在社會的情形，固然難於養活專門的著作家，同時也不能養活專門的編輯者：因爲普通書籍，通常只銷得數百至一二千，（我十五、十六兩年在商務出版的中國教育指南，每本至今各銷不到三百本。）能銷到三五千本的，已經不可多得。卽以每種書銷五千本計算，抽版稅或售版權每十萬字所得不過五百元。倘若只售得三千以下，甚至數百，著作者固然無法生存，出版家也要虧耗得無辦法。（就我的經驗所及，普通書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賠折。公司所以還能支持者，是靠他種營業截長補短來調劑。）十萬字的書，下筆寫起來，也許一個月工夫可以成功，但平時的修養，往往費時數月以至數年，而購備參考書報與僱用繕寫人員，也得費一筆錢。以收入如此之薄，而費時費錢如此之巨，除了生活不成問題的人以外，有

誰願幹？所以幾十年來，中國極少專門的著作家。所有的稿件，大概都出自學校教師之手。這種副業的作品，當然不能如他人專業的精。而近年來因為生活的艱難，許多的學生，都想拿文字來換錢，以致我們每日閱讀滿案的來稿，而得不着百分之一二的成熟的可用的東西。同時我們盡力之所能，擬定一種計劃，約定若干專家，請其分任編著。結果，專家往往忙於所司，不能抽暇來為我們編稿子。至於眞正作家的畢生經營的好著作，因為社會不需要，我們以力量的關係，又不能承印。這時形的狀態，是我們不能發展的第五原因。

我們雖然不能發展，但也不能停滯。就公司二十一年的經過，和我個人兩年餘的經驗，最近曾與公司當局本着「發展教育文化與維持公司生存兼顧」的方針，擬定一個很簡單的方案，擇要錄述如左：

（一）因為時局（世界不景氣與國內混亂）與經濟及事實（後年要遷廠）的限制，最近三年內，印刷之生產力，不能有大量增加，一切進行，均從緊縮，只得改變兼收並蓄的方針，集中力量，從事基礎工作。這就是說：以後的出版物，將努力於中小學生

用書及社會一般人所需要的書籍之印行；高深著作，除去學術上有特殊貢獻者外，暫不收印。

（二）中小學教科書之供給，爲事實驅策，我們不能不努力進行；但在量上只求各科完備，而在質上則擬力求改進。我們以爲無論何種社會，無論何種政體，有三種人生的基本要素，是國民必不可不具的，也是我國民過去所最缺少的：（一）科學的智識；（二）生產的技能；（三）勤儉的習慣。在各教科書中，除按照官廳的規程外，特別注意於此三種基本要素的培養。

（三）爲謀中小學生參考的便利計，擬對於小學生及一般兒童進行小學生叢書一百冊，兒童古今通四十冊；對於初中學生及一般少年進行中華百科叢書一百冊；對於初高中學生及大學生進行漢英對照文學叢書五十冊。第一項兩類均已出版一部分；第三項已進行兩年，稿已漸齊；第二、四兩項係新計劃。

（四）爲供給社會一般需要計，擬發刊國防叢書十種至二十種（稿將漸齊）；國際叢書二十種以上（稿將漸齊）；世界文學名著一百種（業已進行兩年，稿將漸

齊）。並發刊中英文字典，中文辭典（八百萬字之辭海，進行已十餘年，數十人加緊工作已五年，現方發排，明年當可出版。）及尺牘地圖等。陸續發刊小朋友，中華教育界，英文週報三種雜誌。在印刷能力許可時，擬再刊雜誌一二種。

（五）在事務上力求敏捷經濟，自下年度起——二十一年七月一日——所有排印事務，均集中總編輯部，商同印刷所及出版部共同為全盤的支配，以期辦事效能之增進。同時，並擬在本年度內，一面少收新稿，一面切實清理積稿，設法將有契約之稿件一律印出，以後出書，擬按預定計劃，及印刷與經濟能力進行。——積稿不印，公司及著作者均受損失，最不經濟。外來的稿件，如無力即印，寧可不收。收者絕不擱置，當力求迅速出版。

（六）中華書局雖是股份有限公司，但投資者與幹部人員，並不「惟利是圖，不計其他。」所以我們很想在經濟基礎穩固之後，要替社會上作一點事情：第一，擬劃出一筆經費，刊行於學術上有貢獻的著作；第二，擬辦一個普通圖書館，附教育圖書館。這兩件事，我們都在籌備，不過圖書館的地址，很有問題。附在廠中，稍嫌僻遠；另覓地點，費

又太大，一時還不能決定。

這幾件事說來很簡單，若果是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都有軌道可循的國家，這種很簡單的事情，連說都不要說。然而即此很簡單的事，還得費我們幾年時間去做；倘若社會發生大變動，恐怕連做也無從做起。所以我們唯一的希望，是中國的政治上軌道，社會經濟日益發展，國家有力量刊行專門學術之著作，同業者能分工合作，不爲無謂的競爭。

末了，我還要聲明幾句：中華書局編輯所成立到現在已二十一年了。范靜生先生（源廉）首任所長四年，戴懋哉先生（克敦）繼任所長九年，總經理陸費伯鴻先生（逵）兼任五年，我任現職，不到三年。我來之後，雖然有因有革，但大體均「蕭規曹隨」沒有什麼特別的建樹。好在同事之最大多數，都是恂恂儒者，而且和公司都感情很好，很能和衷共濟。復次，我們編輯所有幾種極好的風氣：(1)彼此切磋，文字儘管互相改削，毫無文人自是的積習；(2)彼此均以學術和公司爲前提，無私人利害意氣之爭；(3)辦公大家依時進退，很少遲到或早退的；(4)因努力工作之故，有幾位用功的人，肚子很寬，簡

直可以成一個專門圖書館；(5)儉樸成風，沒有一個着華麗衣服的。同事間之婚喪喜慶，除去平日有私交者外，概不送禮。我對於事務，向非性之所近，任職以來，困於簿書，屢想不幹，但是對於這樣的事業，這樣的同事，又不忍決然捨去，所以常常苦悶，常常胡思亂想；然就此也可見中華書局精神的一斑了。

二十一年七月一日

祝中華書局成年

本局今年正值弱冠，許多保姆親戚故舊們看得她這少年氣象，非常高興，集合起來要替她開一個盛大的慶祝會，而且要我說幾句話。

我雖然比她長了十幾歲，然而我並非她的保姆，也不能算作親戚，只好勉作故舊罷！

我和她已有幾年的交情，我的學業與事業更得她一些幫助。可是我對於她，除了中華書局四字而外，什麼都不知道——她是怎樣產生的，我不知道；她經過些什麼災

厄，我不知道；她有過些什麼喜慶，我也不知道。

去年一月一日起，我和她作了更親切的朋友，日夕不相離者已有二十多個月；然而她的一切我還是不能知道：因爲她有四肢（總辦事處、編輯所、印刷所、發行所）百骸（分局），而我所能親近的不過她的一肢；而且在這一肢中，我也不過只知道幾條大脈管，其餘的小經絡，我仍然不甚明瞭。

以我這樣不知道她的人而要向她致祝詞，當然是說不出好話來的。

然而，往事我固不知道，未來總可以預祝的。我現在且說我對於她未來的希望罷！

我是一個好說好寫的人，多少年來便想辦一種無所不談的雜誌，去年到中華書局，以爲我的理想一定可以實現。不料她的幾十部平板印刷機印不出許多東西，用捲筒機印，又沒有許多人買；終於兩年的時間過去了，一種雜誌都辦不成。我希望她三十大慶的時候，我能爲她編一種像美國家庭雜誌、德國柏林圖畫週報一樣的刊物，每期用五六十部捲筒機連接着印牠三四千萬份，在兩小時內分送到全國的讀者。那時我坐在編輯室裏，寫一篇文章，便可以得三四千萬讀者：我哭引起大家哭，我笑也引起大

家笑；那不是世界上頂快樂的事情嗎？

據聞中華書局的往史，很有許多災厄，這些災厄的原因怎樣？現在當然不必去問，可是有一個總原因是我們大家知道的：就是社會經濟組織之不良和人類自私心太重。我希望她三十大慶的時候，所有世界上經濟組織都非常合理：凡盡其所能者都能得其所需；人類相處更能一本互助的精神共同努力於和平的創造：大家只知道爲工作的興趣忙，爲藝術的修養忙，爲人生的創造忙；不但中華書局無災無厄地由少年而壯年，得遂其自然的發展，就是全人類也欣欣向榮地得遂其所生。那眞可以稱世界大同了！

此外還有許許多多的希望，現在不必細說，只要這兩個希望能夠實現，我想我們替中華書局作三十大慶的時候，一定又一是一番新氣象了！大家努力罷！

二十年六月十日

我是中華書局的一個新進，同時也是她的老朋友。所謂新進，是我於十九年一月一日才入局任職，到現在不過十幾個月；所謂老朋友，除去我從十幾歲起到現在止，時常讀中華書局的出版物不計外，我的書稿在中華書局陸續刊行已有十幾年，且數量也最多，——自從民國九年我刊行第一部書稿實用教育學以後，十餘年間編著翻譯的稿件一共有三十七種，在中華書局出版的就有三十一種之多。

我和中華書局的友誼，最初是建築在我和陸費伯鴻先生的友誼上面的。民國十年秋，我們因偶然的機緣而見面，但經一次長談之後，我們的交誼便逐漸增加。到現在，已由我們個人的私交而擴充到公司全體了！

我是湘西人，秉着民族性的遺傳，素性很爽直，很倔强；未到中華書局以前，雖然在社會上作了十二年多的事，但是除了我自已行業的著述外，無論作教師，作校長，作學校的其他職員，每每感到一種說不出的不安。這不能怪別的地方不好，只怪我自已不會適應環境。

自去年一月到中華書局以來，爲着事務上的煩忙，不時也有不安之感，然而中華

書局的本身則絕無可以使我不安的處所。這不是我的適應環境的能力加大，而是中華書局的各方面都能容忍我這樣的一個人。

我是感情與理智兼富的人，所以立身行事也常常爲牠們的爭鬥所苦。當我過純理智生活的時候，什麼事都能處，一旦感情抬頭，不論是怎樣小的一點事情，只要使我不舒服，我便會恝然而去。這是我多少年來在社會所常經過的事實。所以我賦性爽直，最不喜別人迂曲，我作事倔強，最不喜別人勢利。

中華書局能容忍我這樣一個人，就是她的習性很特別：全局數千人，除去少數的創業和負重責的人外，都是由考試而來：無所謂階級，更無所謂親貴。我們在職務的責任上雖然有輕重之分，但這裏的所謂輕重，絕不是以出身的資格或地位而分，完全是以各人的能力與成績爲本。——發行所的副所長薛季安先生、印刷所副所長王瑾士先生，都是從自學出身；就是我自已，也只是一個未曾進過中學的高師畢業生。——可以說是全無勢利的味兒。至於爽直，更成爲全局同人的習性：我想凡是負責處理過事務的人，大概都會感到辦公室的生活是不容易過的：這裏所謂不容易過，並非專指事

務中之機械，應付之麻煩，而最使人不愉快的是同人的愁慘面容，處事的機詐心思。但是我在中華書局編輯所辦公室坐了十幾個月，而且是坐在百餘同人的當中，我的腦子裏至今還無那些不愉快的印象。最使我悅服的：我們於辦事之餘偶得一點閑談的機會，便什麼都不分、什麼都不管、自由自在地大家談作一堆。我常想：這樣的事業環境，似乎不是現在的一般社會所能有，然而我在中華書局曾親切地享受了十幾個月！

在現在，我自然是努力追隨着諸先進之後，盡我一份子的責任；在將來，也許因爲興趣的變遷而不作中華書局中的一份子。但是我敢說：無論怎樣，我和中華書局的友誼，將與我和陸費伯鴻先生的友誼一般要永久保持着，我們將成爲永久的老朋友！

二十年八月

哭王光祈兄

——一位未見面的朋友——

民國二十五年三月十五日上午十時半上海王光祈先生紀念委員會爲光祈兄

開追悼會於上海市中心區國立音樂院，我爲委員之一，被推爲主席。登台致開會詞的時候，竟悲從中來，熱淚奪眶而出。良久良久，始於咽哽中，略述光祈兄行事之一二，以作開會的前奏。

我生四十餘年，爲朋友之死而墮淚者連光祈兄只有三人。其他兩人：一爲雲南羅生文漢，十八年死於南京。他從我五年，平日治學之勤，治事之恆，爲我所僅見，我對他的希望甚奢；其死也因愛之深而慟之切，故聞其死耗即放聲大哭。又一人爲黃廬隱女士，因其不必死而竟誤於庸人與家人之手，於二十三年死去，且遺一孤苦伶丁年方七歲之郭氏女，我不獨爲社會惜，且爲此女悲，故在追悼會場致詞時，不覺萬感交集而至咽哽不能成聲。至於光祈兄則只有精神的交誼，我們不曾見過面，他的相片我於去年十月始見之，他對於我，連相片都未見過。然而二月間，我初聞他的死耗時，即以主觀的希望作現實，而強認此項消息爲絕對不確，且不願人多說及此。後經各方證明其確於一月十二日死於德國，且參加其紀念委員會，但猶爲萬一之希冀，而想望於某日忽得其手書而將一切死的消息取消。——直到十五日開會之前，潛意識中仍存此希冀。——

及至追悼會的鈴聲一響，那禮堂中的花圈、挽聯、遺像以及種種設施，將我月餘以來之希冀的幻想一掃而空，光祈兄之死的眞實，陡現於我的眼前。我的感情，無法抑制；我的幻想，無法自欺；我不能不完全承認光祈兄的死是絕對的事實，我的熱淚也就無法制止而奪眶而出了。

我哭光祈兄，自然是由於我們精神上的友誼，可是絕不只是友誼而已，我更爲國家社會哭！

我與光祈兄雖然不曾見過面，但我從文字認識他已近二十年。這近二十年的時間，我對於他的認識可分爲三個時期。

當五四運動的洪濤激動全國青年的時候，我正在長沙某教會學校任職。那時的少年，因爲過去的教育與社會的壓抑，感情方面既離有正當的發抒，而國勢阽危，政治的黑暗，更使他們沸騰的熱血無法宣洩。於是急不暇擇，對於外來的一切思想，都想像其可爲救國的、强種的良藥一一接收之，對於中國舊有的文物制度，都推論其爲致中國於今日的禍根而一一設法破壞之。我在那時，對於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的態度，當

然不能超越當時的所謂少年範疇；但因爲，我是小農之子，幼年雖曾受過舊式教育，但中國之所謂舊文化，對於我的影響很少，而少年在學校所受的新教育，又未脫「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藩籬，於所謂西洋新文化，所知亦極有限，同時，又不滿意於現實；驟然與「五四」洪濤相遇，遂致消極方面不能疑舊，積極方面不能迎新。——因爲對於新與舊均所知太淺——而陷於無出路的苦悶。適逢那時國內介紹思想、討論問題的新刊物，有如雨後春筍，我乃不加擇選一一取而讀之，以冀於五光十色的思想主張之中求得一個出路。

在許多刊物之中，少年中國最爲我所注意；——因爲其中的文章多注重討論實際問題，正與那時所謂「多談問題，少談主義」的少年心情相合。——而少年中國中，我又最同情於光祈兄之主張。少年中國創刊號中，光祈兄有篇題名少年中國之創造的文章，將他對於改造中國的意見系統地加以說明；而最適合我的胃口的，就是所謂「書生之見」的不談政治、專重社會事業與個人改造。他以爲「現在中國人的思想行爲，無論在什麼主義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國人有適應各種主義的能力，非先有

一番預備功夫不可。」這預備功夫，就是先使中國的少年有創造的、社會的、科學的生活，再與一般平民打成一氣，從事教育事業、出版事業、新聞事業，使中國復興起來。這種主張，現在看來，自然是過於單純，然而在當時未曾踏進眞正社會之門的我看來，他却是一個精神上的同志了！

光祈兄的文章我最愛讀的，有八年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的結語，及九年的去國辭。茲錄於後：

少年中國學會之精神及其進行計劃——結論

「青年青年！萬事全靠自己，世界上沒有便宜可佔！

「青年青年！我們是中國的青年，我們對於中國這個地方，負有改造的完全責任！

「青年青年！我們應該恢復過去的民族精神，創造未來的少年世界！

「中國青年是世界新文化的創造者！是中國舊社會的改革者！」

去國辭

據其自序，謂係「九年四月五日，舟過香港，遙望數點青山，羅列海岸，因念去國日遠，特製短辭五章，爲舟中同人陶情勵志之用。辭中用語，多係本會同人素日用以互相砥礪者。」

一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發揮科學精神，努力社會事業，
惟我少年，乃能奮發！」

二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不恃過去人物，不用已成勢力！
惟我少年，乃能自立！」

三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只問耕耘何如，不問收穫所得！
惟我少年，有此純潔！」

四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欲洗汚濁之乾坤，只有滿腔之熱血！
惟我少年，誓共休戚！」

五

「山之崖、海之湄，與我少年中國短別離；
短別離，長相憶！

願我青春之中華，永無老大之一日！

惟我少年，努力努力！」

他所給予我最深的感動，是他那帶着東方味的少年自負與獨立不倚的精神。九年而後，他在各報紙雜誌所發表的文章，我無不過目，對於他的敬佩也日益增加。但因爲沒有直接通過信，也只視爲精神上普通朋友而已。這可稱第一期。

民國十年以後，少年中國學會會員因參加政治活動問題牽及學會宗旨解釋問題；——學會宗旨爲「本科學的精神，爲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而有社會活動應包含政治活動與不包含政治活動之爭。十一年而後，政團的分野漸顯，學會會員有因自己參加政見相反之政團而各思以其主張融合學會，於是十三年蘇州大會，發生甚大之爭執；十四年南京大會，竟決議改組。其時會員中之國家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相持不下，改組委員五人，須平日無政黨色彩者；於是我與黃仲蘇、李儒勉、吳俊升、曹芻五人當選爲全權改組委員會委員。當時遵守大會決議，由改組委員會列舉決議條文，分發調查表於各會員，徵求意見，以爲改組之張本。調查條目之最重要者有二：

（一）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二）對於本會會務之改進，究抱何種態度。他對於第一項之答復如下：

「我相信民族主義，不相信國家主義，不相信共產主義，但認爲在最近的中國，「國家」及「共產」兩種運動，皆各有其用處。只求不要過火，我都相對贊成。

「民族主義係以爭求中華民族獨立自由爲宗旨（漢、滿、蒙、回、藏統稱爲中華民族），其方法係從「研究眞實學術，發展社會事業」入手，以培養民族實力。

「至於將來中國政治經濟組織，應採何種形式，則須待各派合作之大革命後，再按照彼時世界現狀及趨勢，與夫國民程度及願望而定，此時不宜膠執已見，多立黨派，減少國民對外對內之戰鬥能力。」

他對於第二項的答復如下：

「倘會中「國家」「共產」兩派，不能合作，則主張將學會分爲：（甲）少年中國學會國家主義派，（乙）少年中國學會共產主義派，（丙）少年中國學會民族主義派。（甲）（乙）兩派係各以政治信仰爲結合，（丙）派則專以

「學」與「事」爲結合。如（甲）（乙）兩派之會員自願加入（丙）派，在「某學」或「某事」之下合作，皆極歡迎，否則亦不勉强。

『如（甲）派或（乙）派不願同隸一會，或認爲根本上無設立本派之必要，則會中便不設立（甲）派或（乙）派，該派會員應自行退會。

『如會中廣分爲三派進行，則以後會中應由（丙）派出三人，（甲）（乙）兩派各出一人，組織委員會，掌管全會介紹會員事宜，以免會中分子過於偏右或偏左。

『總之，學會是「社會活動」的團體，不能開除政治活動意見不同之會員。凡會員對於上述三派皆不願加入者，是無意於會事可知，宜除其名。』

我加入少年中國學會之時間甚遲——大概在十三年十四年之間——而竟被選爲全權改組委員會委員之一，是由於我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對於政治，無何種成見，同時對於國家的危急，又不能熟視無睹，而思從學術與社會事業上謀救濟，故光祈兄對於上兩項的意見，甚合我心。當時曾有幾次長信，討論會務改革及救國救種等問題。

只惜我十餘年來，遷從不定，那些信件散失無存了！

少年中國學會之改組，雖因種種關係，未能實現，但我對於光祈兄之認識與友誼，却因直接通信而進步許多。那時在我的想像中，光祈兄是感情與理智兼富的一位學者；他的熱情，令人悅服，他的人格，令人崇敬。在人生旅途上，我不僅視他爲志同道合的朋友，且以他爲敢作敢爲的先驅了。這可稱爲第二期。

十九年，我任中華書局編輯所所長以後，與光祈兄通信甚多，雖然大半是屬於接洽稿件上之事務問題，但由其通信與稿件上，發現他的三種特點。第一是負責任：無論何種稿件，不論是書局請他擔任，或是他自己的計劃，只要雙方同意，他絕對照約辦理，從不假手於人；若非因病，對於交稿時期，亦從無延誤。第二是重信用：他在德十六年，從不受公家私人的補助，全靠賣文爲活，是我所深知，他生活之窮乏，亦爲我所深知；然而他稿件未完成寄到以前，絕不預支一文。近年來他代德國波恩大學東方學院購買中國書籍不少，亦從不拖欠分文；因病在國外偶借友人少數款項以應急需，亦無不如數償還。——由我代爲寄還者即有沈君怡常導之湯漢騰諸君。第三是有計劃：他對於個

人生活、學問、事業固然有計劃，對於國家亦有計劃，就是最小的一種書稿，也無不事先計劃得清清楚楚。關於這點，我可舉他二十一年三月卅一日致我的一封信爲例：

『此次戰役以後，國人對於今後國防，當必特別注意。關於此種書籍之要求，必較前此驟增。因此弟擬商請貴局發行一種國防叢書。其內容包括軍事、經濟、（如全國經濟總動員之類）外交、敎育等等，並擬先譯德國最近數月出版之防空要覽一書；此書對於預防飛機毒氣等等之攻擊，皆有簡要切實之說明。其內容極爲通俗，附圖甚多，大約只有四五萬字左右。陽曆四月之中，當可譯成寄上。

『近代國防問題，有兩大原則：（一）常備軍須極少（以免多耗軍費），後備軍須極多（以便傾國出戰）；（二）兵工廠須極少（以免全國財力消於無用），準兵工廠須極多（平時專製生產用具，如農業工業機器之類，一有戰事，則立刻改爲兵工廠）。吾國普通工業，及軍用工廠，皆在幼稺時代，正宜於此開辦之際，兩兩兼顧。因此，上述第二原則，對於吾國國防前途，尤爲重要。德國此類良好書籍不少，弟擬收集擇要編輯成書，以作貴局國防叢書，不知尊意以爲何如？（按中

國現在尙無製造械彈之兵工廠，所有槍筒、彈殼、火藥等等皆係購自外國；再由中國兵工廠將其配置起來而已。如此情形，安能對外作戰！」

上面的三種特點，嚴格講來，本來是人人所當具，但現代的中國，則很難說。就我個人近數年來的經驗講，書局要編譯一種稿件，約請著作人擔任之後，很懸懸於上面的三個問題，雖然著作人中多數是負責任、有信用、有計劃的，但要三者俱備，則不甚易得。所以十九年而後，我對他的觀感一變：不獨認他是一位刻苦自勵的學者，而且認他是一位大有希望的事業家。每與陸費伯鴻先生談及，彼亦甚以爲然，所以公司無論如何困難，如何緊縮，對於他的計劃從未拒絕，他的稿件亦從未退回。——二十一年「一二八」之後，公司同人減薪，各種稿件契約延期履行，而光祈兄所擬之國防叢書的計劃，仍照常接受，防空要覽之稿費，照常支付。——二十一年五月，上海局面粗定，書局事業，逐漸復常，遂又想及他的事務才幹與廣博學問，極力想他回國，入中華書局任事。我因爲他去國日久，對於所欲研究之學問，已可告一段落，應回祖國爲國家社會服務。所以去一長函，痛論國內各方面的情形；且再三提及從事社會事業的舊信念，促其即歸。他

回信說：

「讀兄論時局書，至爲敬佩欣慰。中華方面所提職務待遇各種條件，弟均能接受，並亦樂於效命。惟弟近擬編譯之國防叢書，非在德國再住一二年，不能竣事。一俟將來編畢之後，即行回國，到局任事。不知我兄及伯鴻先生以爲如何？

『吾望從前主張從事社會事業，以築國家基礎；經此連年內戰國力凋敝之後，益覺從前主張，確有見地。政治活動，見效雖似甚速；但社會根基不固，終有拔苗助長之虞。

『不過僅僅從事社會事業，尚嫌不足。必須將「社會」設法加以組織；使國家軍權財權等等，一一移到「社會」手中。然後中國始能安甯，始能發達。

『弟近來頗欲借國防問題，將此理想實現。最近草擬團練國防軍一文，不久將在生活週刊上發表。其內容係在徵兵募兵制度之外，另立一法，將軍權逐漸移入社會手中；對於內憂外患復能同時兼顧。發表之後，我兄一讀便知。此外，關於經濟文化各種事業，亦將有重要提議。並擬將來回國之後，邀約各地同志，以「鞏固

國防」爲號召，以「實事求是」爲精神。將中國社會加以根本組織，成爲一種有機體，可以運用自如；一掃國內囂張不實、墮落不振之弊。當亦爲我兄及伯鴻先生所贊成者也。』

我知道他的意志甚堅，故得他的來信，亦不再强其卽歸。前年君怡兄赴德，我曾面託其勸光祈兄於博士論文完畢後，卽行歸國入局任事，以踐夙諾。乃君怡兄至德，彼已受波恩大學之聘，不能卽歸，去秋左舜生兄告我，謂蔣介石院長有電請其歸國襄助政事。我雖以其不能入中華書局而耿耿於懷，但仍望其有一日能爲中華書局服務。自十九年以來，我對於他理解較深，不獨以學問家視他，事業家視他，且時時想引他爲同事，付託以重任。這可稱爲第三期。

二十年來我不曾見過他一面，而對於他竟有如此之景仰，如此之期望，如此之信託，在我生命史中實開先例。我對於他的種種，完全是由於他的精神的感召，絕無任何功利的條件存乎其中。乃不幸他竟以身殉學，死於異國。不獨其事的希望成爲泡影，卽欲一面亦不可得。這在我實是一種意外的刺激，所以初聞其死耗而不信，終經證實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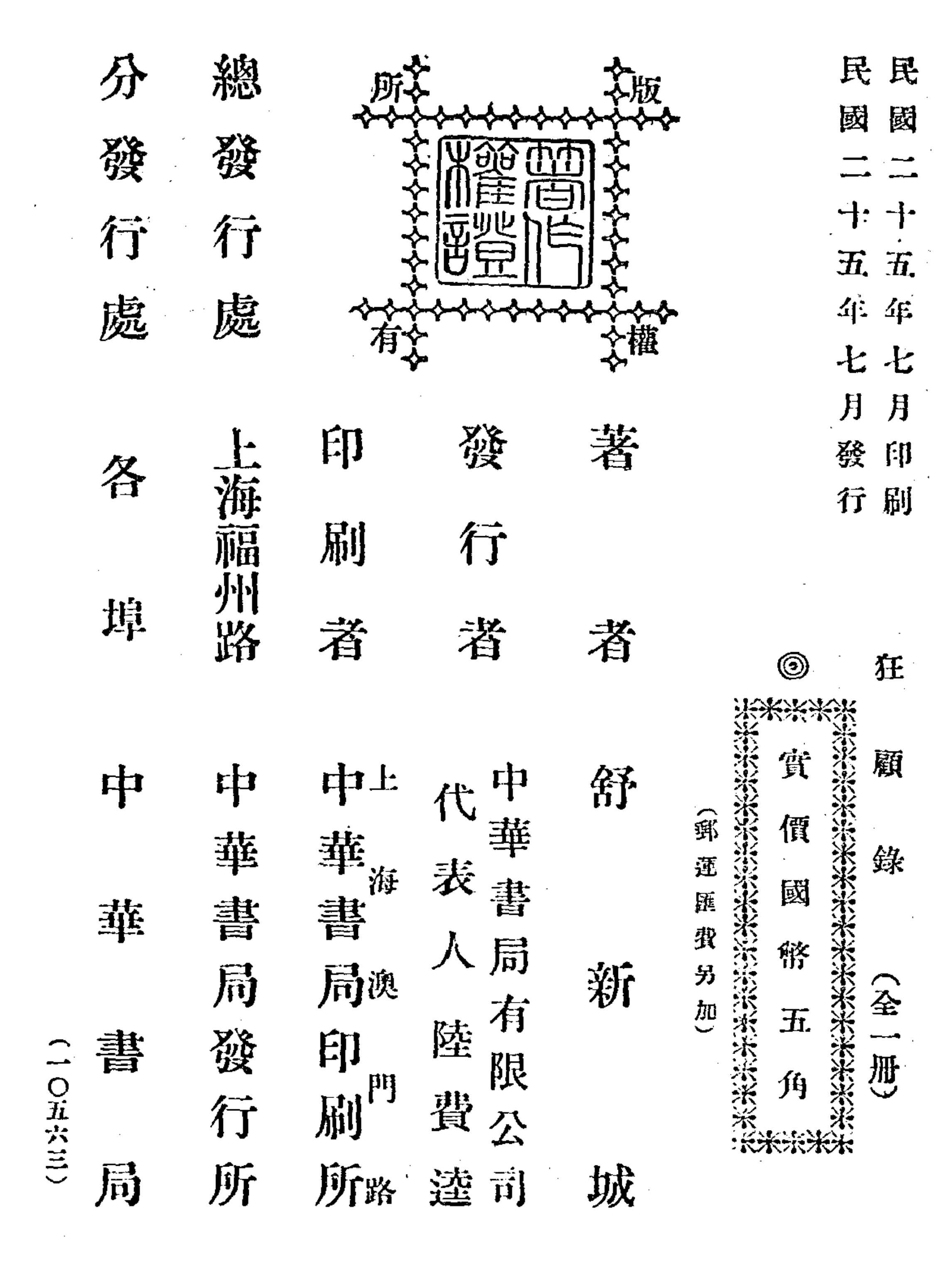
痛哭了。

當追悼會開幕之時，我的感觸萬端；我想到中國自派遣留學生以來，爲時已七十年，但以賣文自活而留學異國十六年者，究有幾人；孜孜於學，不事他求，而又能將西洋文化與中國文化交互傳播者，又有幾人；又想到以全國留學經費之鉅，而獨惠不及此眞正爲學問而留學的學者，以致其爲生活所壓迫而抱病，抱病而仍努力學問以至於死；更想到他死後，我們在國內的許多朋友，竟至得不着從德國寄來關於他死的詳細情形的一封信，死的消息散佈於報章之後，亦不曾見到社會上有什麽反應：我不獨悲光祈之死，且憤社會之無情！倘使社會有公道，國家惜人才，則光祈在德十六年之生活，絕不至如斯之苦，其所成就，亦絕不至只有今日；且亦不至於死，更可以其有用之身體與學問，爲國家社會服務。今則於生活壓迫之下，竭其精力，努力於學，學成而病深，且竟死於異國！其不能爲國家社會效力，在光祈固可無負於祖國，而祖國則大有負於光祈，不獨損失一有用之人材而已！我感觸及此，不覺悲憤交集，我的熱淚，遂亦無法制止奪眶而出了！嗚呼光祈！

廿五年四月一日完稿

狂飆錄終

中1216(全) 25，5。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印刷
民國二十五年七月發行

狂顧錄（全一冊）

◎實價國幣五角
（郵運匯費另加）

版權所有

著者 舒新城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一〇五六三）

註冊商標

